

《欢镜听行道文集》(08) —— 祸福人生系列之三

洗 白

【长篇档案小说】



二〇〇六年，欢镜听在家中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古谷浩一（右）、翻译李娜（中）专访。

目 录

欢镜听和《洗白》（代自序）

《洗白》内容简介

《洗白》故事梗概

第一章 一位准死囚的热线电话

第二章 竹走县白氏家族的子弟

第三章 从犯罪军人到战斗英雄

第四章 竹走县白氏子弟的传奇爱情

第五章 竹走县白氏子弟的合法逃亡

第六章 从芜湖到南京

第七章 一位官场朋友的忠告

第八章 三兄弟的创业计划

第九章 清官背后的礼品盒

第十章 黑暗中的喂猪游戏

第十一章 假冒宝塔山的护身符

第十二章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

第十三章 深山藏古符

第十四章 三荣房地产公司的担保人

第十五章 一百万元贷款与三十六枚公章

第十六章 土地证与一百四十万元贷款

第十七章 暗中的连环套

第十八章 一波三折的产权变更

第十九章 鲤鱼鳞片与麻木

第二十章 债务风波

第二十一章 男人的尊严与风尘小姐的裸体

第二十二章 全国英的哭声

第二十三章 走为上计

第二十四章 从都江堰到江津城

祸福人生系列作品后记

欢镜听和《洗白》（代自序）

二十世纪的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〇年，本文作者欢镜听写作的《我为死囚写遗书》率先由《西藏青年报》在成都办的子刊《男报周刊》连载，由于写作角度新颖、独特，引起良好社会反响。随后，同处成都的大型对开日报《天府早报》征得欢镜听同意后，全文转载。

作品连载期间，一位往日十分荣光的大富翁白普，在生意场上被一个披着红色外衣的官匪县太爷将他所有的财产洗白后，他谋划了一个与县太爷同归于尽的计划，就在该计划实施之前，他偶然读到《天府早报》连载的《我为死囚写遗书》，于是，他通过《天府早报》的编辑与作者欢镜听取得联系，又将欢镜听请到成都……后来，欢镜听将这个故事演绎成长篇档案小说《洗白》。

书名为什么叫做《洗白》呢？

理由有三：

第一、书中男主人翁叫白普，县太爷耍尽种种毒辣手段将原本是大富翁的白普“洗白”了；

第二、“洗白”一词虽然是重庆方言，但是，如同“下课”、“雄起”等重庆方言一样，早已流行全国；

第三、“洗白”不同于“洗钱”，“洗钱”意思太单一，而“洗白”一词中除了包括“洗钱”以外，还隐含着若干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

还有一个原因：长久以来，欢镜听就想为当今的中国民营和个体商人们写一曲苍凉的悲歌。——欢镜听在走上写作道路以前，本身就是商界上的一位生意人，这段经历，使欢镜听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中国商人，尤其是中国民营和个体商人在石缝中艰难挣扎的生存处境，此其一；其二，中国的民营和个体商人是全世界活得最悲喜交加的一群非常特殊的另类生存人，一方面，在一个不成熟也不规范的商业社会里，当交易各方被某种市场以外的非经济规律的因素所左右时，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他们想尽千方百计巴结权贵，进行一系列官商操作，另一方面，在取得权贵们的荫庇后，为了换回官商操作过程中的成本投入，他们又不得不唯利是图、急功近利做出一些有违商业道德的奸商伎俩出来。

既痛恨官商操作内幕的腐败、又盼望官商操作带来的暴利。这，大约就是二十世纪末期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民营和个体商人们的真实现状。

《洗白》内容简介

白普曾经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获过二等功的英雄。后来，白普转业回地方商业局工作。在商业局下辖的商业公司面临破产之际，白普主动承担起了起死回生的重担。然而，公司开始红火后，当地的权贵们患了红眼病，准备罗织罪名整白普，白普只得携家带口趁着黑夜逃难到了芜湖、南京，并在短短的三年内成为身家数百万元的富翁。三年后，白普携带巨资到水工县，准备成立一家高科技公司。在筹组公司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水工县的一位副县长。副县长有一个绰号：县太爷。于是，白普的命运开始了悲剧性的“洗白”演变……

《洗白》故事梗概

白普出生在竹走县，十七岁那年，某军区一位团长到当地招兵，白普的多才多艺引起了团长的注意，遂将他招到部队。入伍之前，女同学柳青衣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到部队后，白普先给团长当警卫员，后下放到边境连队锻炼。不久，南京某军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白普手上，他即将成为军校里的一名大学生。可是，福祸难料，一天晚上，白普手中的枪走火，打伤了排长，军事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保留军籍，押送云南某军事监管区劳动改造。在痛苦的改造期间，初恋情人柳青衣的情书是他最大的安慰。

一天，团长找到白普，告诉他：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团长希望白普到战场上建立战功。等到战争结束后，屡立战功的白普已经是全国英模报告团的成员。一天，在成都锦江大礼堂，走上主席台作报告的白普刚要开口说话，猛然听到下面传来一位女人的惊呼：“白普，你还活着？！”

那位女人便是白普的初恋情人柳青衣。

原来，自从白普到战场上后，他与柳青衣便失去了联系，跟着又传来小道消息：白普已经牺牲了。那时候，柳青衣已经是某川剧学校的学生。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柳青衣跑到成都郊外，点燃一堆柴火，含泪剪下一绺青丝放入火堆里。后来，柳青衣禁不住成都某体校一位教师的追求，答应了对方的求爱。等她在锦江礼堂看到白普非但没有牺牲反而成了“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时，她成为别人的新娘刚刚二十天，新家坐落在成都市郊的都江堰城区。柳青衣伤心地说：“白普，我对不起你，将来，我一定要为你找一个好女人。”

全国巡回报告结束后，部队决定保送白普到石家庄某军事学院进修，然而，白普主动提出转业回乡。临行前，团长一家为他举行告别宴会。团长惋惜地说：“白普，你是从枪林弹雨中拚杀过来的人，怎么就绕不开一个情字呢？”在团长看来，白普放弃读军校而选择转业回乡，完全是受到失恋的打击。

转业回乡的白普被安排到竹走县商业局工作，跟着，他担任了商业局下属商业公司的总经理。在不长的时间内，他把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经营成竹走县有名的明星企业，因此，他当选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厂长（经理），从而成为竹走县赫赫有名的商海巨子。

在此期间，柳青衣没有忘记自己对白普的承诺，她将自己的一位女学生介绍给白普。那位女学生叫晓珊。柳青衣对晓珊说：“白普真的是一位好男人。”

不久，晓珊与白普结为夫妇。很快，他们有了自己的爱情结晶。

白普在商界上的成功引起了竹走县一些权贵们的嫉妒，他们密谋了一套方案，准备将白普先抓起来后整材料，用他们的话说：“白普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人身自由都没有了，他除了搬起石头打天，还能干啥？”

当天晚上，竹走县检察院一位正直的检察官悄悄地通风报信，放跑了白普一家人。离开竹走县前，白普望着满县城的灯火，说：“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他们请我回来。”

白普逃到安徽芜湖，找到生意场上的一些朋友，寻求帮助。在朋友的支持下，白普做起了布料生意，后来，他又将经营场地迁往南京，不到三年，白普已经是身家数百万的大富翁了。一天，他携妻带子正在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雪窦山旅游时，在蒋介石亡妻毛福梅墓前，他的手机忽然响了。电话是竹走县一位负责人打来的。那位负责人在电话里说：“白普，三年前，你逃亡一事纯粹是有人诬告。过几天，我们专门派人把你从南京接回家乡。”

回到家乡后的白普终于弄明白，竹走县几个部门合股成立了一家公司，不仅需要人才，还需要资金，因此，有人想到了商海巨子白普。就在人们观望白普的动向时，当初那位正直的检察官再次悄悄找到白普，劝他不要涉足这种性质的公司。他坦诚地说：“白普啊，与这些人打交道，你首先要通过良心关；如果无法通过良心关，对他们就应该保持一份高度的内心警惕，以及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这是最基本的安全法则。根据我这些年在官场混出来的经验，大凡一位手握实权的人物忽然有一天对你亲近起来，十之八九，你就要倒霉了。”

白普再次离开家乡，来到水工县，准备在水工县搞一家私营公司。在办理各类手续过程中，通过他人介绍，白普认识了水工县一位副县长。不过，当地人并不叫副县长的官职，而是称呼他县太爷。那位介绍人说：“别看县太爷是副县长，可是，在水工县这块地盘上，就连县委书记遇到难办的事情，都要请县太爷出面搁平捡顺（解决）。”

县太爷许诺，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为白普办好征地手续。

一天晚上，县太爷打电话给白普，请他到某酒楼，他说：“我把一些重要的朋友介绍给你。”

白普知道，那些所谓的重要朋友，肯定是县太爷安插在水工县各部门的亲信。于是，他准备了若干个信封，每个信封里装进两万元钱，赶到酒楼，参加他们的打牌活动。这种打牌方式，赌徒行话叫做喂猪。在这里，白普认识了水工县基金会主任全国英。全国英名义上是县太爷的干女儿，实则是县太爷的情妇。

第一次见到白普，全国英便毫不留情地给了白普一个下马威，这让白普明白这样一个现实：你虽然是竹走县的商海巨子，但是，到了水工县，没有我这把保护伞的荫庇，你别想干成任何事情。

不久，县太爷告诉白普一个小道消息，水工县即将撤县建市，新市区最中心的黄金地段就在白普先前征用的土地上。县太爷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白老板，趁我现在手里有权，我们玩一个官商操作的暗箱游戏，每人赚个几百上千万元。”

在县太爷、全国英的操纵下，白普背离了到水工县开办私营企业的初衷，开始运作一宗官商交易、一夜暴富的发财计划。在此期间，又有两位特殊人物加入到他们官商交易的行列中来：一位是来自广东某投资公司的龙老板，另一位则是当地最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王总经理。不仅如此，县太爷还带着白普一行人到一座破败的古刹，找到一个据说是“言人祸福，无不应验”的古师傅，请古师傅为白普请来财神。古师傅说：“白老板，你是大富豪的命啊！”

怀着激动的心情，白普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家乡度假。在一座水库边，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半明半暗地将他的发财计划告诉了那位检察官朋友。孰料，检察官朋友严肃地告诫白普：“做生意，你比我精；官场上的事情，我比你懂。白普，凭我的直觉，你正在被人家像剥鱼鳞片一样，一片一片地剥掉财产，弄不好，到头来，你的财产会遭他们洗白干净。”

事情的发展应验了那位检察官的预言。

等到白普清醒后，不仅他原有的数百万元资产丧失了，他还背上了基金会数百万元的债务。深感绝望的白普，准备与县太爷、全国英同归于尽。在走上绝路以前，他赶到成都市郊的都江堰，准备见柳青衣最后一面。当天晚上，在一家招待所里，他无意中翻到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大型日报《天府早报》。《天府早报》正在连载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于是，白普打电话到《天府早报》，要求跟《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见面，他说：“我是一个即将成为死囚的人，在我走上绝路以前，我希望把我的遭遇告诉欢镜听。”

欢镜听住在远离成都千里之遥的重庆江津，接到电话后，欢镜听立刻动身前往成都，随后，在《天府早报》一位记者的陪同下，欢镜听又来到都江堰，找到白普，并跟随白普到了水工县。在这里，他亲眼看到了一位曾经很有钱的商人，在一系列的官商操作后，是如何潦倒到“过不起年”的窘况。半月后，欢镜听要求白普亲自送他回江津城。白普离开江津时，欢镜听将四千元钱交到白普手上，说：“这四千元钱，不是送给你，而是借给你，你拿回去好好地过年。记住，在你没还清债务以前，不许你成为死囚。”

第一章 一位准死囚的热线电话

希望读者朋友们记住这个惊心动魄的日子：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一位自称是“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给成都《天府早报》社的编辑苏黎打来了一个热线电话。据那位“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在电话里说：他很喜欢阅读《天府早报》上自二〇〇〇年八月十四日起开始连载的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据他说，他曾经是一个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大老板，家境豪富，没想到遇到一个比土匪还黑心的官匪县太爷，运用官商操作的手段，不仅掠夺了他所有的财富，还让他目前身负数百万元的巨额债务，陷入人生的绝境之中，因此，他准备与那位县太爷同归于尽，并且已经在安排后事了。他在电话里再三要求：“因为我很喜欢读《我为死囚写遗书》，所以，在我即将成为死囚以前，希望《天府早报》满足一位准死囚的愿望，能否让我与欢镜听先生通一次电话？”

——“欢镜听”就是《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这是我的真名，我的笔名叫做“欢镜听行道”。

那位“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在电话里提到的县太爷是水工县的副县长。旧时的民间，有老百姓称七品芝麻官为县太爷的说法。

在当今社会，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档案文学能够引起读者关注原本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这样生死攸关的特殊电话。《天府早报》的编辑苏黎接完电话后，立刻向《我为死囚写遗书》的责任编辑石维作了通报，两位年轻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商量地达成了共识：立刻采取行动，阻止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即将成为死囚”的绝望想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亲自出面不可。

于是，石维立刻拨通了我的电话。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我终于与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通上了电话。在了解到一些初步情况后，我原本想理性地讲一些原则性极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也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假、大、空语言，一句也说不出来了。不为其他，只因为对方曾经是从越南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活”出来的传奇经历，只因为对方曾经以“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光荣身份在全国各地作过无数次的英模报告会。想想看，有这样一种人生磨难的人，怎么会轻易地相信我那几句无关痛痒的虽然“正面”但是却毫无益处的劝导呢？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对方突然提了一个要求：他现在暂时住在成都近郊都江堰市内的一家招待所里，希望我亲自到都江堰与他见面。他在电话里情真意切地说：“欢先生，我在即将成为死囚以前，如果能与你见上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安慰了。”

没有任何犹豫，我答应了他的突然要求。

然而，放下电话，我不禁心乱如麻起来。我想，我只是一个小人，我是否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生活的江津城离那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隔着如此遥远的路程，万一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我该怎么办？

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答应了对方，我是必须要去的——即便有什么意外，即便我的心境惊惶不安，也应该去履行我的承诺。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开始前往《天府早报》的所在地成都。在动身以前，我写了一封非常简短的信件寄给了本地的《重庆晚报》社，我在信中谈了事件的大致过程，最后，怀着一种对前途不可预知的惊惶不安的心情，我在那封信中特意写道：我希望《重庆晚报》暂时保留这封信，假如事情发展到了最坏的地步，请为我的良知作一个证明。

当天下午五点钟，我到了成都。

我首先到《天府早报》社，与编辑石维、苏黎等人见了面。

开始，我们想约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到《天府早报》社来叙谈，这样，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些。然而，那位中年男人坚决要求我亲自去。并且，他还提了一个危险的要求：他只想去《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一个人。说实话，我过去本身就是走南闯北的一介小商人，用见多识广这句话来形容，不完全是自满之词。但是，像这样的危险约会，我是从未遇到过的，我内心里的惊心动魄，是任何正常的人都可以想象到的。记得当时，在听完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的危险要求后，《天府早报》的另一位年轻编辑立刻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恐怖！”继而，他看到我原本惊惶不安的脸上多了一丝恐慌，紧跟着补充道，“如果欢镜听没有这些恐怖经历，怎么会写

出《我为死囚写遗书》这样受欢迎的作品呢？”

就在我心生寒意的时候，石维、苏黎也坚决阻止我一个人去冒这份不可预知的危险。他们说：“要去，我们一同去，即便有什么意外，我们共同来承担。”

接下来，石维与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取得了联系。石维说：“欢镜听只是《天府早报》的一位作者，他是因为《天府早报》才介入这个事件，没有《天府早报》的人员陪同，我们决不放他一个人到你那儿。”

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考虑片刻，最终，他答应了石维的要求。

离开《天府早报》前，石维与苏黎约定：双方都把手机打开，每隔两小时通一次电话。苏黎忐忑不安地说：“如果一旦失去联系，我立刻报警。”

石维拍了拍苏黎的肩膀，故作轻松地宽慰道：“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我估计，那位自称‘即将成为死囚的人’是想找欢镜听倾诉一番。”

苏黎望着我，同样故作轻松地笑着说：“用这种方式来找欢镜听倾诉，未免太惊心动魄了一些。”他握住我的手，“不过，话说回来，欢镜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传奇，这种事情落到你的头上，只是又多了一个真实的传奇而已。”

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我与石维租了一辆出租车，向着都江堰驶去。

成都大街上的霓虹灯纷纷亮起来，一个接一个鲜亮的成都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我惊惶不安的眼角飞过，但是，在我眼花缭乱的前方，在那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却有一位陌生的中年男人与我“签订”了一个危险的神秘约会，我不知道这个危险约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的生命是否会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危险？一瞬间，我居然产生了害怕的想法，我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后悔冲动，我想叫司机把车停下来，不要理睬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的危险约会。

就在我思想产生动摇时，石维笑着告诉我：“欢镜听，你写的《我为死囚写遗书》自从在《天府早报》连载以来，在成都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打电话到报社了解你的情况。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为死囚写遗书》于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就连载完了，接下来，从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起开始连载你写的另一部长篇，到时候，请你来接一天听众的热线电话。”

忽然，那位出租车司机将车停下来，回头望着我，惊喜地说：“你就是《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呀？我家订《天府早报》的目的就是看你的作品连载。”

那位出租车司机向我要一张名片。

在将名片递给他时，我为自己一分钟以前的害怕与后悔感到惭愧。此时此刻，我神色镇定地用一种哪管他前方是地雷还是枪炮的决然口吻说：“师傅，请你开快点，我们要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

出租车重新启动起来，载着我与石维朝着夜色中的都江堰开去。

那么，那位神秘的中年男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通过《天府早报》将我约到都江堰去赴一个危险的约会？他又是如何从水工县到都江堰来的……？

第二章 竹走县白氏家族的子弟

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名叫白普。

这个故事要从一九五九年说起。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普出生在竹走县城里。白姓人家在竹走县是名门望族，包括白普的生身父亲在内的许多白姓子弟，都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内任过军阶不小的职务。这种荣耀一直持续到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而黯然失色。不仅如此，因为白氏家族往日为国民党的军队效过力，所以，解放后，白姓家族在政治上要想翻身真像登天一般的困难。考虑到“家庭出身”这个极其重要的成分问题会影响后代一生的前途，生父在白普半岁那年，忍痛将他抱养给一位惠姓人家，因此，在白普的履历表姓名一栏里，填写的是：惠白普。

应该说，少年时的白普是一个非常不老实的男孩——他的“不老实”表现在诸多方面。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政治氛围非常浓郁的年代，像白普这样的人是不允许参加“一颗红心向太阳”的文艺活动的。问题是，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其贫乏的年代，只有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他才有机会摸到那些心仪的棋琴书画。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少年时的白普暗中将家中的红苕偷出来，献给当地那些贫穷到极点的民间艺人，条件就是学习他们的“手艺”。

对于当地那些政治觉悟不高的民间艺人们来说，只要有人能够送“吃”的东西给他们，只要有人“赏识”他们的学识，他们才不管什么“家庭出身”，因此，对白普的求知欲望，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

偷偷学艺的结果是：当有一天，少年白普靠着漂亮的“棋琴书画”主动向学校提出申请加入宣传队时，那位宣传队的负责人虽然头脑中那根政治弦绷得很紧，但是他那双眼睛却是识货的。

宣传队负责人冒着风险收留了白普。他拍着白普的脑袋，为自己的“收留”决定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你的生父虽然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但你本人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一九七七年，白普以四分之差高考落榜。为了补习，他跪着向养父求情：希望养父同意他再补习一年。最后，养父同意他将家中少量的玉米带了四十斤到学校，卖掉二十斤作为学费，剩下二十斤作为伙食。

开学不久，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学校安排他将一些标语刷到学校的围墙上。

因为这些标语，白普的人生迎来了一个大转机。

那位给白普带来大转机的恩人是解放军某军区的一位团长。

一九七七年年底，新一届征兵工作又开始了。应征入伍是当年许多农村子弟梦想跳出农门的最佳选择。按照当时的有关标准，白普是属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当兵吃皇粮对他来说无异于白日做梦。因此，他安心地做他的补习梦，希望来年能够考上大学跳出农门。

一天，学校领导将白普带到一位个子高高的军人面前。那位军人先是一言不发将白普打量一番，继而严肃地问：“学校围墙上那些标语是你写的吗？”

“是。”

答完话，白普的一颗心立刻怦怦跳起来，脸色一刹那变得刷白。他害怕地想，难道墙上的标语出了什么政治问题？这些标语，都是学校事先审查定稿、再安排我刷上去的呀！

原来，某军区某团的那位团长到这座小县城接新兵，很偶然地路过学校，又很偶然地看到墙上的标语。那位团长心里一动，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解释，也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推理，团长忽然将脚跟在这里转了一个弯，拐进了这所中学。于是，一个十七岁小青年的命运，就在团长脚跟拐弯的一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也很光荣，竹走县的白氏家族迎来了又一次荣耀。在被打入另册近三十年后，他们的子弟重新穿上了军装。不过，白氏家族往日的子弟是为国民党的军队卖命，而这一次，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白普，是为了人民的安宁到祖国边陲保家卫国了。

在他上路的前一天晚上，白普的养父母再三叮嘱他：“要记住团长对你的恩情，要好好报答共产党。”

就在白普胸戴大红花离开家乡的前夕，一位中学时的女同学柳青衣向他表白了爱意。柳青衣与白普是同校的校友。她有着竹走县女子健美的身材与宽容的同情心。她与白普同岁，生肖都是属猪的。她喜欢白普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的理由，只觉得这位外表文静的男青年，内心里有着刚烈的个性。分手的前一天，他们双方山盟海誓：等白普混出个人样后，他俩就结婚。

——我之所以要将白普的初恋对象柳青衣提前在这里作一些文字上的铺垫，是因为白普的初恋后来是以伤心的方式结束的。然而，伤心的初恋结局却又是白普另一场绚丽爱情的浪漫开端。因为，没有白普的初恋对象柳青衣，就不会有后来与白普同甘共苦的妻子晓珊。

一九七七年年底，白普成了某军分区的一名解放军战士。

因为有中学毕业文凭，又写得一手好字，加之军分区主办的报纸上，时常有他的书法和诗歌作品发表，于是，在当年部队战士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白普很快就成为军分区小有名气的人才。顺理成章地，那位改变了白普命运的团长，将他弄到身边，成为贴身的警卫员。没过多久，团长发现：像白普这样的战士，老是让他在自己身边站岗放哨，对人才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他将白普下放到云南思茅地区一处边境连队实习。

谁都明白，这是一种变相的镀金，用不了多久，白普就会高升上去的。

还没有等到这种变相的镀金时期结束，一个黄金般的机会就送到了白普的眼前。

一九七八年下旬，南京的一所军事院校到某军分区物色读军校的学生。在团长的推荐下，教官们调来白普的有关资料一看，立刻惊喜地瞪大了双眼。他们对团长说：“感谢你给我们推荐了一颗好苗子，请立刻通知白普，马上办理交接手续，迅速到军校报到。”

好消息传到边防连队的时候，白普正端着一支冲锋枪在哨楼上站岗。哨楼前方是一条小小的河流，河流对岸就是越南。那时候，中越关系正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阶段，因此，白普端着的冲锋枪里压满了子弹。当另一位战士前来与他换岗、并且告诉他团长打来了电话时，白普做梦都没想到：幸运会这么快地降临到他头上。

团长在电话中告诉白普：“你的入学手续已经办好，团部的汽车明天一早就到连部接你。”跟着，团长告诫道，“你到军校后，给老子好好地读书，学到真本事，为部队效力。”

手握电话，白普泪流满面，他哽咽了半天，只吐出了简单的一句话：“团长，我决不辜负你的期望。”

但是，仿佛伸手可触的光辉前程，却在这天夜里给白普开了一个黑色的残酷玩笑。

前面说过，白普所在的连队地处中越边境线上，当时正值中越关系极不正常的年代，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会枪不离身，枪膛里随时压满了子弹。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军人的职责。白普也不例外。就在那天晚上，白普抱着冲锋枪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宿舍门发出砰砰的响声。睡眠惺忪的白普条件反射般地翻身跳起，大喊一声：“有情况。”

与此同时，冲锋枪吐出了火焰。

一个黑影先是应声倒下，紧跟着传来痛苦的叫声：“白普，我受伤了。”

原来，连队下面某排的排长深夜查哨，因为那天晚上风大，他查到白普所在的宿舍时，本想轻轻地把铁门打开，没料到一阵夜风猛烈地吹来，撞响了铁门。

等到弄清情况时，大错已经铸成，那位排长已经血流满面地倒在地上。幸好，那位排长平时训练有素，躲闪及时，子弹只是打飞了他的一只耳朵。

第三章 从犯罪军人到战斗英雄

第二天上午，等团部的汽车开到边防连队时，司机带走的不是胸戴大红花前往南京某军事院校学习的白普，而是被五花大绑送往某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犯罪军人白普。

汽车路过团部时，停了下来。团长先是远远地站着，双手叉在腰间，双眼定定地望着白普；接着，团长旋风般地扑上来，一只手揪住白普的衣领，另一只手狠狠地打了白普两记耳光，然后飞快地转过身，背对着白普，将手在半空中高高地扬了一下，厉声说：“不管军事法庭判你什么罪，你的表现一定要像一个真正的军人。”

自始至终，白普一直埋着头，不敢看团长一眼。当汽车重新开动起来、当团长的身影即将消失在远方的时候，白普还是忍不住高高地抬起头，冲着团长的身影，泪流满面地高声喊道：“团长，请你放心，不管军事法庭判我什么罪，我的表现一定会像一个真正的军人。”

因为罪责难逃，又因为情有可原，一九七八年年底，白普被某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保留军籍，发配到云南某部队军事监管区内劳动改造。

在监管区里，白普的改造任务是栽种稻子。

摘下军人标志的白普，身穿一身没有部队符号的军服，将裤腿高高地绾起来，一只手扬着一条鞭子，将一条水牛驱进水田里。当双脚刚一陷入泥淖里时，两行清泪也从他的脸颊上滚了下来。仅仅在一个晚上，命运就给他开了一个乐极生悲的天大玩笑。

唯一给他安慰的是家乡恋人写来的信。

那位叫柳青衣的竹走县姑娘不仅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她还在信中无限宽容地说：我不管你过去是保家卫国的军人，我也不管你现在是戴罪立功的犯人，总之，我爱的是你这个人，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重新戴上帽徽肩章的那一天。

承蒙那位漂亮的竹走县姑娘的美言，没有多久，白普真的重新成为一名军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一辆军用吉普车忽然驶到水田边停下。团长从车里钻出来，朝着正在水田里劳作的白普招招手，高声说：“过来，过来，过来。”

白普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田埂上，刚想说什么，泪水却在此刻夺眶而出，他双手搓着手上的泥浆，许久，才哽咽出两个字：“团长……”

团长先是严肃地望着他，继而弯下腰，啪啪几巴掌拍掉白普腿肚子上的几条蚂蝗，然后直起身，摊开双手举到眼前。团长的手掌上沾满了蚂蝗血。忽然，团长喊了一声：“立正。”

白普立刻按照军人礼仪“立正”在团长面前。

团长摸出一份某军事法庭的通知：要求白普立刻离开军事监管区，穿上军装，开赴自卫反击战的最前线。团长说：“到战场上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这一次，老子要你冲锋枪里的子弹射向敌人。”

白普知道：团长是让他到烽火连天的战场上“戴罪立功”了。

战争的残酷性从来就不是任何文字的东西能够准确地叙述出来的。那场战争留给白普的记忆是：他们全连队最后只剩下十三个人，他就是幸运者之一。

因为白普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了二等功和三等功；又因为他是“戴罪立功”的军人，所以，部队用二等功抵消了白普档案里那份军事法庭“判处现役军人白普有期徒刑三年，保留军籍”的判决书。这，就是为什么在白普的人生旅程上，他虽然是作为二等功的代表参加了英模演讲团，但是，在他的档案里，却没有那份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也没有二等功的记载，只发给他一枚三等功的闪光勋章。

白普的生活重新变得光辉灿烂起来：他成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战争结束后，他随着部队组织的英模报告团到全国作巡回演讲。这期间，部队里已经有小道消息传出来，白普将重新成为军校里的一名大学生。只是，这次就读的军校已经不是南京的那所军事院校了，而是另一所走出校门后就享受营级待遇的军校。

如果不是那位竹走县女子柳青衣的突然出现，白普未来的生活道路也许就完完全全地属于军营了。

一天，白普所在的英模报告团正在成都锦江大礼堂演讲，前面几位“英模”的动人讲述激起了台下听众的阵阵掌声。轮到白普讲演时，他按照惯例站起身，向台下的听众敬了一个军礼。各类媒体的聚光灯立刻倾泻到他身上。白普刚自报完家门，还没开始正式演讲时，忽然看到台下坐在最后面一排的一位年轻女人骤然站起，双眼直直地盯着他，远远地喊了一声：“白普！”

随后，那位年轻女人立刻昏倒在地上。

等到白普站到那位年轻女人面前时，他不禁大吃一惊。天啊！这不是我的初恋对象柳青衣吗？

原来，白普当兵入伍后，柳青衣随后也考进了成都某体校。在校期间，她的美貌引来了众多的追求者。应该说，在此期间，柳青衣的一颗心全在远方的白普身上，虽然无法见到心中恋人的身影，但每一次读到白普寄自军营的书信，柳青衣都会得到一份心理上的安慰。就在这时，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部队根据战时的形势需要，每天调动数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问题是，在部队里属于最正常的事情，在地方上却是属于军事机密。柳青衣寄出的一封又一封书信，不是遭遇退回就是查无此人。就在柳青衣的失望感越来越强时，她又听到一个对她打击更大的小道消息：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白普牺牲了。得到噩耗的当天晚上，柳青衣坐出租车跑到成都郊外的一块农田上，燃起一堆柴火，火光映着她满满泪水的脸庞。她先是向着那个残酷的战争方向慢慢地跪下去，接着从长长的头发里扯下几根青丝，缓缓地放进火堆中。她轻轻地低语道：“白普，让我这几根青丝伴随你到天国去吧。”没有多久，在一位体校同学的猛烈追求下，柳青衣接受了对方的求爱。当她在锦江大礼堂惊愕地望见“重返阳间”的白普时，她刚好与那位体校同学在成都近郊的都江堰组建小家庭不到二十天。

命运不仅给白普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命运同样给柳青衣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等到柳青衣苏醒过来时，白普正站在她的面前。此时此刻，英模白普的双眼里正浸满了泪水，他胸前的大红花与柳青衣苍白的脸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白普轻轻问：“青衣……你还好吗？”

忽然间，柳青衣咚一声跪倒在白普脚下，哇一声痛哭起来。她呜咽着说：“白普，请你原谅我。我一定为你寻找一个好女人，我一定要办到。”

不久，白普放弃了读军校，选择了转业回乡。

白普至今对他当年“坚决放弃读军校，要求转业回乡”的举动难以作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按照任何世俗

或任何正常的情理分析，他在全中国人民向“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学习”的热潮中选择了转业回乡都是一个自毁前程的举动。直到今天，他的一些朋友还与他开着玩笑，惋惜地说：如果当年白普顺势而上选择了读军校，就算混得最差，可能都是多少级别的军官了。

同样地，他的举动使那位一直关心着他的团长伤心不已。在白普即将转业回到地方上时，团长全家人为白普钱了一次行。宴席上，团长一边摇头一边说：“白普，你在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都冲杀过来了，为什么就冲不出一个女人圈呢？”

在团长看来，白普之所以做出自毁前程的举动，完全是受到了失恋的沉重打击。

白普本想给团长解释，他的选择与柳青衣无关。然而，他还是什么都没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选择到底与情场失意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

第四章 竹走县白氏子弟的传奇爱情

一九八二年，白普转业回到了家乡，安置在竹走县商业局秘书股任副股长。

在机关里待了一阵后，生性活跃、不习惯机关无所事事的混日子的生活方式，主动挑起了商业局下辖的一家即将破产的商业公司总经理的担子。

转业回乡的白普经人介绍，很快与当地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并且很快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人原本就应该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暖洋洋地生活下去。然而，世间上偏偏就有这样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有许多人的生活一辈子都平淡如水，而另一类人的生活却不断地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变故。

白普，大概就是属于这样一类人物。

白普的前妻在当地的一家茶叶机械厂工作，那项工作的危险在于：旋转的茶叶机随时都会发生伤人的事故。非常不幸，在一次深夜加班时，前妻头上的发辫掉入了茶机的纹轮中。等白普赶到医院时，前妻早已停止了呼吸。

男人与女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男人对女人的哀痛不是用眼泪来表达的。在那段失去亲人的日子里，白普真正地做到了“化悲痛为力量”，他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

竹走县在地理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本地的经济很不发达。然而，就是这个看似封闭的地方，却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常精明的商人，他们纷纷走出那座被连绵的大山环绕的小县城，将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在一段时期里，只要在全国各大都市看到“布料批发市场”或“成品布料批发一条街”的招牌，不用打听，十之八九是竹走县的商人开设的。

“化悲痛为力量”后的白普，拿出了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拚搏精神，积极地向同行学习，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将那家濒临倒闭的商业公司起死回生了，成为当年竹走县的利税大户。因为这个原因，白普在后来被当选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厂长（经理）。不过，在白普的家乡，人们在谈到他生意上的成绩时，不说他是什么突击手或优秀经理，只给头上戴了一顶高帽子：竹走县商海巨子白普。

就在白普失去前妻的伤痛略有好转时，一位叫晓珊的美女进入了他的感情生活。

晓珊于一九六六年出生于竹走县，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美女。

关于她是美女的说法，应该分成两个不同的概念来理解：身体美和心灵美。

说实话，本文作者欢镜听——我，从没到过那座被青山绿水封闭起来的小县城，因为那座小县城与这本书所要叙述的内容没有最重要的直接关系。关于那座小县城出美女的传说，是白普的夫人晓珊“言传身教”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说到这位与白普同甘共苦的美丽、娴慧而坚强的女子，就不能不提到白普的初恋对象柳青衣。

前文说过，柳青衣在成都锦江大礼堂晴天霹雳般地看到白普时，她成为别人的新娘不到二十天。她在责怪命运为何如此捉弄人的同时，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心理。因为有了这份五味俱全的复杂感情，所以，她下定决心要为白普寻找一位兰质慧心的姑娘，以此减轻自己心理上如同大山般的负重。

那时候，晓珊还在成都的一家川剧学校读书。学戏剧的人都知道：舞台上不仅需要演员有一副清明的嗓子，还要有一副好身材。为了锻炼自己的好身材，晓珊在求学之余，跟着搞体育出身的柳青衣练起了艺术体操。这，就是为什么晓珊后来成为白普的妻子后，她依旧喊柳青衣为“柳老师”的缘故。

她俩谁也没料到，这一段平平常常的师生情谊，会演变成后来不平凡的友谊。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柳青衣发现晓珊正是她暗中为白普“众里寻她千百度”的优秀女人；晓珊呢，也同时发现外表冷漠的柳老师，内心里其实蕴含着炽热的丰富情感。在一个月华明亮的夜晚，也就是白普失去前妻“化悲痛为力量”的特殊时期，柳青衣牵着晓珊的手，像大姐姐一般地对她说：“晓珊，我今天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等你听完这个故事后，我要求你帮我圆一个梦，好吗？”

——在我的采访记录本上，至今没有记载那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谈话是如何进行的？当时，我只是睁着一双缥缈而浪漫的眼睛，注视着面前的女主人晓珊静静地诉说她不平凡的爱情。在我过去世俗的想象里，小城女子的感情似乎都与物质焊接在一起，在为人处世的态度上，大多采取一次性交易般的看似精明、实则油滑的方法，甚至，为了区区三分钱的花生米买卖，她们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然而，自从我认识了小城女子晓珊后，就常常在想一个问题：那些如同朝阳初升般绚丽而华贵的爱情，怎么会属于竹走县的女子呢？

在听完柳青衣与白普的初恋故事后，特别是柳青衣要求她“先跟白普接触一下”的建议后，晓珊沉入一种惊惶之中。晓珊当时思想上的动摇，是正常的。毕竟，那位虽然早已“耳闻”但还没有“目睹”的白普，是一个有过婚姻史的陌生男人，不仅如此，他还是自己老师柳青衣的初恋情人，倘若真有那么一天，他们三人将来的关系将如何处理呢？

柳青衣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点。她轻轻地握住晓珊的手，用一种女人间通常认为最严肃的、类似于发毒誓般的口吻说：“晓珊，我过去与白普的关系是清清爽爽的；将来，我与白普的关系，仍旧是清清爽爽的。”接着，她抬头仰视着冷冷的夜空那轮没有遭到污染的清明月亮，说，“我柳青衣如果对过去的经历说了一句假话，我柳青衣如果将来对晓珊有丝毫不敬的地方，那么，请天上的月亮作证，就让我变成月光下的一粒粉尘。”

“柳老师！”

晓珊急忙用手捂住柳青衣的嘴，不让她继续说下去。

这时候，晓珊看见，在柳青衣的两轮眼眶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浸满两汪滚烫的热泪，天上的月亮将冷清的月光浸染进去，折射出清明而朦胧的光芒。

“晓珊，”柳青衣挤满月光的双眼望着她，轻轻地说，“白普是一个优秀的男人，他应该有一个优秀的女人陪着他。”

“柳老师，”晓珊埋下头，低声说，“我先和白普接触一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晓珊惊喜地发现：老师柳青衣的眼光果然独特，白普真的是一个品质优秀的男人。于是，一九八八年年初，已经当选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厂长（经理）的白普锦上添花，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生活伴侣：晓珊。

按照竹走县的规矩，在结婚典礼上，新郎与新娘是要举行隆重的谢媒仪式的。晓珊这一方好办，柳青衣本来就是她的老师，老师为学生做媒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白普这一方却有些不太好受。毕竟，今日的媒人，就是往日的初恋情人啊！

这时候，新娘子晓珊表现出了宽大的同情与理解。晓珊紧紧地拉着白普的手，在众多宾客们的注视下，双双跪倒在媒人柳青衣的面前，郑重地向柳青衣叩了三个谢媒头。

柳青衣先是眼含热泪将他们扶起来，然后极其严肃地对新郎说：“白普，晓珊如同我的亲妹妹一般，今天，我把亲妹妹交给你，无论你将来怎样，你一定要对得起她。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将来委屈了晓珊……”

“青衣，请你放心。”白普抢过话头说，“我一定要让晓珊吃好、穿好，不会委屈她。”

“白普，你错了。”柳青衣先是望着白普，“难道我给你寻找的好女人，只是需要你为她提供吃好、穿好的条件吗？”接着，柳青衣又望着晓珊，“晓珊，难道当姐姐的为你寻找的优秀男人，只是需要你摆在客厅里做一只花瓶吗？”

白普与晓珊不解地望着柳青衣。

这时候，柳青衣拉起晓珊的一只手，轻轻地放到白普的手上，郑重地问：“晓珊，大凡优秀的男人，他的生活道路都决不会平坦，姐姐现在问你一句话：不管白普将来是顺境还是逆境，你都不要离开他，你办得到吗？”

晓珊郑重地点点头。

柳青衣又拉起白普的一只手，同样轻轻地放到晓珊的手上，同样郑重地问：“白普，你是生意场上的人，自古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说法，以你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你将面临许多方面的诱惑。我现在同样问你一句话：不管你将来是如何的发达，你都不要染上许多成功男人们吃喝嫖赌的恶习。你办得到吗？”

泪水轰一下子从白普的眼底深处涌出来。他埋下头，低沉地说：“青衣，你就把晓珊放心地交给我吧。将来，她也许会跟着我吃苦受累，但是，她决不会在吃喝嫖赌方面生我的气。”

一九八九年九月初，晓珊为白普生育了第二个孩子。

第五章 竹走县白氏子弟的“合法”逃亡

似乎真的应验了柳青衣那句“优秀男人多磨难”的谶语，就在白普与晓珊喜滋滋地过着幸福的小家庭生活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这个家庭。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不幸，不再是白普一个人的不幸，而是他们夫妻共同的不幸。

我不知道国外是否有“恨人富、怨人穷”的说法，但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每一个角落都滋生着可怕的红眼病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那座小县城里，一位从往日显赫、现今破败的名门望族里走出来的破落子弟，居然勇敢地站出来主动担当起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负责人，在当年，这成了小城人们茶余饭后的新闻。不难想象，掩饰在这些“口水新闻”里的，大多是一些幸灾乐祸的真实心态。这也难怪，在人们看来，小县城就巴掌那么大一块地方，所有的生意路子早就被前人做完了，像白普这样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军人，难道会诵出什么高超的生意经来么？

他们等着看白普是如何从台上跌倒下来。

然而，在白普的生意经里，他根本就打这座小县城的主意，他的眼光早已越过小县城周围那些绵绵不绝的大山，飞到外面广阔的世界里去了。随着白普在生意上的成功，随着各种荣誉接二连三地飞到头上，眼红的毛病就从普通百姓的眼角慢慢地染到了某些政府官员的眼球上。普通百姓的“看客情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执政的官员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实施自己阴暗的嫉妒心理。

一九八九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刚刚生下小孩四十天的晓珊正在家里喂孩子。忽然，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朋友偷偷地跑到她家里，一进门就着急地问：“嫂子，白普在家吗？”

“他出差去了。”晓珊奇怪地打量着那位朋友，问：“出什么事了？”

那位检察院的朋友异常严肃地望着晓珊，说：“嫂子，虽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你必须通知白普，他今天晚上务必离开这座小县城，明天一早，公安局就要抓他了。”

据那位检察院的朋友说：随着白普事业上越来越成功，小县城的一些政府官员对他就越来越看不惯。因此，他们唆使几个人写了几封所谓的检举信，说白普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按照那些官员们的计划，明天一早就将抓捕白普了。

晓珊完全不理解了，“就算那些所谓的检举信是真的，你们政府部门首先应该调查核实，才能按照程序抓人，怎么会乱来呢？”

“嫂子，你硬是天真哟！”那位检察院的朋友苦笑说着，“他们的计划是首先把白普抓起来，嫂子，如果白普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样的定罪材料搞不到呢？以白普的生存能力，他跑到外面，还担心将来没有还他清白的一天么？嫂子，赶快收拾一下，今天晚上一定要离开这里。”

晓珊虽然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罗织罪名整白普，但是她明白一个无法天真起来的现实：如果白普今夜不脱离那些人的势力范围，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位检察院的朋友刚走，她立刻将家中仅有的一千多元现金放到身上，背上背着一岁的女儿，怀抱刚四十天的儿子，立刻冲进漆黑的夜色中。那座小县城通往外界唯一的交通渠道就是一条公路，只要是进出县城的车辆，都必须经过小河上的那座石拱桥。晓珊站在石拱桥上，用一种她事后想起来非常后怕的方式，拦截每一辆经过石拱桥的汽车：每当夜色里出现汽车灯光，她就站立在桥中央，一只手高高地扬起来。她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实际，如果丈夫在其中的某一辆汽车上，他是会看到妻子的。在拦截了一辆又一辆汽车、在挨过了一位又一位汽车司机的臭骂后，晓珊终于用这种极其危险的方式“拦截”住了她的丈夫。看到白普的一刹那，她情不自禁地扑进白普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如同晓珊一样，白普虽然不清楚一个合法的公民为什么要合法地逃离这座小县城？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合法的离开方式。就在这座石拱桥上，白普与妻子立刻转身拦了一辆离开小县城的汽车，怀揣一千多元现金，开始了他全家长达三年的逃亡生涯。临走前，白普对着远方灯火辉映的小县城说：“总有一天，我要你们亲自请我回来。”

孰料，三年后，那座小县城里的几位父母官果真亲自到南京请白普全家人合法地回来。这是后话。

在逃亡路上，白普思前想后，最终选择了安徽的芜湖市。他选择芜湖，一则是那座城市里有一位他过去很要好的朋友刘小伟，二则是那座城市当年有一大批从竹走县走出来做布料生意的家乡人。这些家乡人很多都与他有生意上的往来。

白普的选择果然没有错。

那位曾经在生意上得到过白普极大帮助的朋友刘小伟接纳了他们全家人。当天晚上，在为白普全家人举行完接风洗尘的宴席后，刘小伟掏出三千元钱送到白普手里，说：“白哥，你们先住下来，明天到芜湖市内好好地玩一下。请放心，只要我刘小伟有一碗饭吃，就有你白哥全家人的饭吃。”

白普先是将三千钱推还给刘小伟，然后实话告诉对方：“小伟，实不相瞒，我们全家四口人逃出家乡时，只带了一千多元钱在身上，除掉路上的花销，现在，我身上只有几百元钱了。”他说，“钱，目前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必须尽快地找到一条生存的路子。我投奔你，不是要你的钱，而是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白普希望刘小伟出面为他担保租赁一个门面，租金等赚了钱后再交付。

对于刘小伟来讲，在熟门熟路的芜湖为白普担保租赁一间门面是易如反掌的小事情。

第二天上午，白普就成为一间小门面的主人。他亲自挥毫为那间小门面书写了一块牌匾：桃南布庄。

——“桃南”是“逃难”的谐音。

前面提到过，当年的芜湖有许多从竹走县走出来的布料商人，这些人过去或多或少都与昔日的竹走县商海巨子白普有过往来。当天晚上，白普倾尽所有，在一间小酒店里办了几桌酒宴，当着众多的商界朋友，白普将自己莫名其妙的逃难过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那些商界朋友都是从竹走县走出来的人，他们不仅了解小县城渊源流长的整人历史，他们还完全理解白普携家带口的逃难理由。就在这天晚上，他们向白普伸出了援助的手：每人从自己的货物里借一些布料给白普，作为生意上的启动资金。

靠着这些朋友的帮助，白普在芜湖迅速地站稳了脚跟。

第六章 从芜湖到南京

到一九九二年时，白普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百万富翁了。从当时的市场占有率来分析，桃南布庄发展成为芜湖地区的龙头老大，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但是，白普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离开。

导致白普在生意红火时离开芜湖的原因非常简单，可以用“暗”与“明”两个字来概括。

先说“暗”的原因。

前文提到过，白普的初恋情人柳青衣在将晓珊交给白普时，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过白普：“不管你将来是如何的发达，你都不要染上许多成功男人们吃喝嫖赌的恶习。”

当时，白普是跪着给柳青衣保证过的。

柳青衣的独特眼光不仅在于她预见到了未来生意场上繁华绮丽的胭脂风气，还在于她发现了白普一诺千金的品性。时至今日，白普的夫人晓珊在谈到丈夫时，使她为之骄傲的不是白普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作为大老板的白普，一直谨记着柳青衣的教诲，从未醉饮歌舞乡、闹出什么风流韵事出来。问题是，生意场上大多数商人的生活方式与白普是不一样的，就拿那些在白普“逃难”期间大力帮助过他的商界朋友们来说，他们的夜生活可以用一个“乱”字来形容。处在这样的朋友圈子里，白普不嫖不赌的品质，反而显得有些“另类”，有些与朋友们格格不入起来。

这个“暗”的原因，白普无法向朋友们解释。

后说“明”的原因：

芜湖是安徽境内一座不大的中等城市，布料市场有限。在白普全家生活无着时，是那些布料商人慷慨地出资为他垫底，热情地让出商界上的一条活路，白普才有了后来的百万家资。随着桃南布庄在芜湖市场上的占有率日渐提高，商场上的竞争烽烟必将越来越激烈。因业务竞争而导致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事例，俯拾皆是。随着白普“老大”地位的日渐临近，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把生意做大，而是还情，他要退出芜湖这块地盘，将往日欠下的情谊，以丢弃市场这种独特的方式报答朋友们。

这个“明”的原因，是白普真实的内心写照，是他可以向朋友们明明白白地说出来的。

晓珊很支持丈夫的想法，她说：“当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全家人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

一九九二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白普将往日帮助过他的布料商人，全部请到饭店里，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他特意将告别宴会安排在一间小饭店里——就是那间他初到芜湖第一次请朋友们吃饭的小饭店。席间，白普与晓珊同时举起酒杯，面向众多的朋友们，谈了他们丢弃芜湖市场的打算。

白普的决定，让在场的所有朋友们目瞪口呆。

晓珊代表白普，声情并茂地对大家说：“两年前，我与白普到达芜湖时，身上全部的钱搜起来，也只能在这样一家小饭馆里勉强请朋友们吃一顿不像样的晚饭；现在，我与白普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在离开芜湖之前，为什么还是请朋友们在这家小饭店里简简单单地办一个宴会呢？”她看了看身边的丈夫，“白普经常对我说：这是饮水思源。我们作出离开芜湖的决定，同样是不忘朋友们当年对我们全家人的大恩大德。”

不久，丢弃芜湖市场后的白普，将桃南布庄迁到了南京。

很快，南京城里许多的大型商场里，就出现了桃南布庄的专柜。

一转眼，一九九三年到了。

这时候的白普，身家已经从百万迅速地跃升到了三百多万元。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白普准备将桃南布庄向正规的公司发展，他还给公司取好了名字：桃南商业公司。在准备成立公司以前，他想起妻子晓珊。晓珊自从嫁给我后，没有过几天平平安安的日子。每当回想起妻子产后四十天就跟着他过起了逃难生活时，白普的心里，就有一种针扎般的疼痛。

一九九三年初春，白普放下手头上繁忙的商务，亲自开着一辆面包车，携带着全家人前往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蒋介石故居旅游。在游览雪窦山时，在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氏坟莹前，白普腰间的手机突然间响了起来。

白普后来的一切不幸遭遇，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了。

白普后来十分迷信地对我说：“我白氏家族是否与蒋家王朝有什么冤仇？”他说，“我的先辈们因为在蒋家王朝的军队里做过事，解放后几十年伸不起皮（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等我到了蒋家王朝的发源地，命运又开始跟我这位白氏子弟过不去。”

那位给白普打来电话的人，是竹走县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

那位公安局的负责人在电话里说：“白普，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你的手机号码。过几天，我们亲自到南京见你。”

红眼病之所以会发作，是因为患者整天看见一位超人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活得有滋有味，假如这位超人是远在天边的一位人物，患者一般是嫉妒不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今日同一战壕的战友，很可能就是明日在身后放你冷枪的敌人”的道理。紧贴只能产生嫌隙，只有距离才产生美感。

那位公安局负责人解释道：县委、县府几大重要部门联合投资成立了一家公司，因为涉及各自腰包里的利益，谁来当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就显得很重要。选来选去，还是准备把当年的竹走县商海巨子白普请回家乡。为此，他们特意弄了一份给白普“平反”的材料派专人送到成都某大学，找到白普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哥哥。白普那位当教授的哥哥受了感动，便将白普的手机号码给了他们。那位公安局的负责人说：“当年，那些所谓的检举信，后来，我们费了许多周折去查证，结果，一派胡言。”

想了想，白普问起当年在自己苦心经营下曾经红红火火的商业公司的现状。

那位负责人在电话里答道：“自从你走后，那家老公司很快就垮了。”顿了顿，他又轻声补充了一句：“县委、县府几大班新成立的公司，办公室就设在老公司的楼上。”

一个星期后，在南京的桃南布庄里，白普迎接到了来自竹走县的四位家乡人。四人中，一人是县委的秘书、另三人分别来自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他们向白普送上了有关“平反”的材料，并诚恳地邀请他们夫妇重回故里。

曾经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白普，此时此刻的表现是镇定的。然而，饱受流离之苦的晓珊却无法平静地保持冷静的风度。她双手刚刚捧过那份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平反”材料，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立刻在屋子里响起来，一颗接一颗的泪珠滴在材料上，将白纸上的黑字浸得字迹模糊。

“白夫人，我们当年……”在哭成泪人的晓珊面前，来自公安局的代表显得有些促局不安，“确实有些过分了。”

“白夫人，世上还是好人多。”来自检察院的代表急忙将情绪激动中的晓珊扶到沙发上坐下，“当年，如果不是有好心人给你们通风报信，你们可能会受更大的苦。”

“白夫人，这个问题要换一个角度想，”来自法院的代表望着晓珊，用手往四周平行着划了一个半圆，“你和白普如果没有当年的灾难，就不会有今天的百万财富。因此，你们当年全家人的逃亡，从‘发财’这个角度来说，是完全逃对了的。”

“白夫人，白老板，”那位县委秘书先是拉起晓珊的一只手，继而拉起白普的一只手，最后将晓珊和白普的手迭在一起，紧紧地捧入自己的双掌之中，大声说：“过去的一切，就让他过去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今往后，我们团结起来，一切向前看。”

——也许是我的社会经验太少，对人生的体验不够，总之，我至今都无法准确地叙述出当时晓珊那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情感上的演变过程。如果说，我对她在接到“平反”材料后情绪失控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对她的举动就大惑不解了？

当天晚上，晓珊取出八万元钱交到白普手里，对丈夫说：“明天，你陪几位家乡人到各个风景区去玩一趟，路上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我们全包了。”

晓珊嘴里所说的风景区，包括了江苏、浙江两地所有的风景名胜。

第二天，白普亲自开着那辆私家面包车，带着四位家乡人踏上了旅游的路程。

这一趟旅游不仅花掉了他近八万元钱，还花掉了他十多天的时间。

十多天后，等白普在旅途中送走家乡人返回南京时，晓珊已经将桃南布庄的招牌取了下来，各个业务点的“歇业通知”已经发出，只等白普回来清理最后的债权债务了。

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像晓珊一样如此深刻地了解白普的个人品性和内心情感。

在许多人看来，白普先前放弃芜湖市场，虽然从商战这个角度来说是一种失策，但却换来了知恩图报的美名。然而，这一次放弃前景无限的南京市场，他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一份来自家乡的“平反”材料所带来的感动吗？

在我的采访本上，在记录到这一段经过时，我特意在旁边打了两个大大的“？”号。

我首先问白普：“离开南京，回到家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白普严肃认真地思考了很久，告诉我：“我现在给你的答复和我当时的想法一样：因为那里是我的家乡，所以我一定要回去。”

我理解不了，于是在记录本上打了第一个“？”号。

接着，我就同一个问题问晓珊：“离开南京，回到家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晓珊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复我：“那里不仅是我的家乡，那里还是我丈夫的家乡。白普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我，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晓珊在说这一番话时，脸上是一派灿烂的笑容。

我仍旧理解不了，于是在记录本上打了第二个“？”号。

第七章 一位官场朋友的忠告

一九九三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三年前那位在夜色中携家带口合法地逃亡外乡的竹走县商海巨子白普，终于在三年后正大光明地返回了家乡。当面包车经过那座石拱桥时，白普把车停下来，将全家人集中在石桥栏杆边照了一张合影。

俯视着桥下潺潺的溪水，白普将晓珊轻轻地拥入怀里，在孩子们清明如水晶般的注视下，先是轻轻地吻了吻晓珊，然后对孩子们说：“三年前的一天夜里，你们妈妈胸前抱着姐姐，背上背着弟弟，惶恐不安地站在这座桥上，好不容易才拦截到了我。”他感慨万端地长叹一声，“当时，要不是你们妈妈当机立断，我肯定会被他们抓起来，无缘无故地关上几年。唉，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三年就过去了啊！”

晓珊轻轻地依偎在白普怀里，轻轻地闭上双眼。那神态，似乎她又回到了三年前那个夜色如墨的黑夜里。她轻轻地说：“白普，你当时就说过，将来，我要他们请我回来。唉，哪知道才三年多点，他们就真的请你回来了。”在晓珊看来，仅仅只有三年时间，世的变化发展怎么就这样快呢？

对每一个人来讲，三年时光除了可以积累很多社会经验之外，还可以改变很多人生观念。

开始，人们几乎毫不怀疑白普回到竹走县的动机，就是去担任那家颇有权力背景、实际上是一只空壳的公司总经理。须知，这也正是他们“恭请”白普回家乡的主要目的呀。然而，随着白普一次又一次地婉拒那些地方权贵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服工作，人们发现，回到竹走县的白普，除了很少出门以外，就连他曾经工作过的、往日红红火火、如今完全倒闭的商业公司大楼都没去过。

一次也没去过。

一天晚上，一位非常特殊的朋友悄悄地来到白普家里。

这位朋友，就是当年冒着风险通知晓珊逃难的那位检察院的朋友。交谈中，他们谈到了这个话题。那位检察院的朋友奇怪地问：“白普，你外面那么大的生意都放弃不做了，回到家乡……”他话锋一转，“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嘛。不过……”他压低声音问，“你为什么不去那家官办公司呢？听说那家官办公司很鬼的哟。”

——“很鬼”是竹走县的土话，概括了“有办法、有背景、有好处”等等意思。

“兄弟，正是因为那家官办公司很鬼，我才不敢把脚插进去。”在这样一位有着救命之恩的朋友面前，白普也就实话实说了，“单纯地为了钱，我白普就不会放弃外面的大生意回家乡了。兄弟，你前面那句话说对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我要争的，恰好就是这一口气。”

原来，白普要争的“一口气”，就是想运用现在手里的积蓄，在小县城附近办一家酒厂。

一家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主的私营企业。

他的打算是在家乡投资办一家私人酒厂，一方面，达到了衣锦还乡、为我白氏子弟争口气的目的；另一方面，因为酒厂是私人的，他与外界交往的费用，如同掏自己的腰包一样，再也用不着担心他人写什么经济问题的举报信了。

白普对那位朋友说：“你说的那家很鬼的官办公司，我是千万不能去的。兄弟，你仔细想一想，那家公司无论有多鬼，都离不开一个钱字。他们之所以心急火燎地请我回来，你以为他们真的是思想觉悟提高了，有错必纠吗？不是，他们完全是看中我手里的钱。等把我手里的钱东编西编地骗完后，再给我来一次群众举报，兄弟，到那时，我全家人逃难到哪里去啊？！”

听完白普的老实话，那位检察院的朋友忽然间站起身来，双手捧住白普的手，真诚地说：“白普啊，有了你这一席话，兄弟心中的石头就可以落地了！我原来担心的，就是怕你再吃他们甜言蜜语的大亏啊！”

夜深了，客人该走了。

在临出门前，那位检察院的朋友显出一副欲说还休的神态。

白普问：“兄弟，你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吧？”

犹豫了一会儿，那位朋友再次捧住白普的双手，轻轻地说：“白普，你这人的品性我是知道的。有一句话，本来不应该是这种身份的人说出来的。”

“兄弟，”白普反过去捧住对方的双手，诚恳地说：“忠言逆耳，只要是为我白普好，请你放心心地讲出来。”

“白普，”那位检察院的朋友说，“你这人身上最大的优点、也是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江湖义气太重，往往过

不了一个良心关。”

白普点点头，同意对方的说法。

“你这种性格，与那些江湖上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朋友们交往，也许会成就你一番事业，因此，你在芜湖、南京的生意，才会做到那么大的规模。现在，你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避不开要与本地的官员们打交道。没错吧？”

白普再次点点头，再次同意对方的说法。

“白普啊，与这些官员们打交道，你首先要通过良心关；如果无法通过良心关，对他们就应该保持一份高度的内心警惕，以及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这是最基本的安全法则。根据我这些年在官场混出来的经验，大凡一位手握实权的人物忽然有一天对你亲近起来，十之八九，你就要倒霉了。”

白普感激地拍了一下那位检察院朋友的手，说：“兄弟，我一定记住你的忠告。”

第八章 三兄弟的创业计划

应该说，白普在那座小县城里的整个活动期间是牢牢地谨记住那位检察院朋友的忠告，因此，他在积极地筹划成立私人酒厂时，与当地权贵们的接触，都恰到好处地保持着“一份高度的内心警惕，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因此，在那座小县城里，白普的百万家产是安全的。

白普做梦都没想到，他的百万家产后来会栽倒在远离家乡的水工县。

导致后来白普倾家荡产的原因，就是他忘记了那位检察院朋友的忠告：放松了那份高度的内心警惕和缩近了那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

这是后话。

光阴似箭，眨眼间，一九九三年初夏到来。这时候，白普筹划的私人酒厂的各方面条件也成熟起来。

就在这年初夏的一个黄昏，白普从大街上买回一支特大号毛笔。晓珊只用眼角瞟了一下，就明白白丈夫要干什么了。她急忙研墨，并在一张宽大的木桌上铺开一张宣纸。这些年同甘共苦的“逃难”生活，这对夫妻已经能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白普要为即将成立的私人酒厂取一个招牌（厂名）。白普望着晓珊，征询道：“晓珊，酒厂取一个什么名字呢？”

晓珊仰起头望着屋顶，沉入思考中。

白普先在宣纸上挥毫写下桃南酒厂的字样，然后双手牵开宣纸送到晓珊眼前，说：“我们曾经有过一家桃南布庄，将来，我们要有一家桃南酒厂。晓珊，你看这个厂名怎么样？”

晓珊轻轻地接过那张宣纸，仔细地看了看，对白普说：“我们一家人曾经有过一段莫名其妙的逃难经历，当年在芜湖，你亲笔书写桃南布庄的招牌，不就是为了纪念我们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吗？按理说，我们应该用桃南作厂名。但是，白普……”晓珊先是双目明亮地注视着白普，眼底深处的泪水忽然间泉水般地涌了出来，接着，她无限幸福地倒入白普的怀抱，轻轻地说：“我今生遇到你做我的丈夫，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份幸福，是我的老师柳青衣送给我的。白普，我们把酒厂取名青衣，就叫青衣酒厂，可以吗？”

青衣酒厂的厂名在晓珊的坚持下，决定下来了。

就在他们准备将青衣酒厂的厂房在家乡的土地上耸立起来时，在一九九三年初夏的一个下午，两位不速之客闯进了他们的家中。于是，白普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那两位不速之客是白普的大哥与二哥。

我在前文中曾经提到过竹走县白氏家族解放前后的变迁，也曾经提到过白普为什么在年仅半岁时就抱养到“惠姓”人家的主要原因。在白普的头上，原本有四个哥哥，其中两个夭折，另两个各自事业有成：大哥后来成为大学教授，二哥成为工程师。因为白普很小就抱养给了他人，所以，他们虽然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但是平时往来并不密切。

那么，他们这次回家乡的用意是什么呢？

原来，白普的大哥在教学之余，发明了一种高科技产品，据说，这种“高科技”能够替换彩色电视机中几个非常重要的元件，也就是说，电视机中原有的几个不同的功能器件，现在可以用一个器件代替，不仅加大了电视机中的各项功能，反而还大幅度地降低了成本。这项发明的市场前景是不言而喻的，大哥有心将这项发明搞成一家私营企业。问题是，大哥只是一名教授，虽然在教学、研究方面有着聪明的头脑，而对生产、经营方面却是一窍不通。大哥找到二哥，两兄弟一拍即合。二哥是所在单位的工程师，对车间的生产管理并不外行。接着，问题又来了：谁来负责经营？从某种角度说，虽然两兄弟从事的职业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圈子相对狭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观察社会的眼力。他们知道目前的社会是一个信用危机非常严重的社会，如果让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来负责经营，假如真的发生了什么不测，像他们这种私人企业，就算告状都会无门。思来想去，只有那位在家乡正雄心勃勃地筹办青衣酒厂的五弟白普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一直不完全清楚白普的大哥、二哥是如何说服白普放弃筹办青衣酒厂的？记忆中，只记得白普在谈到他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时，不经意地连续好多次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我这个当弟弟的现在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而我的两位哥哥却还是靠工资吃饭的书生。”

一九九三年夏天，白普与晓珊再次走出竹走县，来到了水工县。他们三兄弟合伙组建的高科技公司，就准备选址这里。

白普后来的一切不幸，就发生在水工县这块富庶的土地上。

将白普推向不幸深渊的人是一男一女。

先说那位男人。

男人是水工县的一位副县长。不过，这位副县长在当地有一个很特别的绰号：县太爷。奇怪的是，不仅民间老百姓在背后称呼他县太爷、同僚们当面叫他县太爷、就连他本人，最喜欢听的，仍旧是县太爷。

根据白普后来痛定思痛的痛苦总结，他之所以会掉进县太爷的陷阱，一方面是他潜意识中存在着对某军分区那位团长的感恩戴德，另一方面，他忘记了家乡那位检察院朋友的忠告。后来，白普当着我的面，流出了一个不惑男人困惑而痛悔的泪水，并且还吐出了一句四川人骂人的脏话：“我万万没想到，县太爷的屁眼心心会那么黑！我好失悔啊！”

就在白普三兄弟共同入股的高科技公司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时，白普的厄运到来了。

他开始了噩梦般的挖陷阱工程。

——按白普自嘲的解释：挖陷阱工程就是自掘坟墓。然而，按当地老百姓最通俗的说法：白普原本想依靠一棵大树得到权贵们遮风躲雨的好处，结果反而遭到权贵们无情雷电的袭击。

那么，白普是如何认识县太爷的呢？他又是如何开始挖陷阱工程的呢？

说到白普与县太爷的结识过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非常普遍而又极其特殊的通讯本。

一般普通老百姓对通讯本的作用可能不是很了解，但对于许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上的军人们来说并不陌生。通讯本如同同学录一样，记录着同一年级、同一班级的同学们现在的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便于同学们通讯使用，这是通讯本字面上的解释。在水工县，大凡从部队转业到当地的退伍军人，几乎人手一册通讯本，上面记录着某人曾经在某部队服役、有何功绩、任过何职，等等。

水工县对白普来说是陌生的，而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要划一块地盘建立起一座厂房，其难度可想而知，光是为了能盖上那些一个选一个红色的印章，就可以跑断一个人的双腿。那段时间，白普为那些小小的圆圆的印章，开着一辆有着四个大大的圆圆的轮胎的面包车，奔波在一个又一个部门之间。

一天，他在县城的大街上偶然碰到一位过去的熟人。谈话过程中，那位熟人得知白普目前的困难，立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白普，划块地皮这样的小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他动动指头就给你解决了。”接着，那位熟人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通讯本，一边翻阅着一边对白普说：“你到这儿投资办厂，以后可能会遇到许多意料不到的麻烦。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过去是部队里的团长，后来转业到这儿当副县长。你不要小看他是一个副县长，在这儿，他是这个……”那位熟人竖起一个大拇指，“就连县委书记、县长大人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亲自求他捡顺搁平（处理好）。”

白普知道对方那个动作是江湖老大的意思。他从对方手里接过通讯本仔细地看，当看到那位副县长曾在部队中任过团长的字样时，潜意识中对某军分区那位改变了他命运的团长的感恩之情一下子就涌了起来。尽管，此团长非彼团长。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

那位熟人满口答应了。

第九章 清官背后的礼品盒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绝大多数的个体商人在将生意做到了一定规模时，都会寻求一把政治上的保护伞。依傍权贵并不是他们甘愿这样做，而是现实社会决定了他们必须这样做。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普结交县太爷的初衷，除了潜意识中对团长的怀旧情绪外，更主要的是想依傍县太爷尽快地将地盘确定下来。

在那位熟人的安排下，白普前往县政府，第一次见到了县太爷。

县太爷的形象是属于“高大全”那一类的人物，他不仅有着高大的身材，脸上还有着从事仕途买卖的政客们身上的所有职业特征：洒向人间都是爱似的慈祥笑容。

在办公室里，县太爷阻止了秘书的动作，站起身亲自为初次见面的白普泡了一杯浓茶，然后坐回办公桌前，燃起一支烟，两只眼睛明亮地望着白普。在白普的感觉里，此时此刻，县太爷脸上慈祥的笑容如同春天里那些开满山坡的油菜花，两只明亮的眼睛如同灿烂的花丛中两口清明的池塘。这一份春阳般温暖的情景深深地嵌在白普的大脑中，乃至白普后来的挖陷阱工程到了身不由己时，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县太爷那一份黑暗的心态，怎么会在温暖的亲和力下，掩藏得如此的天衣无缝呢？

县太爷静静地听完白普的诉说后，又将白普呈上的关于办厂的有关资料仔细地审查了一下，没说多余的话。

白普小心地说：“这些材料内容如果不充实，我再拿回去改改。”

县太爷仍旧不说话，却轻轻摇摇手。白普明白对方的意思，这份材料行了。县太爷把秘书叫进办公室，当着白普的面，用一种十拿九稳的语气说：“白老板到我们这儿投资，对发展本地的经济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该大力支持你的办厂计划。”随后，他一只手指着那位秘书，“你负责给有关部门通通气，就说是我的意思，白老板的事情，特事特办，一个星期内，把地皮给白老板落实下来。”

白普急忙说了一些感谢话。临出门前，白普趁办公室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将一个装着一万元钱的信封放进县太爷的办公桌里。县太爷在一瞬间的愣怔后，立马取出那个信封还给白普。白普说：“一点小意思，请县太爷务必收下。”

县太爷脸色一正，严肃地说：“白老板，你我都是军人出身，这些歪动作不要做。”

“可是，我总得要表示……”

县太爷打断白普的话：“白老板，以后我遇到什么困难时，再找你帮忙。”他使劲拍了拍白普的肩头，“你我都是从军队到地方的人，说话做事讲究一个耿直，对不对？”

一时间，白普的双眼潮红起来。不知不觉中，他竟然将双脚并到一起，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向县太爷敬了一个军礼，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团长，我服从你的命令。”

县太爷笑起来，举手回了一个礼给白普。

一个星期后，一块面积十亩的土地就差不多划到了高科技公司的名下。为什么说是“差不多”呢？因为地皮虽然是落实了，但关键的三十六个部门印章手续还没有完全齐备。

得到这个消息那天，白普将一只手掌拍到脑门上，仰望苍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晓珊笑着说：“白普，看来，你是遇到贵人了。”

白普拉过晓珊的手，“不是‘你’遇到贵人了，而是‘我们’遇到贵人了。”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起来，“幸好遇到了一个出身团长的县太爷，要不然，事情还不知道拖到何年何月？”

就在这天下午，县太爷打来了电话。他说：“白老板，今天晚上到我家玩玩。”

白普是从江湖上摸爬滚打出来的生意人，察言观色、打鼓听音是每一个生意人步入成功人士最起码的本事。他暗暗想，我与县太爷仅仅是初交，按照一般官与商交往的规矩，如果不是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或者是有暗

中交易的情况下，官不会主动邀请商到自己家中做客。因此，在接到县太爷的热情洋溢的邀请后，白普虽然暂时还不敢相信这是县太爷向他索取报酬的信号，但是，对方在地皮上帮了他那么大的忙，现在第一次登门拜访，总得给县太爷的家属们表示点见面礼吧？放下电话，他立刻转身对晓珊说：“你马上到银行里取二万块钱出来，今天晚上有用。”

当天晚上，白普提着一袋水果，将二万元现金放到水果袋里，来到了县太爷的府上。

观察某位官员是否像民间老百姓传说中的那样“白天像教授，晚上是禽兽”的方法虽然有很多种，但是白普在进入县太爷府上的第一眼就证实了县太爷确非一个清官。

为什么？

这要从紧挨大门旁边那间黑灯瞎火的小屋说起。

许多人向某位官员行贿，尤其是那些刚开始行贿的人，一般情况下，“好处”都不可能明明白白地交到对方手上，大多是隐藏在一盒什么礼品里送去。行贿者亲自登门拜访时，手上的礼品盒要恰到好处地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是双方既要顺其自然又要传情达意。因此，大门旁边的那间黑灯瞎火的小屋，就是行贿者放“好处”的最佳选择。想想看，行贿者的脚步小心地进得屋来，将手中的东西很自然地“顺手”放入旁边的小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受贿者可以故作不见，接受起来也很坦然。等行贿者离开后，受贿者再打亮那间小屋的灯火，仔细清点礼品盒中的“好处”。当然，至于行贿者的真正目的能否达到，就看“好处”的效力了。所以，对于那些经常出现在报刊版面及电视画面中的经验丰富的“清官们”，他们是决不可能收下一位将礼品盒堂堂皇皇地放到客厅的茶几上、并且在言谈中还要再三暗示盒子里有什么“好处”的行贿者送的礼品。可以想象，以这种方式送去的礼品，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两条出路：

第一、不超过三天，礼品盒就摆到了纪检部门的案桌上，紧跟着，报刊、电视的新闻里，就会出现某官员“拒腐蚀、永不沾”的报道文章；

第二、举行一个有多人参加的、规模不能太小的小小捐赠活动，将这些礼品，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行贿人的名义转赠养老院或其他慈善机构。

白普进入县太爷的府上，不露声色地将水果袋顺手放入紧挨大门旁边的那间黑灯瞎火的小屋，随后向县太爷全家人一一点头问好，根本不提一句“你帮了我的大忙，我特意买了一袋水果来感谢你”之类的暗示语言。白普当时的真实想法是这二万元钱是县太爷应该得的，如果没有县太爷的指示，我白普至今都还在为那些红巴巴（公章）东奔西跑，此其一；其二，我在这块地盘上投资办实体，如果有了县太爷这样一位就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必须“礼让三分”的地方老大作靠山，将来遇到或大或小的麻烦时，可能会用得上。白普与县太爷不咸不淡地谈了一些往日各自在部队上的所见所闻，双方的话题都决不涉及划地皮的事情。这更坚定了白普早先进入大门的第一感觉，县太爷在官场上的受贿术是操练熟透了的。常言道：山有山鬼，人有人精，只有在官场上混成了“官精”的人，才能在仕途买卖的过程中将这一手生意技巧发挥得如同行云流水。白普想起先前那位熟人说过的一句话：“不要看他是一个小小的副县长，在这个地方，他是老大，县委书记、县长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亲自求他捡顺搁平（处理好）。”

半小时后，白普便告辞了。

临出门前，白普诚恳地邀请道：“公司开张那天，请你务必赏光。”

县太爷沉吟了一下，态度暧昧地说：“白老板，到时候再说吧。”

回家的路上，晓珊轻轻地挽着白普的胳膊，缓缓地行走在这座县城五光十色的大街上。就在这时，她听到白普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她心里暗暗地吃了一惊，共同生活了这么久，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丈夫发出这种类似于理想幻灭后的叹息声。她紧紧地握了一下丈夫的手，问：“前几天，你告诉我县太爷很像你过去在部队里的那位团长，是不是……”

“狗屁！”白普突然打断晓珊的话，飞快地说：“那位团长和这位县太爷，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们之间，没法比较。”

晓珊很理解丈夫的失望，也很理解丈夫话语中的忿懑。她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重新紧紧地挽住丈夫的胳膊，朝着家中走去。

第十章 黑暗中的喂猪游戏

第二天下午，白普忽然接到县太爷的电话。

县太爷在电话里热情地说：“白老板，今天晚上，在天香大酒楼，我给你介绍几位将来帮得上忙的朋友，不知你的意思……”

没等县太爷话中最后一丝“……”号声拖完，白普立刻接过话头，“我准时赴约。”紧接着，白普聪明地追问了一句：“一共有几个人？”

县太爷同样心领神会地答道：“加上你和我，一共十二人。”

“好，我知道了。”

白普内心明镜般地清楚：县太爷之所以今天在电话里如此的热情，是因为昨晚上送的“好处”发挥了效力。这原本是白普意料中的事情。然而，出乎白普意料之外的是：县太爷还要专门为他安排一次宴席。在商界里闯关口的白普，怎么会不明白这次宴席的真正意图呢？说白了，县太爷话中所谓“我给你介绍几位将来帮得上忙的朋友”的潜台词，无非是给白普表达了以下两方面的信息：

第一、那十亩地皮，他们都是帮了忙的，他们理所应当得到一份好处费；

第二、除去县太爷和白普，另外十人，很可能来自本地各个强力部门，同时，也是县太爷能够在这块地盘上成为老大的坚强基础。

——要不然，县太爷怎么可能与他们利益均沾呢？反过来说，没有利益均沾的共同好处，县太爷又如何能做到呼风唤雨呢？

白普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如此，后来的事态发展还是证明了白普的猜测是太善良、太单纯了。这时候的白普，如果能够铭记住家乡检察院那位朋友的忠告，也许他后来的挖陷阱工程就不会深陷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了。

白普放下电话，缓缓地坐到沙发上，双眼茫然地望着墙上那幅自己亲笔书写的高科技公司的字幅，愣愣地出神。他是多么希望早日将这些写在宣纸上的字迹，拓印到公司大门旁边的招牌上去啊！

一直在旁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表情变化的晓珊，这时候慢慢地坐到白普身边，轻轻地问：“你已经决定去天香大酒楼了么？”

白普的双眼依旧茫然地望着墙上的字幅，他没有回答晓珊的问题。一会儿，他轻声计算开了这次赴约的账目：“昨天，县太爷那里送的是二万元。他手下的兵兵将将，就算减少一半，每人一万元，十个人就是十万元。唉，我的妈呀，现在这个社会，不要说做一个童叟无欺的正直商人，就算是当一个真正的奸商，都造孽（可怜）啊！”

这时候的晓珊，倒是表现出提得起放得下的远见，她说：“白普，干脆我们离开这个地方，重新选择投资环境。”

白普摇摇头，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前期工作。”

晓珊抢着问：“你是不是心痛送给县太爷的那二万元钱？”

白普先是点点头，继而又摇摇头，“也是，也不是。”

晓珊不解地望着丈夫。

白普解释道，“我当然心痛那二万元钱。毕竟，那是二万元而不是二百元。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重新选择投资环境，我们选择哪里？哪里的投资环境是不需要红包开路的？晓珊，你跟着我走南闯北这些年，你看到过有这样的清明地方吗？”

晓珊埋下头，不说一句话。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好不容易才有眉毛有眼睛了，”白普说，“我们只好与他们互相利用了。他们是官员，所谓棺材棺材，千里做官只为财嘛；我们是商人，只好用腰包里的钱，换一点他们手中的权来保护我们的利益。”

“我陪你去。”

白普想了想，坚决地摇摇头，坚决地说：“这些不干不净的人物，你还是眼不见心不烦。我一个人去见他们

就行了。”

当天晚上，白普在天香大酒楼见到了县太爷。

县太爷热情地拉着白普的手，向在座的另外十个人介绍道：“这是我新近结交的朋友、当年竹走县大名鼎鼎的商海巨子白老板，非常的有经济实力。”接着，他将那些张局长、李局长、王局长等人物介绍给白普，最后，县太爷将一位不到三十岁的漂亮少妇介绍给白普时，特意强调道：“她叫全国英，是我们县基金会的主任，也是我的干女儿。”他说，“白老板，你在这里做生意，将来与我干女儿打交道的机会肯定很多的哟。”

白普保持着与那些张局长、李局长、王局长……握手时的姿态，挺直着腰，一边将一只手礼节性地伸到全国英面前，一边客气地说：“全主任，很高兴认识你。”

出乎白普的意料之外，那位一秒钟前还双眼发亮地盯着白普的漂亮少妇全国英，仅仅是一秒钟后，似乎全然没有看见白普伸出的手，也没听到白普客气的声音，她身子笔直地站直着，目光先是转到桌上的菜肴上，继而伸出两根手指，挟起一个酱鸡脚，细细地啃起来。

很明显，这是全国英给白普的一个下马威。

白普愣住了。他想，这位县太爷的干女儿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我无意中冒犯了她神圣的威严吗？紧跟着，白普将眼角朝四周瞟了一下，发现那些张局长、李局长、王局长……们，全都装出没看见也不在意的样子。事实上，白普虽然愣住了，但是在众目睽睽这个问题上，他却是明察秋毫的。他知道众人的眼睛尽管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然而人们的心眼却是高高地竖起了耳根，静观这出握手戏如何地演下去。一时间，白普那只伸出去的手，不知应该收回来呢还是继续伸出去？

这一切，都没逃过县太爷的眼睛。想了想，县太爷一只手拉住白普的手，另一只手拉起全国英的手，说：“一回生二回熟。一位是我的干女儿，一位是我的新朋友，往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是就是。”白普接过县太爷的话，赶紧表明自己的态度，“全主任，往后，各方面都要请你多多照顾。”

直到这时，全国英似乎才意识到白普的存在。她移过双眼，一只眼角斜斜地瞟着白普，另一只眼角斜斜地瞟着县太爷，故作不知地问着县太爷：“他是……”

全国英故意将尾音意味深长地拖出来。不过，全国英拖出“……”长长的尾音时，双手并没闲着，她一只手指着白普，另一只手依旧挟着酱鸡脚，两排牙齿故意在鸡骨头上刮出细细的响声。

全国英这个没有闲着的动作提醒了白普，他突然醒悟到自己犯了一个在他人看来不屑一提、而在全国英看来却是天大问题的最低级的错误，刚才白普不应该用挺直腰的姿势，企图与全国英平等地握手。

——只有领导召见下属时才会挺直腰握手，哪儿见到过下属在求见领导时是昂首挺胸的呢？倘若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以预见，那位不懂事的下属，其仕途不仅艰难坎坷，最终，等待着下属的命运必定是淘汰出局。

白普怎么可能与全国英平等起来呢？

“懂事”后的白普，在县太爷和众多张局长、李局长、王局长……们的注视下，毫不犹豫地弯下腰，远远地伸出双手，不仅热情而且有力地捧住全国英的一只手，大声说：“小弟白普，有幸认识全姐姐。”

话音刚落，白普脸上情不自禁地掠过一团红云，心里恨恨地骂了一句：什么狗屁姐姐？要不是考虑到往后的生意路子，我只能骂你一声臭婊子。他妈的，呸！

全国英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白普，一边将手慢慢地抽出去，然而，她的脸上，却渐渐绽开夜来香似的幽暗笑容。全国英的幽暗笑容是有充足理由的。她得意地想，无论你白普过去在竹走县地区是多么有名多么有实力，今天，你既然到水工县这块地盘上寻找财路，那么，你就应该在我全国英跟前弯下你商海巨子的腰，低下你生意人的头颅。须知，在钱与权之间，金钱永远没有力量也没机会与权力进行公平而公开的较量。接下来，全国英慢慢地吐出酱鸡骨，顺手取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白老板，你叫我姐姐？哈哈……”她眼底里泛出明亮的秋波，笑着说：“白老板，你年纪比我还大，我叫你小弟，不怕折了我的阳寿吗？”

“这……”

白普再一次愣住了。

没料到，全国英忽然伸出手，主动握住白普的手，用一种落落大度的姿态说：“白老板，刚才县太爷已经说了，我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了，还在乎姐姐、小弟的称呼干什么？”

白普的脑袋飞快地旋转起来，他审慎地问：“我还是叫你全主任吧，可以吗？”

全国英脸上仍旧开满夜来香似的幽暗笑容，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是一点一点地抽回自己的手。

一瞬间，白普终于明白过来：全国英已经让他这位商海巨子折腰了，已经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打垮了他，至于称谓，或全主任或全姐姐，确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了。

“请原谅。”白普再一次弯下腰，再一次异常客气地说，“既然人家都按规矩叫你全主任，我还是不要打破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为好。”跟着，白普做了一个请入席的动作，“全主任，请吧。”

白普这番看似平凡的语言，也许在其他人听起来，纯粹是客气话，然而，只有全国英心里最清楚，白普这番话是说给她听的，也就是说，在水工县这块地盘上，白普愿意遵守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其他生意人曾经有过的做法，把全国英供奉起来。

听到白普话中有话的表白，全国英脸上原本如同夜来香似的幽暗笑容，顷刻间变为三月的桃花灼灼一般灿烂起来，她的脸上，除了密密绽开的粉艳桃红，仿佛还吐露出桃树叶隐隐的绿舌。也许，笑容，是女人美丽姿色最好的表现方式。因了全国英烂若桃花的笑容，原本深暗的屋子，似乎立刻光明起来。

白普再次做了一个请入席的动作。

全国英坐到席位上，想了想，她埋头对旁边的一位中年男人细细地说了一句悄悄话。那位中年男人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地点头，跟着，他站起身，将屁股移到了另一个位置上去。全国英朝白普招招手，“白老板，来，你过来。”她指着身边那位中年男人空出的位置，“你坐到这儿来。”

如果没有刚才握手的动作，如果没有刚才折腰的心理过程，全国英此时此刻的表情，与老朋友意外重逢带来的亲热与惊喜没有什么区别。

白普脸上努力挤出浓浓的笑影，首先朝那位让座的中年男人点点头，以示感谢，继而躬着腰，轻轻地坐到全国英身边。直到这时，白普才惊骇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背心浸出一层细细的冷汗。他想，自己背上的冷汗，不完全是出自身体本能的害怕，还有一层对全国英“这个女人的心机深不可测”似的恐惧与害怕的感觉。天啊！白普暗暗心惊起来，我在战场上与敌人面对面地拚刺刀、浴血奋战时都没有这种恐惧的感觉，怎么到了和平环境里，面对身边一张又一张盈满笑意的脸庞，为什么反倒害怕起来？

吃过晚饭后，包房里迅速换上两桌麻将牌。那些张局长、李局长、王局长……们立刻围成两桌，开始了他们的长城工事（打麻将）。

白普喂猪的时候到了。

他知道，有一类人本身并不亲自参加赌博，他们只需将手里的股金押到一位他们认为手气较好的赢家本金里去。赢了，按投入的股份多少分钱；输了，则按股份大小承担大小不等的损失。这种方法，与买卖股票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赌博人的行话里，称这类投资活动叫做喂猪。

第一桌的一位张姓局长对白普说：“白老板，坐下来，摸两把。”

第二桌的一位李姓局长也对白普说：“白老板，来来来，跟我们坐一桌吧。”

白普早已准备了十个信封，每个信封里装着一万元钱。他先走到第一桌，然后走到第二桌，装出一副看不准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的样子，说：“这样吧，我来给你们每一个人喂猪。不管输与赢，我们都同舟共济。”他给每个人面前放上一个信封，一边放一边解释道，“我这种鸡蛋不放到一个篮子里的投资方法是最保险的，无论你们哪个赢了，都有我的一份红钱。”

一张麻将桌上只能坐四个人，发到最后，白普手里还剩最后两个信封。这时候，白普发现县太爷与那位基金会主任全国英不知溜到哪儿去了？

“好处”得到手后，早先请白普摸两把的那位张姓局长笑嘻嘻地对白普说：“白老板，你不用担心我们，你自己该怎样玩就怎样玩去吧。等我赢了钱，通知你来分红就是了。”

另一位李姓局长朝包间中伺立一旁的一位小姐招招手，说：“给白老板安排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

白普知道这伙人是要商量什么重要事情了。这些重要事情，怎么会让他这位喂猪手知道呢？

等白普退出包房后，伺立在大门边的一位小姐微微地弯下腰，一只手指着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轻轻地说：“白老板，请走这边。”

按理说，白普喂猪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应该是离开天香大酒楼的时候了。问题是，他手里还有两个红包没有发出去，他必须要见到县太爷与那位基金会主任全国英，将喂猪的任务彻底完成。略略犹豫了一下，他还是跟在那位小姐后面，走进了那间陌生的包房。在即将打开包房门的时候，他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塞到那位小姐手里，顺口说：“小姐，谢谢你。”

那位小姐脸上立刻笑开了花，她轻轻说：“先生，如果我对你的服务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先生多多包涵。”这间包房很隐秘。

打开包房门，白普吃惊地看见，那位年轻漂亮的基金会主任全国英，正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张华贵的沙发里，脸上显示出只有过来人才能明白的那种从身体到心灵都经历过风雷激荡似的云烟氤氲般的潮红。此刻，她睁着一双带雾含烟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走进包房的白普。一瞬间，白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心里立刻升起后悔走进这间屋的感觉。然而，还没等那丝后悔的感觉从心里消失，白普便机敏地说：“哎呀，全主任，我正在到处找你喂猪。他们都说你的手气红的不得了，只要你上麻将桌子，不是自摸（赢钱）就是糊了（赢钱）。”白普立刻掏出那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放到全国英面前的茶几上，“全主任，我给你喂猪，这是我的股本。”

全国英并没有立刻收起那只信封，她先是用手指了指茶几对面的沙发，示意白普坐下，继而用一种白普在生意场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官方表情和官方动作，掂起那只信封，将信封倒转，信封里的一百元大钞顷刻间撒满整个茶几。

白普目瞪口呆地望着全国英。

全国英轻轻地对白普说：“白老板，像喂猪这种小动作，只是小地方那些小生意人的缩手缩脚。”顿了顿，“只有自由市场上的菜贩子，才将每一分钱都放到身上。白老板，你哪里见过真正做大生意的人是放多少现金在身上的？”

白普依旧目瞪口呆地望着全国英，望着眼前这位刚刚从巫山云雨中沐浴出来的年轻漂亮的女人。

全国英依旧轻轻地对白普说：“大生意人的财富是体现在阿拉伯数字上，不是体现在四个老人家身上。”她说，“白老板，我们团结起来，将那些“1、2、3、4、5、6、7、8、9、0”十个枯燥无味的阿拉伯数字，像洗麻将牌一样洗出味道来，如何？”

白普知道全国英话中所谓的四个老人家，是指面值一百元人民币上的四个伟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但是，一时半刻，他还没明白过来全国英话中的阿拉伯数字与洗牌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这时，包房旁边的另一扇小门打开了，县太爷满脸潮红地走出小屋。

就在县太爷顺手掩上房门的时候，白普瞥见那间小屋里有一张宽大的床，床上凌乱的用品仿佛还散发出两个人的战争刚刚结束的硝烟；紧接着，白普骇然看见县太爷裤裆前面的大门忘记了上锁，洞开的裆门上还悬挂着一丝醒目的馋涎物。

县太爷忘记了把“战场”彻底地打扫干净。

县太爷走到他们面前，双手背到身后，微微弯着腰，先是扫视了一遍散落在茶几上的一百元大钞，然后直起身，对白普说：“白老板，我们来商量一件大事情，做一桩大生意。”

那位年轻漂亮的基金会主任全国英显然也看到了县太爷洞开的裆门和那丝馋涎物，她的脸上立刻轰地燃起两团熊熊的火焰。她先是飞快地瞥了一眼对面的白普，接着飞快地站起身，飞快地理了一下头发，然后装着突然想起到外面办什么事情似的样子，在与县太爷擦身而过时，她瞪着双眼，飞快地轻声提醒道：“把你的鸡圈门关好。”

听到全国英的提醒，县太爷不露声色地站在原地，只把两帘眼皮不声不响地往下滑了一下，他终于俯视到了自己洞开的裆门和那丝馋涎物。

在白普的想象里，县太爷在发现自己“清扫战场”的疏漏后，想必也是脸红心跳、赶快转身进卫生间处理馋涎物的。然而，县太爷接下来的表现，却让白普瞠目结舌。

县太爷朝着包房门喊了一声：“小姐。”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任何动静。他又提高音量喊道：“小姐，你他妈的死哪儿去了？”

这一下总算有动静了。先前那位带领白普进入这间包房的小姐，立刻惶恐不安地来到县太爷跟前，轻轻问：“老板，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吗？”

县太爷先是严厉地盯着那位埋着头的小姐，继而问：“你刚才跑到哪儿去了？你的服务号码是多少？告诉我。”

县太爷的话音刚落，那位小姐立刻双膝着地跪倒在县太爷的脚下，浑身颤抖着，两只眼眶里的泪水，立刻就流了出来。她说：“县太爷，早先是你命令我离包房远一点，不要让外人闯进来的呀。”

听到那位小姐冲口而出县太爷三个字，联想到她一分钟前的老板称呼，白普内心悚然一惊：难道这位小姐知道县太爷的官方身份？难道这座天香大酒楼真正的老板就是县太爷？

那位小姐的话让县太爷猛然回忆起他先前确曾有过这样的吩咐，因此，他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但口气依旧的严厉。他用一根手指点着洞开的档门，说：“找块帕子来，给我擦干净。”

那位小姐似乎不是这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她从腰间掏出一块小白帕子，跪在地上将县太爷档口上的那丝馋涎物仔细地擦干净，然后轻轻地拉上拉练。做完了这一切，她依旧跪在地上，埋下头，轻声问：“我可以走了吗？”

县太爷俯视着脚下那位小姐，沉默着。

白普就坐在县太爷对面的沙发里，中间隔着那张铺满一百元大钞的茶几。在白普的感觉里，县太爷站立着的双腿就像一个大写的“人”字，而那位屈着身子跪倒在他面前的小姐就像刚才县太爷档口上的那丝馋涎物。忽然间，白普产生了一个残酷的联想，如果县太爷把背在身后的双手叉在腰间的话，那么，他的身形就会变成一个“大”字。“大人”的“大”字。此情此景，没办法不让白普想到那些所谓的“大人”们，一定是一些双手叉在腰间像“大”字、站起身来像“人”字、躺在床上像“太”字的人物。眼看着民间老百姓传说中的流言如此惟妙惟肖地再现在眼前，白普背上的冷汗立刻如流泉般浸了出来。想了想，他站起身，拉起那位小姐，故意装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一边推着她向门口走去，一边故意不耐烦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烦人，我跟县太爷有事情商量。你滚出去。”

就在那位小姐即将走出大门时，县太爷忽然开口了：“慢。”

白普与那位小姐回转头，吃惊地望着县太爷。

县太爷眼睛盯着那位小姐，一只手指着茶几上的钱，说：“你受委屈了。这些钱你拿去吧，就算是我给你发的委屈奖。”接着，他冷冷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么多的钱，你难道不动心吗？你难道不想要吗？”

县太爷的话音刚落，那位小姐似乎受到了某种惊吓，她立刻返身扑到县太爷面前，重新跪倒在他脚下，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她低沉着声音，哀哀地说：“早先是我服务不好，我以后一定端正服务态度，我……”

没等她说完话，县太爷转身对白普说：“我去看看那帮兄弟伙在麻将桌上的战况如何，一会儿就回来。”一边说一边向门口走去。

一瞬间，白普愣住了。

麇即，县太爷又将脑袋从门外探进来，对那位小姐说：“白老板是我请的客人，你得罪的是白老板，你求白老板原谅你吧。”

白普大脑里轰一声炸开了花：她得罪了白老板？眼前这位哭成泪人的小姐什么时候得罪过我白普？他想，县太爷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不过，此时此刻的白普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位跪倒在地上的小姐返身跪倒在白普跟前，一边哭泣一边哀求道：“白老板，你大人有大量，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

白普一方面有些骇怕，另一方面又疑惑地说：“你本来就没有得罪我，根本就不存在救你一说。”

“白老板，县太爷说我得罪了你，那么，我就肯定得罪了你。”

白普将那位小姐拉起来，说：“等会儿县太爷回来，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原谅你了。”

“白老板，你如果真的原谅我，你就必须要我。”那位小姐再次跪倒在白普面前，“你如果不要我，县太爷那一关我是通不过的。”

白普知道那位小姐话中“要”的意思。他吃惊地望着那位小姐，背上的冷汗又一次如山涧流泉般地浸满他的全身。他说：“你说什么？我必须要你？我为什么要你？”

那位小姐低声哀求道：“白老板，你如果不要我，我就活不出来。”

白普是从江湖上摸爬滚打出来的生意人，从善如流原本就是江湖人赖以生存的方式之一。虽然，他并不清楚县太爷的真正用意，但现实却是，如果他不“要”了眼前这位跪倒在他面前哭成泪人的小姐，那么，这位小姐就绝对过不了县太爷的关口。于是，在早先县太爷与那位基金会全主任全国英“战斗”过的地方——包房旁边一间

小小的卧室里，白普燃起一支香烟，仰视着天花板。

那位小姐站在床边，正一件一件地脱着衣服。

等那位小姐脱的只剩下胸罩和内裤时，白普说：“行了，不用脱了。我已经要过你了。”

一时间，那位小姐愣愣地望着白普。

白普看着对方一脸惶惑的样子，他先是掐灭了香烟，站起身，抱起那位只穿着胸罩、内裤的小姐，将她轻轻地放到床上，顺手将一床被子盖到她身上。那位小姐虽然顺从地让白普做着这些事，但是她依旧一脸惶惑地看着白普。白普把脸凑到那位小姐嘴唇前，轻轻说：“小姐，吻我一下，用点劲，一定要让你嘴上的口红印到我的脸上，过一会儿出去，你就说我已经要过你了，好吗？”

那位小姐先是仰视着白普，眼底深处的泪水一点一点地浸出来，慢慢地蓄满她的两个眼眶。接着，她从被子里伸出两条白嫩嫩的手臂，轻轻地搂住白普的脖子。白普以为对方要吻他了。谁知，小姐不仅没吻他，反而细细地问：“白老板，你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吧？要不然，你怎么会不知道天香大酒楼内部的规矩呢？”

原来，天香大酒楼真正的幕后老板就是县太爷。这个所谓的内部规矩便是如果某位小姐得罪了客人，那么，得罪客人的小姐就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去给怒容满面的客人“抵罪”。换一种角度想，倘若某位怒气冲冲的客人得罪了他的那位小姐身上发泄完“怒气”以后，他还会拂袖而去、从此不再照顾天香大酒楼的生意了么？

白普坦诚地答道：“是的，我是第一次到天香大酒楼，我不知道你们内部有这样一条闻所未闻的规矩。”接着，白普问：“小姐，你为什么离不开这儿，重新找一份正正经经的工作呢？”

那位小姐静静地躺在床上，浸满泪水的眼睛定定地仰视着白普。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口气，说：“白老板，你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个故事，那则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天下遭了大灾，老百姓流离失所，饥不裹腹。一位大臣写了一本奏折上呈皇帝，说老百姓已经没有饭吃了。结果，整天花天酒地的皇帝在奏折上批示说老百姓没有饭吃，他们可以吃肉呀。”讲到这里，那位小姐竟然噗嗤一声笑了起来，两只眼眶里的泪水溢出眼岸，顺着眼角的笑纹滑下来，顷刻间满满地挤满笑纹的脸颊。

“小姐，你……”

“白老板，”那位小姐打断白普的话，问：“白老板，你不要我，是因为我长得丑吗？”

白普摇摇头。

“那么，”那位小姐停顿了一下，试探着问，“你有什么毛病？”

白普还是摇摇头。

那位小姐奇怪起来，一位生理正常的做大生意的男人，面对一位几乎脱光了衣服主动献身的漂亮小姐，竟然无动于衷。这是她过去的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

“小姐，”白普一眼就看穿了对方心里的困惑，主动解释起来，“你长得很漂亮，有讨男人喜欢的本钱；我呢，各方面也很正常，生理上也没有什么毛病。然而，我还是不能要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见那位小姐摇摇头，白普给那位小姐讲述了他与柳青衣、晓珊之间的情感故事，以及他在结婚典礼上，当着众多宾客们的面跪着向柳青衣发的誓：“青衣，你就把晓珊放心地交给我吧。将来，她也许会跟着我吃苦受累，但她决不会在吃喝嫖赌方面生我的气。”

听完白普与晓珊、柳青衣之间的情感故事后，那位小姐立刻掀开被子，跳下床来，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还没等白普从愣怔中回过神，那位小姐已经衣着整齐地站在他的面前。

“小姐，你这是……”

那位小姐没等白普说完话，便紧紧地搂住他，在他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一个若隐若现的淡淡的唇印，就留在了白普的脸上。

“小姐，你这是……”

“白老板，”那位小姐忽然间跪倒在白普面前，“请代我向晓珊、柳青衣问好。我明天就离开天香大酒楼。”说完这句话，那位小姐站起身，转身朝门口走去。

白普急忙伸出一只手，似乎想拉住那位小姐。

那位小姐的手刚接触到门锁时，她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回转身，重新站到白普面前，脸上立刻涌起羞怯的红潮。她两只眼睛清明如水晶般地望着白普，双手却伸到白普裤裆前面，缓缓地拉开了拉练。

白普的脸庞立刻滚烫起来。她轻轻地说：“白老板，请原谅，我把你的鸡圈门打开了。”她的脸庞同样滚烫起来，“这是做给他们看的。”

“小姐，你这是……”

“白老板，”那位小姐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重复先前的话：“无论如何，请一定代我向晓珊、柳青衣问好。我明天一早就离开天香大酒楼，一定离开。”

一瞬间，白普似乎明白了什么。

“小姐，请等一下。”

他飞快地拉住那位小姐的手，然后将双手轻轻地放到那位小姐的肩上，双眼注视着对方。

那位小姐立刻惊惶起来，“白老板，你……”

白普轻轻地说：“小姐，我已经要过你了——你给我打开的鸡圈门就是明证；我脸上的口红是你印上去的，这也是明证。你准备明天一早离开天香大酒楼，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支持你。外面茶几上有一万块钱，那些钱，我先前是准备办事用的，现在送给你，你拿去做一点小生意。记住，小妹妹，到外地去，做一点小本生意，找一个老老实实的男人，过一份平平淡淡的日子，千万不要做什么出人头地的黄粱美梦。”想了想，他补充道，“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小妹妹，千万不要把生意做到这个地盘上，否则，我担心你活不出来。”

“白老板，”那位小姐的脸上顿时滴滴泪水，“我不会忘记你的情。”

一直将那位小姐送出包房大门、一直到他坐回先前的沙发里，白普都没弄明白那一万块钱是送给基金会主任全国英的，现在，他已经把那笔钱送给了那位陌生的小姐。他甚至没有问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他想，回家后，我怎么向晓珊交代？晓珊是否会相信我今天晚上清清白白的艳遇？

过了许久，县太爷与全国英有说有笑、一前一后地走进包房。

就在白普与他们握完手后，全国英眼皮往茶几上搭了一下，笑眯眯地问：“咦，白老板，你喂猪的东西呢？”

白普知道对方是指那一万块钱。他故作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皮，说：“喂猪的东西到哪儿去了？这件事，你要问县太爷哟，是县太爷给我安排了一桩好事情，我大方了一手，就……嘿嘿嘿……”他话锋一转，“全主任，我明天重新给你喂猪，好不好？”

县太爷将双手背到身后，笑眯眯地望着白普裆口前洞开的鸡圈门，戏谑地说：“白老板，现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风寒露重，鸡圈门不关好，小心鸡头感冒了哟。”

白普故意低头一看，用手拍了一下脑门，眯紧双眼，用一种既恨又悔的语气说了一声：“我的妈呀，真是该死！”紧接着转过身去，飞快地拉上了裆口前的拉链。等他回转身时，看到县太爷和全国英正满面笑容地望着他。白普连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全国英顺口给白普搭了一个台阶：“白老板，食、色、性，人之常情嘛，我们是能够理解你的。”接着，全国英又提醒道：“白老板，你应该到卫生间去洗洗脸，把脸上的口红洗干净，要不然，回到家里不好给老婆交代哟。”

如果说从全国英嘴里吐出来的食、色、性是白普能够接受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从县太爷嘴里冲口而出的流氓语言却让白普的内心有一种翻江倒海般的感觉。

县太爷一边拍着白普的肩膀一边笑嘻嘻地说：“白老板，吃肉十顿，不如进肉一寸，刚才那一盘嫩菜，你是幸福地享受了哟。”

“县太爷，你真会开玩笑。”

白普一边说，一边脸上扯起笑纹，慢慢走进卫生间。待关上门后，他对着便孔干呕了几下。接着，他拧开水龙头，将脸孔埋在面盆里，脸上的口红与原本就做作的笑纹，一刹那间全部融化在哗哗的水声中。不知为什么，这时候，他竟然想起临出门前给晓珊说过的那句无可奈何的话：“唉，我的妈呀，现在这个社会，不要说做一个童叟无欺的正直商人，就算是当一个真正的好商，都造孽（可怜）啊！”

白普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思前想后，他还是将晚上的艳遇告诉了妻子。

晓珊静静地听完白普的诉说后，没有表现出任何倾向性的态度。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先去洗澡。”

等白普洗完澡回到卧室里时，晓珊当着白普的面，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一万元钱，仔细地放进白普的衣

袋。

白普疑惑地问：“晓珊，你这是……”

晓珊依旧淡淡地解释道：“其他人的猪儿都已经喂了，全国英那条猪还能够不喂起来么？这一万块钱，你明天给她送去。”跟着，她讳莫如深地笑了笑，说：“照你的说法，县太爷收全国英为干女儿，怕有些内容是说不清楚的。”

“他妈的什么干女儿？”一瞬间，白普想起那个县太爷洞开的裆口，愤慨地说：“他俩本来就是鸡圈门里的一对鸡头。”

白普话音刚落，晓珊立刻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她在白普的脸上拧了一把，嗔怪着说：“只有社会上那些组织卖淫嫖娼的策划人才叫做鸡头，你怎么可能将县太爷和全主任……”

“狗屁县太爷！狗屁全主任！”白普依旧愤慨地说，“他们不仅是社会上十足的鸡头，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是官场上手握实权的鸡头。”

晓珊问：“那……我们还跟这些既是抢匪、又是剿匪的官匪们打什么交道呢？”

如同一记闷棒打来，白普埋下头，无声地坐到床沿上去。

许久，他才唉声叹气地说：“互相利用，互相利用。我们已经投入了这么多，唉……”

睡到床上，晓珊紧紧地贴着白普。也许是感觉到白普的情绪不太好，她忽然间开着玩笑说：“那个小姐……她吻的是……你什么地方呢？”

“晓珊，你真是……”

没等白普的话说完，晓珊就将嘴唇紧紧地焊接到白普的嘴唇上去了。

第十一章 假冒宝塔山的护身符

第二天清晨，骤然响起的电话声将白普从睡梦中惊醒。

基金会主任全国英亲自打电话来了。全国英在电话中说：“白老板，今天上午请你到天香大酒楼来一趟，我与县太爷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你商量。”

白普机敏地问：“一共几个人？”

全国英在电话里嘻嘻地笑起来，开着玩笑说：“白老板，你为什么要问‘一共几个人’呢？难道你以为我是找你喂猪的吗？”接着，对方换了一副正经口吻，“白老板，是为了那块地皮的事情，我和干爹都在抓紧时间给你办，争取在最近几天办下来。”

一听说是解决地皮的事情，白普立刻说：“我马上到天香大酒楼。”

就在白普即将放下电话的一瞬间，全国英却忽然问：“我曾经听干爹提起过，你跟夫人晓珊的恋爱过程很有传奇性。晓珊现在在你身边吗？我能不能和她说几句话？”

白普将电话递给身边的晓珊。

一阵寒暄过后，晓珊放下电话，对白普说：“你昨天的猪料没有喂入全国英嘴里，她今天终于开口了。”

白普问：“她在电话里说什么？”

晓珊说：“全国英邀请我们夫妇今天上午到天香大酒楼打几圈麻将。看来，你应该多带点钱在身上。”

“打麻将？”白普问，“她说还有哪些人？”

“说了。”晓珊答道，“她与县太爷，我们两夫妇，一共四人。”紧接着，晓珊补充道，“全国英特意提到一点：县太爷今天上午在开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内部会议，中午才能赶到天香大酒楼。希望我们夫妇提前到她那里。”晓珊微笑着望着白普，问：“你猜一猜，她现在在哪个地方？”

白普想了一下，终于明白了。他故意说：“就是我昨天晚上玩那个小姐的地方。”

话音刚落，晓珊立刻张开两排白牙，往白普的肩膀上咬去。

过了一会儿，白普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不解地望着晓珊，问：“全国英希望我们提前去？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晓珊笑着说：“什么意思？哼！全国英是一个女人，她的心思大概只有我们女人才懂。”晓珊望着白普，问：

“你送给县太爷的是多少钱？送给县太爷手下的兵兵将将们又是多少钱？全国英是县太爷的干女儿，你送的，又是多少钱？”

白普猛然间醒悟过来，恍然大悟般地对晓珊说：“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全国英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当场收下那一万块钱的主要原因了。”他叹口气，“他妈的，全国英与县太爷是那种肉中有肉的亲密关系，我送给县太爷的二万元钱，她肯定知道的一清二楚。”他摇摇头，“难怪，全国英当时拿着那个一万块钱的信封，心里不平衡起来，还找借口谈什么阿拉伯数字和四个老人家的头像。哼！她硬是把自己当作县太爷鸡圈门上那丝馋涎物了？！”

晓珊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次打麻将，我们又要喂猪了。”

忽然间，晓珊终于理解了白普昨天晚上的感慨：“唉，我的妈呀，现在这个社会，不要说做一个童叟无欺的正直商人，就算是当一个真正的好商，都造孽（可怜）啊！”

气愤归气愤，猪还是要喂的。晓珊从保险柜里，取出四万元钱，加上昨天晚上放到白普衣服中的一万元钱，用四个信封装好。其中给全国英的那个信封内装的是二万元。她将信封一个一个地排到床上，低着头默默地看着。许久，她用一根手指点着第一个信封，“县太爷，这是喂你这条公猪的。”一根手指又点着第二个信封，“全主任，这是喂你这条母猪的。”一根手指点着第三个信封，“白普，这是喂你这条蠢猪的。”一根手指点着第四个信封，“晓珊，这是喂你这条家猪的……”话未说完，一颗接一颗的泪珠，便滴滴答答地掉到信封上。

“晓珊，你……”

白普惊惶不安地抱住晓珊。他不明白这女人的心思怎么就像秋天的云一样，说变就变了呢？

“白普，”晓珊将脸孔整个地埋进丈夫的怀里，泪水很快就浸到了白普的胸前，她说不清是伤心或是心痛地说，“想当年，我们一家人冒着生死危险，深更半夜地从家乡小县城逃难出去，在生意场上起起落落，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些积蓄。现在，喂一次猪就是几万元钱。我看着这些信封都心痛，不知道那群公猪和母猪用起这些钱来，良心上是不是会过不去？”

白普完全能够体谅妻子的心情——自己往日合法挣来的财富现在却要非法地拿去喂猪，不要说一家之妇的女人，就算任何视金钱如粪土的男子汉大丈夫都会产生针扎般的心痛。等晓珊的情绪平静下来后，白普试探着问：“那……我们回去吧，不干了，好么？”

晓珊揩干泪水，弯腰将那些信封一个一个地收拾好，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眼看就要办成了。唉，上天保佑，但愿这些公猪不要太贪得无厌。”

等他们到达天香大酒楼，走进那间包房时，全国英已经等候多时了。

今天的全国英与白普昨天晚上看到的全国英大不一样。她穿着一身整齐的制服——那种各个地方各个金融系统各自制定的工作制服。面对一身制服的全国英，白普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昨天晚上那位悄悄地提醒县太爷把鸡圈门关好的全国英，就是眼前这位整整洁洁的基金会主任？

两位过去早已“耳闻”今天才第一次“目睹”的女人见面，自然有一番真真假假的热情交谈。

趁着她们交流的时候，白普悄悄地溜进卧室，将那个装着二万元钱的信封轻轻地放到梳妆台上。这时候，他无意中发现壁柜里的衣钩上，挂着一些男式和女式服装。电光火石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这套所谓的包房，原来就是县太爷与全国英秘密幽会的鸡圈屋。他想，难怪他们要将我两夫妇约到这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商量什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多久，县太爷终于到来了。

县太爷穿着一身西服，左胸上别着一枚徽章。

就在白普与县太爷热情地握着手、互相问候的时候，另外两个女人却分别做着不同的动作。

全国英一转身闪进卧室，片刻间又闪了出来，脸上的笑容灿烂如春花绽放。显然，她已经看到了梳妆台上的那二万元钱。接下来，她便迅速地铺开麻将桌。

晓珊先是站在远处，远远地打量着县太爷左胸上别着的那枚徽章。一方面，她对那枚徽章产生了好奇；另一方面，屋子里不太明亮的光线给那枚徽章蒙上了一层阴影。最后，她竟然伸着头，眯起双眼，一边往前走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县太爷，你那胸章上是刻的什么东西？是‘人民公仆’四个字吗？不对，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吗？不对。那是……”

县太爷得意地拍了一下左胸上那枚徽章，说：“这是延安的宝塔山图案。”

晓珊凑到县太爷的胸前，仔细地看了看那枚徽章，忽然说：“县太爷，这不是延安宝塔山图案，绝对不是。”一刹那，县太爷愣住了。

全国英也愣住了。

就连白普，同样愣住了。

一会儿，县太爷疑惑地说：“不是延安宝塔山图案？”

晓珊点点头，“它只是与延安宝塔山图案相似而已。”

县太爷吃惊地打量着晓珊，吃惊地问：“咦，女人的眼睛硬是比男人的眼睛要尖。晓珊，那你说，这不是延安宝塔山的图案，那又是什么？”

“护身符。”晓珊毫不犹豫地一口答了出来，“这是古代封建社会里那些江湖术士用来给人们祈福的护身符。”这一次，县太爷不是愣住，而是惊得面如土色。

全国英也惊得目瞪口呆。

白普回过神，急忙拉了晓珊一下，说：“晓珊，不可乱说。县太爷戴的胸章明明是延安的宝塔山图案，哪里钻出来的什么封建社会的护身符？不可乱说。”

没料到，反应过来的县太爷却摆摆手，对白普说：“白老板，不要责怪你的妻子——晓珊说得没错，这确实是护身符。”他用手指着麻将桌边的全国英，解释道：“这个护身符，还是全主任专门跑到南方，花三万块钱从一位气功大师那里请回来的。”

原来，县太爷与全国英“一见钟情”后，为了保佑心上人官运亨通、永无灾难，全国英特意不远万里跑到南方，找到一位名气很大的气功大师，奉上三万块钱，虔诚地请回这枚护身符。据那位气功大师说：考虑到全国英的心上人是官场上的公仆，整天戴着一个护身符坐在台上作报告，终究与公仆的身份不相符。于是，那位气功大师殚精竭虑，好不容易才想到用红色政权的标志——延安宝塔山作掩护，气功大师在宝塔里已经发了功。这样一来，县太爷即便护身符白天黑夜地戴到胸前，除了博得民众“为人民服务”的称赞，谁知道宝塔山里面全是护身的精华呢？

“晓珊，”这时候，全国英也回过神来，她急忙拉起晓珊的一只手，急切地问：“你怎么一眼就认出这是一枚假的延安宝塔山图案呢？据那位气功大师说：普天之下，他只做了这一枚。要不然，我怎么舍得拿三万块钱给他呢？”

“对呀，”县太爷也不解地看着晓珊，“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是护身符呢？”

“晓珊，”白普急忙说，“你要把原因给县太爷和全主任说清楚。”

晓珊先是笑了笑，接着平心静气地解释道：“你们都知道，我是学川剧出身的。川剧是一门古老的剧种，在学这门古戏的过程中，就会涉及许许多多表现江湖术士的内容，那些江湖术士们用来取钱的花招，大多离不开一样道具：护身符。”说到这里，晓珊打量了一遍县太爷和全国英，“县太爷，全主任，你们上了那位气功大师的当了。什么普天之下只有这一枚，哼！哼哼！！如果县太爷需要，我可以给你做三万枚。”

就在晓珊解释的过程中，县太爷脸上的表情可以用五颜六色来形容，等晓珊刚刚解释完，县太爷便果断地一爪扯下那枚徽章，远远地扔到屋角去。

全国英“啊”地失声叫起来。

县太爷骂道：“呸！什么护身符，还敢假冒宝塔山，差点让老子在全县人民面前出洋相。”

全国英飞快地跑过去，飞快地拾起那枚护身符，先放到眼前仔细地看了看，又送到嘴前呵了呵气，再贴到衣服上使劲擦了擦，最后，她心痛地说：“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花三万块钱买回这么一个假的护身符！怎么会呢？”

县太爷有些生气地说：“怎么不会是假的？人家晓珊一眼就看出来了。晓珊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一眼看出来是虚假的东西，你还幻想这枚护身符是真的？！”

全国英将那枚护身符紧紧地捧入掌心中，脸上现出一副痛悔万分的表情。

晓珊赶紧补充道：“县太爷，你不要生气。我敢保证，除我们这间屋子里的人以外，绝对不会有其他外人知道护身符的事情。”

听到晓珊一席话，县太爷的脸色立刻阴转晴起来，他一只手握住晓珊，另一只手握住白普，动情地说：“白老板，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就不会说两套话。”接着，他话锋一转，故作神秘地问，“我这次找你们夫妇二人到这个地方来，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白普与晓珊莫名其妙地望着县太爷。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县太爷嘿嘿一笑，先是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然后对白普神秘地说：“再过二十分钟，你打开电视机，就什么都清楚了。”

打开电视机？白普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他忽然想到，难道我昨晚与那位小姐的艳遇过程被他们偷偷地录了相？我的妈呀！想到这里，白普的一颗心立刻忐忑不安起来。

电视机已经打开。此刻，电视里正在播放本县电视台的点歌节目。

县太爷说得神秘兮兮的那个“节目”还没到播放的时间。

趁此机会，全国英重新铺开麻将桌。不过，等他们坐到桌边时，并没有打麻将，而是谈起了一件极其机密的大事情。县太爷将双手放在麻将牌里，十根手指把那些方砖（麻将牌）搬过来又搬过去。沉默了一会儿，他才望着白普和晓珊，小声说：“白老板，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真人面前不烧假香，我今天找你们到这儿，是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停顿了一下，他终于敞开了内心世界，“现在这个社会，你们比我看得更透彻。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屁股下面的这把交椅，早迟是要让出来的。白老板，趁我现在手里有权、全主任手里有钱、你又是一个生意人，我们来一个官商操作，共同发一笔大财。”

对于县太爷的心思，白普并不感到吃惊。县太爷、全国英与他白普交朋结友的目的，不就是贪图一个钱字吗？白普问：“县太爷，可不可以把你的计划说详细一些？”

详细的计划就是那块白普即将到手的地皮。

县太爷问白普：“白老板，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商量这件大事吗？”

白普摇摇头。

县太爷先是神秘地笑了笑，接着指着电视机，说：“开始了。先看电视。”

县电视台在播放完点歌节目后，旋即播放了一组本县新闻，其中一组新闻就是县太爷穿着一身西服、左胸上别着那枚护身符端坐在会议桌前，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正在向周围的人们传达着什么。

白普感到很奇怪，县太爷以这样一副姿势出现在全县人民面前的次数，可以说数不胜数，难道这一次的会议内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县太爷说：“白老板，你从这则会议新闻里看出什么名堂了吗？”见白普摇头，他笑着说：“白老板，你幸好遇到我啊！这也刚好说明了我们是有兄弟缘分的。这次开会的具体内容要过段时间才能传达下来。白老板，实话告诉你：你那块地盘现在的地价是每亩十五至二十万元，最多过一年，那块地盘最便宜都要卖到每亩二百万元以上。”

白普吃惊地站起身来，吃惊地问：“县太爷，有这样的好事情？”

从每亩十五至二十万元上涨到每亩二百万元以上，也就是说，现在花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元买下那十亩地皮，仅仅只隔三百六十五天，就“大跃进”似的上升到两千多万元以上，而且还不包括耸立在地盘上的建筑物——按规定，这些建筑物是要按不同的建筑类别折价的。这种使人瞠目结舌的暴利，是商界上任何一个反应最迟钝的生意人都会兴奋得上蹿下跳起来的。

望着白普那一副惊愕的神态，县太爷笑了笑，重新招呼白普坐下。县太爷说：“白老板，如果没有大油水可捞，我也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找你来暗中商量这件事情了。”

原来，某县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即将撤县设市。新城市当然要有一座有别于老县城的新市区。按照即将出台的新市区的城建规划，白普即将到手的那块地盘，恰好处在新市区中心位置上。

这套官商计划应该如何操作呢？

县太爷的官商操作是这样的：白普以一家私营公司的名义买下那块地盘，地盘拿过后，再用土地证到基金会贷款，用贷来的款抓紧时间开发房屋，而且，房屋要修建成厂房和职工宿舍楼。等过了三百六十五天后，再由县太爷联系其他商家出巨资买下这块地盘和折价赔偿地盘上的建筑物。

“白老板，从现在起，你先把私人的那些钱存到一边去，也不要考虑去搞什么高科技公司。你跟两位哥哥讲清楚，搞那种正正规规的什么公司，一方面劳神、二方面费力，还不一定能挣钱。”县太爷开诚布公地对白普说，“白老板，马无异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等我们的官商操作成功了，我和全国英，一人只要二百万元，其余的钱，就是你的了。退一万步讲，计划没有成功，你欠基金会的贷款，一纸土地证就抵押了。你本身是外乡人，大不了一走了之。”

设身处地想一想，许许多多的生意人都会怀疑县太爷官商操作的可行性。除了县太爷本身是当地说话算数的官员身份之外，他还抛出了两个极具诱惑力的条件：

第一、不用私人垫资，用公家的钱来官商操作这个计划，事情成了，好处是大大的；

第二、失败了，私人的财产毫毛无损。

从某种角度讲，唯利是图是所有经济人生存的法则，否则就很难全面理解发展这个词的出现。那位曾经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曾经在安徽芜湖为了顾全江湖道义而放弃成熟布料市场的白普，在这座水工县城的天香大酒楼里，在县太爷抛出的十倍以上暴利的官商操作面前，他同样未能逃脱唯利是图的经济人思路：选取一条赚钱最快的路子。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生意路子比霸占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来钱更快的呢？在白普的分析里，县太爷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无论搞什么正正规规的公司，都没有红色印章印钱的速度快。那颗红色的圆形印章，简直就像一台印人民币的机器。精明的白普恰好忘记了现实社会中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官商勾结的动机是钱与权的位置转换，其目的无非是霸占两个字。无论霸占的是公用财产还是私人家产，当腰包有钱的富翁被手握公章的权贵们敲骨吸髓榨干了最后一滴油珠后，往日的富翁对于今日的权贵们来说，剩余价值还不如厕所里的一张纸。

一张乡间茅房里最便宜的黄色草纸！

白普后来的种种不幸，完全应验了这种官商勾结的最终结果。

白普回到家后，立刻给大哥、二哥分别打了电话，谈了他的打算：高科技公司还是要注册的、厂房和职工楼房也是要建造的，然而并不真正地搞什么生产。他在电话里分别对两位哥哥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送一笔钱给你们。”

大哥和二哥虽然并不了解白普到底撞到了什么尊贵的财神爷，导致他改变了三兄弟合伙办公司的初衷，但是他们知道，真正的高科技公司是再也办不起来了。无奈之中，他们只得在电话里说：“兄弟，你多加小心哟。”

第十二章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

就在白普甜蜜地做着发财美梦时，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了。

一天早上，白普起床后，一边回忆着昨晚做的一个梦境，一边慢慢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对晓珊说：“昨晚，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晓珊为丈夫泡上一碗茶，在将茶碗轻轻地放到沙发前的茶几上时，她笑盈盈地说：“什么奇怪的梦？我看你清早起床后，满面红光的样子，莫不是有什么喜事要登门了？”

白普蹙额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要说喜事，除了那块地皮，还有什么更大的喜事呢？”

就在这时，一辆小车轻轻地驶到门口，随着车门的打开，全国英突然笑盈盈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在全国英身后，是一位身材不高的中年男人。那位中年男人长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孔。没等白普和晓珊迎出屋门，全国英已经一脚踏了进来。

“啊呀！”白普有些意外地说，“全主任，是什么仙风把你吹到我家中来了？”

晓珊望望全国英，又看看白普，说：“刚才，你不是说昨晚做了一个好梦吗？”她笑起来，“我还没给你圆梦，贵客就降临了。”说完话，她赶紧泡了两碗茶，送到全国英和那位中年男人的手上。

中年男人一边接过茶碗，一边用浓浓的广东普通话说：“白太太，谢谢你啦。”

“全主任，这位老板是……”

白普眼睛虽然望着那位中年男人，但是话却是问着全国英。

全国英没有立刻作什么介绍。她自顾坐到沙发上，先是不慌不忙地吹了吹迷蒙在盖碗上的热气，轻轻地抿了

一口，闭上眼睛品咂了一会儿茶水中的鲜味，然后，她指着白普手里的茶碗，开起了玩笑：“白老板，你怎么也养成了那些老茶客们的习惯，清晨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茶。”她说，“你这样做，不怕把你心爱的晓珊累死过去吗？”

白普与晓珊正想说话，那位中年男人却抢过话头：“哎呀，全主任啦，在我们广东，生意人是很忌讳谈什么‘死不死’的啦，尤其在清早，那更是千万不能说‘死’的啦。”

全国英脸上故意装出一副好生失悔的表情，两根手指挟起茶碗上的顶盖，将茶碗碰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她说：“你看我这人……真是的，我不是生意人，习惯了张着嘴巴乱说，不懂你们生意人之间还有如此这般众多的忌讳。”她望着中年男人，“我已经不慎说过‘死’了，你看，我该怎么办？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白普和晓珊，很勉强地笑起来。他们脸上扯出勉强的笑容是有充足理由的。虽然，他们知道全国英在故意卖关子，但是不知道她卖这样的关子，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们想，全国英和中年男人总不至于大清早跑到他们家里，纯粹就是为了无意中漏说一个生意人忌讳的“死”字吧？

那位中年男人放下茶碗，慢慢地站起来，眼光先是从白普、晓珊身上滑过去，最后目不转睛地停留在全国英脸上，似乎在观察一件宝物。

白普与晓珊面面相觑。

全国英低着头，继续着她先前吹热气的动作。

忽然，那位中年男人飞快地夺过全国英手中的茶碗，紧跟着，他用一种异常严肃的语气说：“全主任，你是做钞票（银行）生意的，对钱这种人人都喜爱万分的东西，你是再熟悉不过了。”

全国英望望中年男人，又看看白普与晓珊，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我是水工县基金会的主任，整天与钱打交道，其熟悉程度，比对我亲生的儿女还要了解。”

中年男人问：“那么，一张钞票，除了正面，它还有反面吗？”

这一次，全国英做出一脸啼笑皆非的表情，“没有反面的钞票，它还是钱吗？就连那些假币，都有正、反两个版面。这……这个……难道，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值得你提出来？”

中年男人没有理会全国英，继续着他的话题：“全主任，你想想啊，既然人人喜爱万分的钞票都有正、反两个版面，举一反三，这世间上的万事万物，有哪一样不具备两面性的呢？”

听到这里，白普似乎隐隐约约地猜到了什么。他能够猜到的是中年男人和全国英在一唱一和地演一出双簧戏，演戏的动机，无非是将他的思绪引导进入某个方向。当然，这个方向则是白普暂时猜不到也看不透的。他想，那个迷离模糊的方向到底在哪里？路程远或近？那个方向是艳阳高照或是风吹雨打？是福或是祸？他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晓珊的手。

晓珊感到丈夫的手指有些发凉，似乎还在微微战栗。她暗暗吃了一惊。在他们的夫妻生活里，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丈夫在脸带笑容的情形下，内心里却因了某种莫名的害怕而恐惧。她用一种很随意的姿势，将另一只手温柔地盖到丈夫的手上。

白普的手指虽然不再微微战栗了，但是透出冰凉。

全国英指着中年男人手中的茶碗，仍旧用一种啼笑皆非的语气说：“缠来绕去，说了大半天，你那个‘世间万物都有两面性’的论断，跟你抢我的茶碗到底有什么关系？”

“表面上没关系，内在的关系却紧密得很。”

中年男人一只眼睛瞟着手中仍旧热气腾腾的茶碗，另一只眼睛打量着全国英，郑重其事地说。

事实上，不仅全国英清楚，就连白普也很清楚，中年男人的话，其实是说给白普听的。

“就像这只茶碗，茶水不小心弄脏了，倒掉、洗净、重新泡一碗新茶，不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补救’方法吗？”

全国英慢慢地站起身，伸长脖子，仔细看着茶碗。白普与晓珊也不由自主地学起全国英的动作，目光投向雾气缭绕的茶碗上。

中年男人的嘴角扯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走到门口，将碗中的茶水毫不犹豫地泼向屋外。

全国英大声说：“好好的一碗鲜茶，我正口渴，你倒掉它干啥？”

中年男人转过身，一字一顿地说：“我是广东人，在生意场上，不大不小也算是一个老板。我到水工县来寻找的是商机，是发掘财源，不是听全主任大清早毫无顾忌地说什么‘死来死去’的忌讳语言。”他笑了笑，“全主

任，你曾经到过广东，你也曾经接触过广东商界上的许多生意人。那么，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广东人的家里，都供着财神爷？第二、在上午九点钟以前，你听到过广东的生意人说‘死’字吗？”

“这……”

一时间，全国英语塞起来。

中年男人继续说：“全主任可以毫无顾忌地说什么话都可以，然而，我不敢。”他望了一眼手中的空茶碗，“不过，我已经把全主任说的那个‘死’字倒掉了。”

晓珊想了想，一边机灵地接过空茶碗，一边用一种“转变观念”似的口吻对全国英说：“全主任，既然先前那碗‘旧茶死水’倒掉了，那好，我重新为你泡一碗‘新茶活水’，以旧换新、死去活来，一派新气象。”

“好啊！妙啊！白太太，你说的真是太好太妙了。”中年男人猛然拍了一下巴掌，转头望着全国英，喜笑颜开地说，“倒掉旧茶泡新茶、泼掉死水换活水，全主任，你知道在《孙子兵法》里，这叫什么计策吗？”

全国英摇摇头。

他又望着白普，“白老板，你说呢？”

实际上，白普大致猜到了。他想，《孙子兵法》里有一条计策，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似乎跟刚才泼茶换水的过程有些相似。白普故意想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非常抱歉的姿态，谦虚地说：“我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这时候，晓珊端着一碗新茶来到客厅。

就在她刚把茶碗放到全国英手中时，中年男人又将目光转向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白太太，你说说看？”

晓珊刚张开嘴想说什么，猛然发现白普递过来的眼色，于是话头一转，一边摇头一边说：“你这个问题太高深了，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会知晓这样高深的学问？”

中年男人先是仰起脸，继而举起一只手，做了一个斩的动作，大声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孙子兵法》中的一条计策。”

“哈哈……”

突然间，白普有些得意忘形地放声大笑起来，两粒泪珠从眼角挤出来，迅速地滑下他的脸颊。

中年男人与全国英互相望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说：“白老板，你笑什么？”

晓珊扑到白普跟前，拉住他的一只手，脸上布满惊惶的神色，“白普，你……”

白普好不容易才止住笑声，他擦了擦湿漉漉的眼角，用一种江湖人的动作，拱手对中年男人行了一个大礼，说：“我白普虽然也是生意场上的人，但是，由于社会阅历太少，无知无识，只图嘴上说得痛快，百无顾忌，今日想来，不知这把嘴上利刀，伤害过多少生意人？哎……”他长长叹口气，“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先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补救方法，教会了我白普在往后的商旅程上，如何做一个有‘禁忌’的生意人。”

事实上，白普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孙子兵法》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策，我早已猜中了。想想看，一边装疯卖傻，眼睛盯着别人在自己意料中的戏路上演下去，一边还要装出意外的神情，那一份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忍俊不禁？白普得意忘形的笑声，实际上是笑自己的大智若愚。在这个问题上，他觉得自己聪明极了！

那么，有比白普更聪明的人吗？

有。

那个比白普更聪明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她就是全国英。

白普自以为大智若愚的哈哈大笑，在全国英听起来，跟鱼儿上钩之前轻试钩耳的细微响声没什么区别，也没有超出全国英的深深城府。全国英需要的，恰恰就是白普这种许多生意人在交易之前装扮出来的傻相。她鼻孔不经意地哼了一声，心想，白老板，你那种看似外表憨厚、内心聪明的大智若愚，怎么能逃过老娘这双锐利的鹰眼呢？

那么，全国英为什么需要白普这种大智若愚似的傻相呢？

道理很简单，站在全国英面前的白普，不是水工县地盘上一位命如草芥的小生意人，而是一位来自竹走县地区的商海巨子白老板，从某种角度讲，这个时候的白普，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财大而气粗，假如遇到某种不测，

还有本钱“翻身得解放”。而全国英设计的这套圈钱计划，无论是往聪明方向前进或是朝傻相方向倾斜，都难以逃过白普的眼睛。她想，既然逃不过对方的社会阅历，那么，干脆一不作二不休，不搞什么逃的把戏，直接把圈钱计划半明半暗地“演”给白普看。全国英坚信，等到戏剧落下帷幕后，那个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她。

闹了半晌，全国英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她猛地将一只巴掌拍到脑门上，“哎哟”地叫了一声，说：“你看我这个人，怎么忘记了介绍龙老板？”

龙老板就是那位中年男人。

据全国英说：龙老板是广东一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与她是多年的老朋友，这次到水工县，是应县政府的邀请，给全县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开什么“讲座”，更新思想观念的。

她将中年男人推到白普面前，说：“龙老板这次到水工县，可以说是公私兼顾。”顿了顿，“从公家角度说，他是来给我们讲课，传经送宝，希望每一个听课的副局级以上的干部，都能够从龙老板的‘教育’里，开辟一条致富的路子出来；从私处说，龙老板听到水工县撤县设市的消息后，有心与我们暗中合作一回，找一点小钱花。”

“全主任，你说错了一点。”那位广东来的龙老板打断全国英的话，“我既然起了私心与你们暗中合作，就决不可能是‘找一点小钱花花’那么简单。”他望着白普，咧嘴笑起来，“白老板，你想想，像我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冒着违犯组织纪律的天大风险与你们暗中合作，怎么可能只找一点零花小钱呢？”

“就是就是。”白普点着头，表示认可龙老板的说法，“龙老板是做大生意的人，哪里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冒天大的风险。”

接下来，双方又是一阵必不可少的寒暄。

许久，白普找了一个机会，将话题转移到暗中合作上。这个疑问，一直悬在他的心中。他轻声问：“龙老板，请恕我见识浅薄，你能否把暗中合作的项目说明白一些？”

龙老板没有直接回答白普的疑问，他只是端起茶碗，学着老茶客喝盖碗茶的样子，两根手指挟起顶盖，碰了碰盖碗，待叮当的响声清晰地消失在半空中后，他又对着茶碗细细地吹出一口气，最后，轻轻地抿口茶水。

就在龙老板做着这些动作时，坐在他身边的全国英缓缓地拉开提包，从里面抽出一卷图纸一样的东西，小心地放到面前的茶几上。当她的目光转移到龙老板身上时，禁不住笑出声来。

“龙老板，”她笑嘻嘻地说，“从你喝盖碗茶的动作，就看出你不是老茶客。”

“哦。”龙老板吞下一口茶水，不解地望着全国英，“全主任，何以见得？”

全国英模仿了一遍龙老板的动作，说：“你学得也太生硬了。”

龙老板转头望着白普和晓珊，问：“白老板、白太太，全主任说我学你们喝茶的动作太生硬，是真的吗？”

白普与晓珊互相看了一眼，不置可否地微笑起来。这时候的白普，心思已经放到茶几上那卷图纸一样的东西上去了。他暗暗猜测，难道，那卷东西，就是龙老板说的暗中合作的项目？

见火候已经玩到家了，全国英拿起那卷图纸样的东西，话锋一转：“龙老板，我打开了？”

龙老板没说话，只是把头重重点了一下。

在白普和晓珊的紧张注视下，全国英将那卷东西慢慢地打开，铺展在茶几上。

“白老板，”全国英双目发亮地盯着白普，“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白普当然认得，那是一张水工县多年前印刷的旧地图。

“全主任，这张旧地图……”白普双眼疑惑地看着全国英，一根手指不由自主地慢慢伸出来，指着纸面，“它只是一张旧地图啊！”

“白老板，如果没有这张旧地图，我们还暗中合作发什么大财？”全国英仍旧是双目发亮地盯着白普，“要知道，我们全部的发财机会，都在这张旧地图上。”

白普那根不由自主伸出去的手指，已经触到了地图上的某个地方。他的两颗眼珠仍旧在对方脸上疑惑地滚来滚去。全国英的话非但没让他明白暗中合作的内容，反而让他更加糊涂了。发财机会？他想，一份水工县的旧地图上，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发财机会呢？一边想，那根手指又不由自主地慢慢缩回去。

忽然，全国英猛地捉住白普即将缩回掌心的手指，重重地点向白普先前无意中触摸到的地方。“白老板，”全国英显出激动万分的神态，“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在白普的最初感觉里，全国英捉住他手指点地图的动作，就像旧社会那些私塾老师手把手地教幼儿读书写字

一样。他很不习惯这份感觉，情不自禁地挣了几下，不但没挣脱，反而让全国英把他的手指捉得更紧。

“白老板，”全国英的双眼比先前更为明亮起来，“你仔细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白普低下头，看到手指先前无意中触到的地方印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在五角星旁边，印着三个醒目的红字：县政府。一瞬间，县太爷油菜花般的灿烂笑容在白普心中明朗起来。他想，县太爷就在县政府里办公，全国英说的发财机会，难道是指县太爷？继而，白普又想到，他和县太爷的官商操作，在天香大酒楼就密谋好了，当时，全国英不也在场吗？难道，官商操作发生了什么变故？

白普细微的表情变化，没有逃过全国英的眼睛，她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纹，暗暗说：白老板，尽管你聪明似鬼，同样要喝老娘的洗脚水。在全国英的分析里，有些老江湖之所以会在小阴沟里翻大船，是因为他们往往自恃经验丰富，犯下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大错误；有些做大生意的商场老将之所以会栽倒在漏洞百出的小小骗局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熟透每一页生意经，患了利令智昏的盲眼病，常言道，玩刀的最终死于刀下，开船的最终死于水中。“死”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同，但是，其实质与利令智昏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她得意地想，一个人，无论你拥有多么丰富的社会经验，无论你读透了多少人情世故，只要你心中一旦滋生出马无异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疯狂念头，那么，我就有机会也有办法对你疯狂的念头“拔苗助长”，从而像捉住野山坡上的一绺荒草一样操纵你的思想，驾驭你成为我发财路线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先锋官！杀一个人，不需要装饰华贵的宝剑，只要一把最寻常的菜刀就够了。这，就是全国英最真实的想法，也是她所有圈钱计划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也最致命的方式。想到这里，全国英更紧地捉住白普的那根手指，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此时此刻，在全国英的感觉里，她捉住的不是一个普通男人的手指，而是竹走县商海巨子白老板一夜暴富的思想，那思想宛若野山坡上肥料充足的一绺荒草，正在她手里疯狂地生长着。

“全主任，”白普脸色红了一下，用一种莫名的口气说，“你把我的手指弄痛了。”

全国英似乎没有听到白普的话，她仍旧牢牢地捉住对方的手指，将指头从县政府三个红字上慢慢地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问：“白老板，这个地方，你认识吗？”

白普看了看，那个地方也许太细小了，地图上没有标地名。

“全主任，”白普一边摇头一边说，“你知道我是外地人，对水工县这块地盘尚未踩熟。”

“那好，我来告诉你。”全国英的脸色一刹那因为兴奋而红润起来，“这个过去没有地名的地方，不久，就属于白老板的产业了。”

白普恍然大悟，那个地图上没有标注地名的地方，就是县太爷准备划给他白普搞开发的地皮。他一下子站起身，然而腰却比先前弯得更低，双眼几乎要贴到地图上去。

“这块地盘，将来就属于我的了？”白普自言自语地说，“等地皮搞到手后，我一定要给它取一个既好听又好记得地名。”

直到这时，全国英才缓缓地松开手。白普那根被她死死捏过的手指上，留下了紫红紫红的痕迹。果然不出全国英所料，她松开手后，白普的手指不仅没有离开那个没有地名的地盘，反而在上面游丝一般地移来移去，似乎透过薄薄的图纸，看到了深埋在地下的无尽宝藏。

全国英缓缓地坐回沙发上，慢慢地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水，随后，将嘴里的一片茶叶悄无声息地吐出去。趁此机会，她眼角漫不经心地刮了身边的龙老板一眼。

龙老板脸上挂起讳莫如深的笑影，眼睛盯着白普的手指，观察着对方指头上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全国英从茶几下悄悄地踩了一下龙老板的脚。

龙老板悄悄还了全国英一脚，然而，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白普的手指。

“晓珊，”白普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似乎声音都颤抖起来，“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即将到手的地盘。”

这时候的晓珊，显得比白普要冷静。她先是仔细看了看那块无名之地，说：“这是一份水工县的地图，既然县级地图上都没标注地名的地盘，能值多少钱呢？”

白普明白妻子话中的意思，她是指那块冷寂的地皮，没有升值的机会。这样一块地盘，如果单纯地用来建工厂，也许是一块好地；然而，如果用来搞商业性的开发，却意味着投资上的方向性错误。白普一边思索着，一边将手指一点一点地缩回去。

龙老板知道该他出手的时候到了。他学着全国英先前捉手指的样子，同样快捷而准确地捉住白普那根即将缩

回掌心的手指，重新拉出来，重重地压到那个无名之地上，说：“白老板，这块地盘，就是我早先说过的暗中合作呀。”

白普抬起头，直直地盯着龙老板。

晓珊先是瞧瞧白普，继而将目光投向龙老板，“龙老板，这样一块无名小地，有暗中合作的必要吗？”

龙老板没有回答晓珊的疑问，甚至，他连看一眼晓珊的动作都没有，他只是牢牢地盯着白普，出人意料地问起了另一个问题：“白老板，你竹走县商海巨子的名号是怎么得来的？”

白普毫不犹豫地答道：“我过去在竹走县商业局工作时，曾经担任过一家商业公司的总经理，做生意呢，也过得去……”接下来，白普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当年的情形。

龙老板紧逼着问第二个问题：“那么，你为什么不继续做商业公司的总经理、反而到水工县来办什么高科技公司呢？”

白普看看龙老板，又看看全国英，想了想，反问：“龙老板，我的情况，难道全主任没有跟你谈起过吗？”

龙老板点点头，“她当然跟我谈起过。”

“那，你为何……”

“白老板，”龙老板打断白普的话，立刻做出一脸严肃的表情，郑重地说：“全主任介绍你的情况时，她是站在第三者的身份，也许谈得比较客观，也比较冷静。”犹豫了一下，“我想听听白老板本人的诉说，可以吗？”

白普笑了笑，“龙老板，有这个必要吗？”

“有。”龙老板仍旧是一脸的严肃，“也许，我可以从白老板亲口诉说的经历中，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个暗中合作的计划是否可行？”顿了顿，他放低音量，“白老板，我现在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我现在的处境，跟你当年很类似。”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笑起来，“我如果现在不考虑退路，将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难道白老板希望我像你当年一样，携妻带子逃难到芜湖、南京去卖什么布料吗？”

全国英趁机插进话头：“白老板当年逃难时，还有许多三朋四友帮助他去当布料商人；而你呢？一直养在国有体制的圈子里面，从不结交江湖上的朋友，假如有朝一日真的被人家踢出体制圈子的大门，我看啦，你将哭天无路。”

尽管对于龙老板暗中合作的动机，白普早已猜到他的退路目的一一这也是许多在体制圈子内吃里扒外的大小人物，已经走着和正在走着的路子。然而，全国英这一番不是解释的解释，还是加强了白普对龙老板的信任感。这，就是感同身受。于是，白普将自己当年是如何合法逃难到芜湖、南京，如何到水工县的过程，详尽地诉说了一遍。最后，他长长地叹口气，用一种同情的语气问：“龙老板，你现在的处境，难道也处于十面埋伏之中吗？”

龙老板没有立刻回答白普，他重新伸出手（这一次，他伸出的是两只手掌），缓缓地拉起白普的手，整个手掌盖到地图上那个无名之地上，然后，又把自己的手盖到白普的手背上。

白普不解地望着对方。

龙老板用一种万分感慨的语气说：“在我的公司里，‘十面埋伏’这样的险情，我暂时还没发现。不过，白老板当年被他人嫉妒而突生变故‘逃难’的遭遇，也许，明天就会在我这位国有企业负责人身上发生。”他诚恳地说，“白老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找你暗中合作的主要原因——只有经历过十面埋伏的人，才会理解我早作退路的想法啊！”

对于龙老板利用职权早作退路的想法，即便对方不作任何明明白白的解释，白普也会顺理成章地领会下来。他想，那位身在县政府而心却在官商操作上的身材高大的县太爷，之所以会成为我白普——商界上的生意人的朋友，不也是在做着退路的准备工作吗？其实，对于这种体制圈子内的人早作退路的事情，不仅商界上的生意人白普会毫无保留地相信，就连与商界不沾边的平民百姓都会坚信不疑。

白普的目光从龙老板脸上移到对方的手掌上，沉思了片刻，试探着说：“龙老板的意思，是否要动用一笔公家资金投到这块无名的地盘上？”

龙老板慢慢松开手掌，端起茶碗细细地喝了一口茶水。他没有答复白普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不答复就是最好的答复。

白普再次沉思片刻，再次试探着说：“如果龙老板也对这块无名的地盘感兴趣，那么，我干脆把它让给你好了。”停顿了一下，白普笑着补充道，“龙老板身后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我呢？只是一介小商人而已。我怎么能

能力与龙老板竞争呢？”

全国英急忙说：“白老板，你误会了。龙老板找你，并不是与你竞争什么地盘。”她说，“说句不好听的话，以龙老板的实力，他真要那块地盘，还需要找你暗中合作吗？”

白普对全国英的解释，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吃惊。所谓竞争，就意味着公开与公平，就不会存在暗箱，当然，也不会存在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利。身为政府官员的县太爷需要暴利、来自金融界的全国英需要暴利、站在国有企业大门内的龙老板需要暴利，同样，到水工县寻求财源的个体商人白普，更有理由需要暴利。因此，他们之间的合作，只需要暗箱。

龙老板放下茶碗，先朝全国英做了一个“不要多解释”的动作，继而轻言细语地对白普说：“白老板，你了解我们公司的性质吗？你知道我们公司最初的发展是靠什么起家的吗？”

白普摇摇头。

龙老板转头望着全国英，问：“全主任，我俩是老朋友了，也许，你只了解我这个人，而关于我们公司的发家史，你也不太清楚吧？”

全国英摇摇头。

龙老板指着地图上那块无名之地，说：“我们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清水房的买卖。”

清水房三个字提醒了白普，他一刹那醒悟过来。原来，有一类公司，专门出资买下其他建筑公司建造的清水房（只有主体而无装饰的毛坯房），再根据客户的需要，分门别类地装修、出售。据说这类清水房的买卖有一个利润巨大的空间，然而，这种看似简单的生意，却不是任何一家公司或个人都可以做的。白普虽然从未接触过清水房，并不清楚这里面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但是，他明白一个事实：没有深厚的权力背景的商人去做清水房生意，意味着房屋无人问津、资金如同投石到大海里去。醒悟过来的白普，很快举一反三似的明白了龙老板的用意，等白普把地盘搞到手后，修建成清水房，再将清水房出售给龙老板。他既兴奋又困惑地说：“龙老板，水工县是个小地方，不比你们广东。你买清水房，万一卖不出去，岂不……”

“白老板，这个问题，就不是你考虑的范围了。”全国英急忙打断白普的话，“你只考虑属于你利益范围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

白普想了想，全国英的话很有道理，做生意嘛，只能自己盘算自己的盈亏，至于他人腰包里的银子是增加或减少，不是他白普盘算的事情。

“白老板，”龙老板注视着白普，慢慢伸出一只手，“如果你愿意暗中合作，那么，我们握握手，把这桩生意谈妥了。”

其实，不用过多考虑，这桩暗中合作的生意对白普来说，简直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白普是生意人，只赚不赔的天大好事，他怎么会不同意呢？他牢牢地握住龙老板的手，心里的兴奋全都表现在灿烂如花的脸庞上，“龙老板，我白普向来说一不二。这桩生意，我们就谈定了。”

在白普的想象里，他与龙老板、全国英已经达成了暗中合作的协议，接下来的话题，无非是谈一些天南海北的奇闻，调节一下屋内先前过于沉闷的气氛；再接下来，就应该是他们告辞了。

可是，白普做梦都没想到，突然间，龙老板将话题转到一个白普早已忘却的事情上。

那个假冒延安宝塔山的护身符。

龙老板脸上做出神秘的情态，好奇对晓珊说：“白太太，我听全主任说你学过川剧，还能辨别护身符的真假？”

晓珊啼笑皆非望着龙老板，心想，川剧怎么会跟护身符挂上钩呢？

没等晓珊回答，龙老板再次说：“我这次到水工县，还有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私事，需要得到白太太的大力帮助。”

不仅是晓珊和白普惊愕起来，就连全国英都显出吃惊的神情。

晓珊既惊且疑地说：“哎哟，龙大老板，你千万不要说些骇人的话来吓掉我的魂。我一个妇道人家，除了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没有其他本事，更谈不上帮你什么大忙。”

“白太太，其他事情，你可能帮不上忙，可是这件事情，却非你出面不可。”龙老板说，“只有你才能辨别护身符的真假。”

全国英急不可待地插进话头：“龙老板，到底是什么可大可小的私事？看你神秘的样子，把我都搞糊涂

了。你呀，把话说明白嘛。”

龙老板说：“先前，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们广东人做生意，最迷信财神爷的。”他话锋一转，望着白普，“白老板，你见过广东人家里供奉的财神爷吗？”

白普点点头，心想，我不仅见过广东人家里普遍供奉着财神爷，我还经常看到在国际化的大都市广州的一些小巷里，还有“请”神后留下的香烟。

龙老板站起身，搓了一下双手，说：“我与白老板暗中合作这么一桩大生意，无论如何，都要敬奉一下财神爷。”

同为生意人，白普很理解龙老板的唯心想法。他也站起身，对晓珊笑着说：“那好，明天，你到大街上买一幅财神爷的画像回来，挂到客厅的墙壁上。”

龙老板急忙摆摆手，说：“白老板，对财神爷，不允许说买与卖，只能叫做请，知道吗？我们把财神爷请回家。”

“好好好。”白普又一次笑了起来，“晓珊，明天，你去请一幅财神爷回来。”想了想，他又补充道：“你请财神爷时，一定要虔诚。”接着，他转头望着全国英，“全主任，新华书店里有财神爷卖吗？”忽然，他意识到自己又毫无忌讳地说漏了嘴，便使劲拍了一下脑门，“我真该死，不是说买就是谈卖，老是记不住那个请字。”

全国英嘻嘻地笑起来，“白老板，那种封建迷信的财神爷画像，你在城里的新华书店哪里能请到？即便有，新华书店也不敢公开地让人家请去啊！”

“怎么办？”

白普的目光在晓珊、全国英和龙老板身上转来转去，显出为难的神态。

晓珊笑着提了一个建议：“干脆，请龙老板从广东请一个财神爷到水工县吧。”

“好啊！”白普高兴地说，“只是，太麻烦龙老板了。”他说，“龙老板，你为我们请财神爷的钱，由我们支付。”

全国英却担起心来，缓缓地说：“要说请财神爷，是一件很容易就办到的事情。可是，万一像我请护身符那样，三万元钱买回一个假货，怎么办？哼！那位气功大师还骗我，说什么天下独一无二只有那一枚护身符。”

龙老板否定了晓珊的建议。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人间，不同的国家，有姓名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同样的道理，在天界上，不同的天空，也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广东区域内的财神爷，无法到水工县的地盘上开辟财源……等等。

晓珊冲口而出：“照龙老板的说法，财神爷也要官分若干品？天庭上，难道也设立了组织部之类的机构？同样要评高级、中级、初级之类的职称？”话刚说完，她便开心地笑起来。

白普也跟着笑起来，心想，商界上有大、小生意人之分，想必在财神界也有大财神和小财神的区别。继而，他又想到，商界上有做大生意发了大财的成功人士，也有做小生意亏了血本的潦倒之徒，由此推理，财神界也应该有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的小财神。想象中，一位衣不遮体、右手端破碗、左手执打狗棍、却自称是财神爷的叫化子似的神仙，在天界上飘来荡去，接受凡间百姓日夜烟火不断的供奉与膜拜，一种奇怪的笑意便涌上白普的心间。他咬住嘴唇，好不容易才将笑意硬硬地压回心里去。

全国英奇怪地问：“龙老板，你不会在本地请财神爷吧？”

龙老板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全主任，这财神啊，还非得在你们本地请不可。”

白普、晓珊与全国英面面相觑。

龙老板脸上仍旧是意味深长的笑容，他轻声说：“去年春天，县太爷到广东考察，到我们公司做客时，无意中提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也无意中提到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话说半截，他故意停下来，想了想，转移了话头，对晓珊说：“白太太，明天，我要去那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去见那个不知名的小人物，为你们请一尊财神爷回来，好吗？”

晓珊先是望了望白普，然后答道：“龙老板，这是一件大好事啊！”

白普审慎地问：“龙老板，你明天去请财神爷，是否需要我们陪同？”犹豫了一下，他干脆把话说明白，“你是否需要晓珊为你辨别财神爷的真假？”

龙老板立刻竖起大拇指，“还是白老板聪明。”

这时候，白普看到全国英脸上浮起一层不高兴的神色，嘴里细细地吐出一句：“那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不

知名的人物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县太爷提起过呢？”

等龙老板、全国英告辞后，白普重新坐回沙发里，浸入某种思绪之中。

晓珊正要收起茶几上的茶碗，却听到白普的声音：“把那两只茶碗扔掉。”

“什么？”晓珊不解地望着白普，“好好的茶碗，扔掉，不可惜吗？”

这一次，白普只说了两个字：“扔掉！”

他的语气里，透出晓珊深感陌生的、不容任何人拒绝的冷漠。

晓珊没有反对。她站在原地，将两只茶碗一前一后地扔出屋门。屋外，立刻传来茶碗破碎的声音。晓珊回头望着丈夫，用责备的口吻说：“你既然厌恶他们这种人，就不与他们打交道好了。拿他俩用过的茶碗出气，算哪门子……唉，也真亏你想出了这种出气的法子。”

白普没有接妻子的话题，却紧紧地闭上双眼，仍旧用那种陌生而冷漠的语气说：“明天早上，你到银行取一笔钱出来。”他苦笑了一下，“龙老板的财神爷是为我们请的。我们请财神爷，怎么会花人家的钱呢？！”

晓珊也跟着紧紧地闭上双眼，不过，旋即，她又张开眼皮，轻声问：“那……需要多少钱呢？”

白普闭着眼睛，显出有气无力的样子，“全国英过去请一枚小小的护身符，花了三万元。明天，龙老板替我们请的财神爷，不知超过护身符的体积多少倍，价钱，难道会低于三万元吗？”

晓珊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啊！”她的十根手指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世间上，哪里有那么贵重的财神爷？”

白普慢慢地睁开眼，仔细地打量着晓珊，一会儿，他轻轻笑起来。

“你还有心情发笑？”晓珊气恼地说，“几万元钱，眼看着就要离开我们了，你还……哼！别人请财神是为了发财。我们请财神呢？却明明白白地蚀财。”

白普将晓珊拉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说：“夫人，这笔财，我们非蚀不可。你如果现在心痛这笔小财，失去的，将是明天的一笔大财啊！”

“世间上，哪里有几万元钱的小财？”

晓珊的口气虽然仍旧气恼，但是望着白普的眼神，却越来越温柔了。她知道白普出手这几万元钱，一定有深刻的道理。

果然，白普把话挑明了：“什么请财神爷？你难道真的相信，身为大公司的龙老板会迷信那一套唯心的东西？”

晓珊仔细一想，似乎也明白过来：龙老板通过这种“请”财神爷的方式，无非是“讨”好处而已，也就是说，好处没有得到之前，龙老板是不会跟白普真正地落实暗中合作计划的。

“明天，我找个机会，直接把钱送给龙老板。”晓珊说，“没必要绕一个请财神爷的大圈子。”

“不，夫人，不能这样做。”白普摇摇头，“这笔钱，你不但不能直接送给龙老板，相反，我们还应该配合他，认认真真地把这出戏的过场走完。”

晓珊望着白普，欲言又止。

白普分析道：“我估计，龙老板与全国英、县太爷之间，还有一笔什么交易。”

“他们之间，会有其他什么秘密的交易呢？”

白普先是笑了笑，说：“夫人，你想想，既然县太爷、全国英与我这位小商人都可以操作官商生意，难道，他们就不会与龙大老板进行更大的官商买卖？只是，这些更大的官商生意，他们不会让我们接触到而已。”接下来，他的思绪又慢慢地转到另一个方向，“龙老板说的那个不知名的人物，到底是谁呢？”

当天晚上，白普把白天发生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了县太爷。最后，他特意提到了龙老板明天将去。”请”财神爷的事情。在白普的想象里，龙老板所谓的“请”财神爷，无非是变着花样“讨”钱而已。白普之所以“特意”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考虑到龙老板不仅是全国英的朋友，还是县太爷的朋友。他要让县太爷知道：我白普不仅世故，还特别懂事（会处事）。

谁知，县太爷的反应却让白普深感意外。

县太爷沉默了一会儿，坦诚地说：“我去年到广东考察时，在龙老板的公司里，确曾提起这么一个江湖异人。没想到，事隔一年多，龙老板还记得这件事。”

白普吃惊地问：“那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不知名的人物……是真的？”

“真的。”县太爷毫不犹豫地答道，“只是，那个地方也许不知名，然而，那个人物却是鼎鼎有名，每当官场上稍有风吹草动之时，许多官员就会偷偷跑到那里，找那个人私下求问仕途上的吉凶。”

求问二字提醒了白普。这一次，他彻底明白过来龙老板要“请”的财神爷，原来是一个住在乡下的江湖术士。

“白老板，”县太爷在电话里忽然说，“明天，我也陪你们去。”想了想，他又补充道：“我有半年多的时间没见到古师傅了。”

原来，那位住在乡下的江湖术士姓古。

压下电话后，白普放心地吐出一口气，脸上现出轻松的表情。相反，晓珊的心情却沉重起来，脸上布满了凝重之色。白普轻易地猜中了晓珊心中的想法，他笑着问：“夫人，你大概在盘算，明天县太爷陪我们下乡请什么财神，这笔费用又要由我们腰包里出，那得花多少钱啊？”

晓珊的心事被白普猜中了，她瞪了丈夫一眼，说：“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银子，就这样流水般地花出去，而且还花得不明不白，你不感到心痛，难道还不允许我心痛吗？”

白普伸出一根手指，点了一下晓珊的额头，“妇人之见。”他说，“你想一想，既然县太爷去年到广东考察时，还到龙老板的公司作过客，说明龙老板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身份是真实的，他与我暗中合作为自己的将来早作退路，也是真实的。”白普笑起来，“有了这样一份真实的基础，有了我与他们的官商操作计划，你还担心目前花费的这点银子，将来不翻一倍甚至翻几倍地捞回来吗？”白普哈哈大笑起来，“夫人啊，你要知道，像这样的官商投资，许多生意人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啊！”

其实，白普说的这个官商投资道理，如同舍不得兔子套不到鹰一样，晓珊何尝不懂得。然而，懂归懂，涉及掏钱出来时，女人的感受往往就与男人大不一样。精打细算是女人的天性，守财也是女人的天性。

白普自言自语地说：“龙老板要替我们请的那个财神爷……难道，还真有这回事？”

晓珊接过话头：“什么财神爷？不就是乡下一个招摇撞骗的术士吗？”

白普没有理会晓珊的不满情绪，仍旧自言自语地说：“既然县太爷都说水工县的许多官员，每逢官场发生人事变动时，都悄悄跑去找古师傅求问吉凶。这么说来，那位古师傅也许真是一位身怀绝技的江湖异人。”

第十三章 深山藏古符

第二天上午，一辆白色面包车驶出县城，开往郊外的一条黄土公路。车里坐着县太爷、龙老板、全国英和白普夫妇。不一会儿，连绵的群山便出现在他们眼前。

全国英用一种既好奇又不满的语气责问县太爷：“那位神秘的古师傅，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你提起过呢？”

县太爷双眼望着窗外，淡淡地说：“古师傅是世外高人，隐居大山深处的一座农舍里，清静无为之人，不需要别人经常性地提起他的名字。”

在全国英听来，县太爷的所谓答复，跟答非所问没有区别。

龙老板递了一支香烟给县太爷，他一边点火一边问：“县太爷，你又是如何与古师傅结下的不解之缘呢？”

“说来话长。”县太爷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继而又长长地吐出来，他用一种不紧不慢的语气说：“我认识古师傅的时候，还很不得志……”

当年，他刚从部队转业到水工县，还没有落实具体的位置。众所周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人，大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处境：一方面，在讲究级别高低的中国社会，不可能高职低就，屈尊到一个低级别的单位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生活环境与他们已经习惯了的军旅生涯有着根本的区别，其工作方法完全不同。因此，类似的安置，双方都存在一个转变观念的磨合期。磨合的结果，有的人脱胎换骨，与“地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的人则身在“地方”心在“军队”，活得极不自由。

县太爷认识古师傅，就是在这段艰难的磨合期内。

那时候，处于磨合期的县太爷还不是后来实权在握的县太爷，他虽然在县政府办公，但谁都知道，那仅仅是一个礼仪性的虚职。官场上的势利集中了天下全部势利的精华，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生意场上的商人重利轻别

离。因此，虚职虚权的县太爷，尽管不能用贫居闹市无人问这句话来形容他当时门庭的冷清，然而，门可罗雀却是很真实的现象。

一天上午，水工县教育局召开全县中、小学校长会议。按照惯例，同时，也是为了体现会议级别，教育局邀请县长亲临会场并作重要讲话。对于这样一种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却毫无收益的神仙（玩耍）会议，公务繁忙的县长不可能亲自参加。很自然地，任务便落到了虚职虚权的县太爷身上。

谁也没料到，就在县太爷端坐在主席台上时，一位年轻人将目光凝固到了他脸上。

那位年轻人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姓古。

会议结束后，古校长寻了一个机会，提出与县太爷单独合一张影，留作纪念。县太爷欣然同意了。

一个星期后的某天晚上，古校长以送照片为理由，手里提着一包土特产，登门拜访县太爷。原本冷寂的县太爷府上，因为有了古校长的到来，顿时热闹起来。一来二去，从此，古校长成为县太爷家中的常客。过了一段时间，古校长又一次拜访县太爷。那天晚上，县太爷也许是心情高兴，待酒过三巡后，他顺口问：“古校长，像我这样一位失意之人，你为何……”

县太爷的话虽然没说完，但是话中隐含的意思，古校长却是清清楚楚。

在县太爷的想象里，餐桌对面那个乡村小学的校长，想必会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像县太爷本人坐在主席台上，手捧发言稿作重要讲话一样。

然而，古校长的举动却让县太爷大吃一惊。

古校长从衣袋里掏出前段时间他与县太爷的合影，一边端详一边说：“我父亲看过你的相，他老人家说你将来会独霸一方，成为手握实权的人物。”

县太爷惊愕地站起身，“你父亲是谁？他怎么会认识我？”

古校长平静地答道：“我父亲公开的身份是一位乡下农民，他不公开的身份则是一位道行高深的大师。”顿了顿，古校长特意补充道：“凡是经我父亲指点过的人，没有不升官发财的。”

古校长的补充语言里透出两重意思：

第一、他与县太爷交往，如同做生意一样，是一种投资，也就是说，县太爷如同股市中的股票，有上涨的潜力；

第二、股票的涨跌，离不开庄家的指点与操纵。

县太爷慢慢地坐回餐桌边，他一边浅浅地喝着酒，一边轻轻地对古校长说：“明天，带我去见你的父亲。”

听到这里，全国英恍然大悟地嚷起来：“啊呀！你说的那位古校长，不就是现在教育局的古局长吗？”她说，“那位古师傅，就是古局长的父亲？”

县太爷笑着，点点头。

龙老板一把拉住县太爷的手，兴奋地问：“这样说来，你后来在官场的得势，都是古师傅替你指点的路子？”

县太爷避开了这个话题，脸上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却用手指着前方的一个古塔，说：“古师傅的家，就在白塔下面。”

那是一座垮塌了半截的白色古塔，残破地耸立在青色的山顶上，一片接一片的白云从它头顶浮过，似乎用云身的裙脚拂去塔顶上古旧的尘埃。偶尔有一只灰色的鸟儿从白云深处飞来，停留在塔顶上，慌慌张张地拉下一堆鸟粪，紧跟着又张开翅膀，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山脚下有一户农家，这就是过去的古校长、现在的古局长在乡村的老家。

古校长的父亲——古师傅，似乎早就得知他们要来，听到汽车的响声，他钻出屋门，站到公路边，全身都做出“热烈欢迎”的神态。

县太爷刚刚跨出车门，古师傅便赶紧扑上前，双手捧住县太爷的手，用一种老朋友似的亲热口气说：“你有什么事，托人带个信，我亲自到府上不就行了吗，你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县太爷笑咪咪地说：“你是一个隐居深山的世外高人，不屑与我这样混迹世俗的凡人打交道。我真要托人带个信，你会大驾光临吗？”

古师傅满脸堆满笑容，眼睛虽转向其他人，话，却是对县太爷说的：“这些都是你的朋友？你是害怕我闲着，

身心空下来难受？”他说，“你总是忘不了替我找些麻烦事情。”

说笑了一通之后，县太爷将龙老板、全国英、白普夫妇一一介绍给古师傅。

在白普的感觉里，古师傅不像他想象中仙风道骨似的世外高人，也不像龟缩在大街小巷里替人算命的八字先生。古师傅身上，有一种白普很熟悉的气质。他努力地想了半晌，终于，他想起在四川老家，有一类终日游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称是“亦工亦农”似的人物。这类人物，外人能够看见的表像，是他们有一点文化、长着一张利嘴、身上的衣服永远都是半新半旧、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让人觉得他们都是一些亦正亦邪似的人物。

经过一阵必不可少的客套后，县太爷拉着古师傅，径直走进屋里。

许久，古师傅手里捧着一个漆黑发亮的黑木匣，与满脸严肃神情的县太爷，一前一后地走出屋门。

他指着山顶上的白塔，用一种敬畏的口气说：“你们跟我来吧。”

一行人跟在古师傅身后，沿着山坡上蜿蜒曲折的小路，慢慢地登上山顶，站到白塔下面。

白塔的入口处，一把锁将两扇木门紧紧地锁起来。古师傅从腰间取出一把钥匙，轻轻地打开木门。随着木门叽噤叽噤地响声，一股陈年霉味冲进他们的鼻孔。白塔底层是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地上铺着青石板。屋子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床铺般大小的木板，木板上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木板下面，放着一张矮桌，桌上放着一个香炉。按照古师傅的指点，他们点燃香，跪倒在矮桌前，以一种无比虔诚的心态，低声细语一番，最后把香插到香炉里。随着香烟在屋内四周缭绕开来，一种即神秘又安详的气氛，也渐渐地浸入他们的身心。

一会儿，古师傅打开黑木匣，从中取出四卷用红布包裹着的红包。他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把红包小心翼翼地放到矮桌上。

晓珊一眼就看出红包里的秘密，她贴近白普身边，附耳细语道：“这，就是我们要请回去的财神爷。”

这时候，古师傅转过身，一只手指着桌上的红布，口气异常的严肃：“我马上要为财神爷开光。在开光以前，我要提几个问题，你们必须如实地回答我。”他用另一只手指着屋门，“如果你们中间有不相信财神爷的，请现在就退出白塔。”

县太爷第一个跪倒在古师傅脚下。他闭上两眼，双手合十，细声说：“弟子诚心而来，只求升官。倘若应验了，我一定为财神爷全身镀金。”说完，他将一个厚厚的信封，诚惶诚恐地摆到桌上。

白普知道，信封里装的是钱。

第二个跪倒在古师傅脚下的是全国英。

她学着县太爷的样子，也把一个厚厚的信封摆到桌子上。接着，她取出那枚假冒延安宝塔山的护身符，捧到古师傅面前，说：“古师傅，我曾经在南方诚心请回一枚护身符，然而，被人家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古师傅接过头，仔细观察起来。一时间，白塔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许久，古师傅将护身符还给全国英，长长地叹口气，说：“全主任，其实，你这枚护身符，可以说真，也可以说假。”

全国英先是望了一眼身边的晓珊，继而疑惑地问：“古师傅，此话怎讲？”

古师傅解释道：“你请回来的护身符，外形上的图案是真的。那么，它假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没有开光。没有开过光的护身符，是缺少灵魂的。”他笑起来，“一个人如果缺少灵魂，就没有精气神。同样的道理，一枚假的护身符，跟地摊上卖的一件工艺品，没有任何区别。”

第三个跪倒在古师傅脚下的是龙老板。

他一边献上一个信封，一边说：“请财神爷保佑弟子能够在水工县，找到一条可以安度后半生的退路。”

最后跪倒在古师傅脚下的是白普夫妇。

白普没有献那种厚厚的信封，呈上的却是一张随时可以到银行兑现的现金支票。

古师傅看了一眼桌上的支票，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影。他说：“白老板、白太太，你们想求什么？”

白普想了想，说：“古师傅，我不是官员，所以我不求升官；我虽然是商人，但是我也不求发财。”

古师傅俯视着白普，脸上现出吃惊的表情。

白普说：“我之所以不求发财，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他指着县太爷、全国英和龙老板，用一种一家人似的语气说：“只要他们能够升官、只要他们能够发财，我白普就会沾上他们的光，跟着他们一起富贵荣华。古师傅，你说的是吗？”

古师傅微微笑起来，避开了白普的问题，却端起桌上的支票，说：“白老板嘴上不说‘求财’二字，实则‘求财’的心情比谁都急迫。你这一出手就是十二万元，真是做大生意的非凡气度。”

白普仰起脸，双眼注视着古师傅，“我有一个很特别的请求，可以直说吗？”

古师傅点点头，“财神爷要听的是真话。”

“古师傅，”白普不说财神爷而特意提古师傅三个字，“请把桌上的三个信封，还给县太爷、全主任和龙老板。”他说，“桌上的四个财神，全部由我请回去吧。”说到这里，他转头望着身边的人们，尽量装出很自然也很自私的样子，解释道，“这样的发财机会，我不会让他们抢了去。”

龙老板第一个站起身，表示反对，“白老板，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做呢？”

县太爷也慢慢地站起身，慢吞吞地说：“白老板要把四个财神爷都请回家，跟我没有关系。”他微笑起来，“反正，我求的是官运，不求财运。”

全国英跟着站起身，她动了动嘴唇，没说话，只把手里那枚小小的护身符，很仔细地放入衣袋里。

古师傅的眼光从他们脸上一一地扫过去，最后停留在桌上的四个红包上。

“古师傅，”白普说，“请成全弟子的心意吧。”

古师傅先是沉思了一会儿，继而说：“白老板，我不敢做这样的主。这样吧，我们看看财神爷自己的意思。”古师傅从黑木匣里取出一枚铜钱，用力在桌上旋转起来。随着铜钱旋出来的哗哗声，古师傅也闭上双眼，两片嘴唇不停地蠕动起来。谁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很快，那枚铜钱扑倒在桌上。古师傅低头看了一眼，立刻感慨起来，“天意，真是天意啊！”

全国英小声地问：“古师傅，财神爷的意思是……”

古师傅没有理会全国英，他只是拾起桌上的信封，一个一个地还给县太爷、全国英和龙老板，最后，他抱起四个红包，郑重地交到白普手里，郑重地说：“天意不可违。白老板，可喜可贺，你真是鸿运当头、财运旺盛达三江啊！”

白普脸上并没显出特别兴奋得神态，他怀抱四个红包，不用拆开来看，只凭感觉，他也知道财神爷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

“白老板，请许个愿吧。”古师傅先指着木板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继而又指着桌上的香炉，“四个财神爷都被你一个人请回家了，在神明的指点下，你发大财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他说，“按照我们这一行的老规矩，等应验后，你是要还愿的。”

白普将四个红包交到晓珊手里，再一次点燃三炷香，跪倒在古师傅脚下。袅袅的香烟升起来，如同将他缓缓地托到青云之上。他说：“假如我白普真的如神明指示的那样，能够如愿以偿地搞到那块地盘，能够让那块地盘升值，我一定重修这座白塔。”说完，他将三炷香轻轻地插进香炉。

“白老板，你这个愿，许得太好了。”古师傅扶起白普，显出激动的样子，“神明会记住白老板许的愿，一定会让你发大财的。”

“请”完财神爷后，他们应该下山了。

走到半山腰时，全国英停住脚步。

她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情。

“怎么？”县太爷奇怪地打量着她，“你掉东西了？”

全国英没有回答县太爷的问话，却一把拉住古师傅，小心翼翼地掏出那枚小小的护身符，轻声问：“古师傅，你早先说，这枚护身符的外形是真的？”

古师傅点点头。

“既然这枚护身符外形是真的，缺少的只是精气神，那么，我能否请古师傅为护身符开一次光？”说到这里，全国英脸上现出苦笑，“毕竟，这是我花了三万元钱从南方千辛万苦地请回来的啊！”

古师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全国英立刻兴高采烈起来，她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先走一步，我和古师傅返回白塔。我想，这开光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吧？”

全国英跟在古师傅身后，返回白塔。

刚一进入屋内，全国英便摊开一只手，伸到古师傅面前，笑嘻嘻地说：“拿出来吧。”

此时此刻的古师傅，身上装出来的一点仙气早已消失，他用一种很不情愿的姿态，将那张十二万元的支票轻轻地放到全国英手里。

全国英把支票端到眼前，仔细地看了看，笑嘻嘻地说：“果然不出我所料，白老板开出的兑付行，还是我们基金会。”

古师傅接过话头，感慨地说：“白老板两口子看起来精明，其实像笨猪一样，我们玩一个小小的花招，就把他们的钱骗过了手。”

“如果你以为白老板两口子真的像笨猪，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全国英仔细揣好支票，一脸的严肃取代了早先笑嘻嘻的神态，“他们不仅不笨，而且还聪明得很。”

古师傅不相信全国英的话，他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你过高地估计他们的头脑了。他们如果不是笨猪，怎么舍得花十二万元钱请什么财神爷？”他笑起来，“那四个木偶像，是我用四棵树疙瘩随便刻出来的。”

“他们的精明恰恰表现在这里。”全国英说，“他们花十二万元，真正要请的不是财神爷，而是借此机会投资到老老板身上去。”全国英冷笑一声，“许多聪明的人，结果却办了许多的傻事，原因就在于他们人心不足——蛇吞象，聪明反被聪明误。”

古师傅沉默起来，似乎思索其中的道理。一会儿，他问：“假如白老板不那么精明，假如白老板不做那种一夜暴富的发财梦，你这套圈钱计划还能实现吗？”

全国英很坚决地摇摇头。

古师傅又问：“你这套圈钱计划，专门用来对付聪明人的？”

全国英很坚决地点点头。

古师傅奇怪地笑起来，“我真是不明白，老百姓常说，世上之所以有很多的骗子，是因为世上还存在着更多的傻子。按理说，受骗上当的人，要么无知、要么糊涂，而白老板不是傻子一类的人物，却甘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上这样的当？”他摇摇头，“唉，就连我这样装神弄鬼的小半仙，都感到不可思议。”

全国英笑起来，双眼闪闪发亮地盯着古师傅，“大凡聪明人，他们往往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以为是。哼！他们自以为天上的事情懂一半、地上的事情全知晓，任何人做的任何小动作都休想瞒过他们的一双锐眼。殊不知，就在他们自以为是的时侯，急功近利、人心不足的想法就会像空气一样进入他们体内。这样，他们就生病了。”全国英抬起头，望着木板上那些符号，淡淡地补充了一句，“一个聪明人有了心病，他还会继续聪明下去吗？”

就在全国英与古师傅重返白塔时，白普等一行人却往山脚下走去。

路上，龙老板显出既高兴又失落的神态，说：“白老板，你一个人请了四个财神爷回家，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我天遥地远地从广东到水工县……”

旁边的县太爷抢过他的话头：“龙老板，早先古师傅说了，这是天意。”

“唉……”龙老板显出一脸的失望，“难道，财神爷在责备我心不诚？我一直敬畏神明，怎么这财神爷就不赐一个给我呢？”

这时候，白普停下脚步，从晓珊怀里取出一个红包，递给龙老板，大方地说：“龙老板，你从广东来一趟不容易，这财神爷，我送一个给你。”

一直冷眼旁观的晓珊，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想了想，她拿起一个红包递给县太爷，说：“有福同享，县太爷，你也请一个财神爷回去吧。”

一瞬间，龙老板与县太爷都愣住了。

“我供一个财神爷足够了。”白普笑着说，“四个财神爷供到一块，我怕他们互相争夺香火，终日吵闹不休，误了保佑我发财的鸿运。”

“就像独生子女一样，集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晓珊跟着补充道，“我有两个小孩，他俩经常为争抢一点小东西闹意见，今天说父亲偏心喜欢姐姐，明天又说母亲偏心喜欢弟弟。”

县太爷很快反应过来，他托起红包，转头对龙老板说：“白老板和白夫人说的有道理啊！我看，这财神爷，我们一人一个，就分别请回去吧。”

龙老板脸上立刻做出欣喜若狂的神情，“白老板、白太太，那……你们的情，我就领了。”

山脚下那户农家很快就到了。

龙老板站在院坝上，打量了一番简陋的农舍，疑惑地问县太爷：“古师傅的儿子既然在教育局任局长，在水工县，也算是位高权重了，他怎么不搬到城里去住呢？”

县太爷答道：“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古师傅，你猜他怎么回答我？”

龙老板与白普、晓珊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的思绪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这儿风水好！

县太爷竖起大拇指，一脸的神秘，“古师傅说，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佛坐地，不仅发儿子，还要发孙子和曾孙。”县太爷缓缓伸出三根手指，“别小看这破破烂烂的农家小院，它要发三代人啊！”

许久，古师傅与全国英有说有笑地回到了山脚。

现在，他们该返回县城了。

县太爷坐到面包车里，探出一个脑袋，问：“古师傅，不跟你儿子捎句什么话？”

古师傅很认真地想了想，用一种很认真的语气说：“我儿子有你关照着，还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捎什么话？”接着，他转头望着白普，“白老板，你目前正是财运正鸿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做大生意的事情，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地办理了。”

白普先谢过古师傅，继而把目光转向县太爷。

县太爷领会到白普眼中的意思，他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动作，说：“白老板，地皮的事情，我会用最快的速度为你办妥。”跟着，他又对全国英说，“担保单位，你负责找好。”

旁边的龙老板接过话头：“等你们这边的清水房搞好后，我那边的事情，也就可以动手做了。”

白普知道龙老板话中的“事情”是指投资资金。

汽车终于发动起来，慢慢地驶向山外。

一直望着面包车最后一点白影消失在群山的尽头，古师傅才将目光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那是一片果园。他将两根手指卷曲着放入嘴里，朝着果园响亮地吹了一声。一会儿，一位地地道道的乡下老农，背着一个竹背篓，慢慢地走出果园，来到农家院坝里。

老农问：“你那些亲戚，走了？”

“走了。”

古师傅很简单地答道，顺手从衣袋里抽出一百元钱，交到老农手里。

老农接过钱，喜滋滋地说：“没想到，我这几间破屋，竟然还有人来租房。嘿嘿嘿，只租一天时间，租金就是一百元。”他望着古师傅，“明天，你还租吗？”

古师傅看了看老农，又望了望农舍，告诫道：“这件事，不许对其他人提起。”他说，“往后，如果有需要，我还会租你的房屋。”

“我知道，我知道……”

古师傅没有说更多的话，一转身走出了这座原本就不属于他的农舍。

第十四章 三荣房地产公司的担保人

那块无名的地皮是属于当地一个生产队的。

自从得知那块地皮在三百六十五天后即将不断飞涨，白普就知道，他必须抓紧白天黑夜的时间，将那块地皮尽快地买到手，否则，当地的居民一旦得知“撤县设市、兴建新城”的内部消息后，那块地皮就不是他白普花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能够买下来的了。

在县太爷的官商操作下，不到三天，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各类手续就完善了。

拿到营业执照得当天，白普按照全国英的吩咐，立刻向某县基金会申请贷款一百万元。向银行贷款需要财产抵押或他人担保，这是最起码的常识。问题是，像白普这样的外乡人，有谁愿意为他担保这么一笔巨款呢？全国英虽然贵为基金会主任，但是，无论如何，最起码的表面文章是必须要做的。

好在，担保单位，已经有人为白普考虑好了。

那个替他分忧的人，就是全国英。

那家担保单位，叫做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

就在白普心急时，全国英的电话及时地打来了。她口齿异常清晰地说：“白老板，担保单位我和干爹已经帮你找好了。你立刻到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找王总经理面谈。”

按照全国英的安排：请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保贷款只是权宜之权，等那块地皮的土地证办下来后，再用土地证去基金会更换抵押方式。

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水工县是一家颇有实力的私营企业，这是白普一到某县时就“耳闻”过的，但对公司的王总经理，他还无缘“目睹”。

等白普赶到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时，王总经理已经等候多时了。

王总经理的形象没有超出白普的想象：对方身上，透出成功人士心性深处的玲珑精明与待人接物的从善随和。经过一阵必不可少的客套后，他们的话锋直接切入了正题。

王总经理说：“白老板，当年，如果没有县太爷对我工程上的照顾、没有全主任对我资金上的帮助，也就没有我三荣公司的今天。因此，昨天晚上县太爷打电话给我，谈到你贷款的事情，我一口就答应了。”

白普感激地说：“王总经理，我谢谢你。”

“白老板，一百万元的贷款，不算多嘛。”说着话，王总经理顺手扔了一支香烟给白普，点燃火，先是徐徐地吐出几口烟圈，然后又不紧不慢地说：“不过，白老板，你和我都是生意人，是需要找钱吃饭的。生意人与生意人之间，就不谈与生意毫无关系的话题。”

白普心子一紧，“王总经理，你的意思……”

王总经理淡淡一笑：“白老板，你那一百万的贷款我可以替你担保，然而，你那些房屋可不可以照顾给我做呢？”

白普的心子咚一声落了地。他当然明白王总经理话中的意思。地皮搞过手后，那些建筑业务就交给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了。应该说，王总经理提的这个条件并没有任何苛刻的地方，也是符合公平交易原则的：我帮你贷款，你照顾我生意，双方皆大欢喜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白普几乎没有更多的犹豫，满口答应了。他想，等地皮搞过手、开始修建那些房屋时，反正都要交给建筑公司——与其交给其他建筑公司，不如照顾眼前的王总经理，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白普站起身，隔着一张办公桌，远远地将手伸到对方面前，“王总经理，我们一言为定。”

动身之前，王总经理当着白普的面跟基金会的全国英通了电话，一会儿，他把话筒伸到白普面前，说：“白老板，全主任找你。”

全国英在电话里淡淡地问了一遍担保的过程，说：“你与王总经理马上到我办公室，争取今天就把一百万元划到你的户头上。”

白普高兴得差一点跳起双脚，“全主任，我与王总经理立刻动身。”

忽然，全国英轻轻地提起一件事情，她说：“白老板，你路子广，做大生意的朋友也很多，越是大老板，越是迷信财神爷。你是知道的，像我们这种靠工资吃饭的人，平时只能躲在家中喝点菜叶子稀饭。那枚财神爷胸章，麻烦白老板在你的朋友圈子里帮我转让一下，如何？”

一瞬间，白普简直有一种啼笑皆非般的感觉。那枚被县太爷扔到屋角的假冒延安宝塔山的护身符，现在摇身一变，居然成了生意人供奉的财神爷了。他想，我的双脚已经迈到了这一步，不继续往前走，岂不自毁前程？他轻声问：“全主任，你什么价格可以转让？”

“我只按三万元的原价收取，”全国英在电话里的声音立刻清亮而明晰起来，“至于那些往返的差旅费，就不算了。”

放下电话，白普清理了一遍，只有随身携带的两千多元钱。

就在他面现难色的时候，王总经理主动问：“白老板，你遇到……有什么难处吗？如果需要我帮忙，尽管讲出来。”

白普不好意思地说：“王总经理，我要买一件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我现在跟你借三万块钱，明天亲自送还。”

王总经理豪爽地点点头，对着门口大喊一声：“晶晶。”

立刻，一位漂亮的少女出现在办公室里。

王总经理指着少女对白普介绍道：“她叫晶晶，我的女秘书。”接着，他对晶晶说：“到财务室为我取三万块钱，动作快点。”

就在这天，在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担保下，那笔一百万元的贷款，终于划到了白普高科技公司的户头上。返回家的途中，在一间公厕里，白普将那枚三万元钱买来的护身符毫不心痛地扔进了便池。

白普的动作恰巧被另一位老年人看见，他先是吃惊地望着白普，继而将眼光投向便池里那枚闪着光芒的护身符。在老年人眼里，那不是护身符，而是一枚为人民服务的胸章。

“年轻人，”老人显出既关心又责备的神情，“你是当官的？你犯了事？你如果没犯事，为什么要把硬梆梆的吃饭家伙扔到这种地方？”

白普苦笑了一下，他知道老年人话中那句“吃饭家伙”是一句江湖语言，可以理解成某种职位，也可以理解成某种特殊的福利待遇。想了想，白普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不过，他不是回答老年人的问话，而是低声骂了一句脏话：“全国英，我日你！”

第十五章 一百万元贷款与三十六枚公章

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白普的高科技公司担保贷款的期限是很短的。在这短短的期限内，白普必须抓紧时间完善一切手续，拿到土地证。只有拿到了土地证，白普才能以土地证作抵押，向金融单位贷更大更多的款项。

按照正常的买卖程序，白普在与那块地皮的主人——当地生产队谈妥地价、双方签约后，就应该把购地款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元支付给生产队了。

当地生产队有数百员社员，代表社员们出面与白普谈判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生产队长。

那位德高望重的生产队长做梦都没想到：在目前这个失去信用的社会里，他的高洁品性会成为官匪们霸占财富的一座桥梁。按照当时那块地皮的价格，合理的地价应该是每亩十五万元左右，十亩就是一百五十万元。

在白普最原始的想法里，等一百万元的贷款到手，再从自己的积蓄里添进五十万元，这桩地皮买卖，就算成交了。

然而，就在一百万元的贷款到手的当天晚上，县太爷忽然打来了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情况。

白普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原始想法。

县太爷立刻以兄长似的口气既关心又责备地说：“我前些天就给你说过，你私人的钱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动一分钱。操作这个计划，分分厘厘都要花公家的钱，要不然，还叫什么官商操作呢？”犹豫了一下，他说：“从现在起，与生产队谈判的事情，你不要管了，由我派人去协商，到时候，你只管在协议书上签字就行了。”

那天晚上，白普辗转难眠，一夜没有睡好。

半夜里，晓珊从梦中醒来，看见白普坐在床边一边抽烟一边蹙额思索。想了想，晓珊开着玩笑问：“你是不是还在心痛三万块钱买了一个护身符？”

白普轻轻地摇摇头。

“都怪我，”晓珊将头轻轻地靠到白普的肩上，“我如果不当面说破那枚护身符，也许就不会冤枉花这三万块钱了。”

“晓珊，你错了，我毫无责备你的意思。”

白普将那枚烟头扔到屋角，烟头上的火光在夜空中划了一道红光。

“那……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白普将晓珊轻轻地拥入怀里，轻轻地说：“我曾经是战场上的一名功臣、是英模报告团的一名楷模、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是全国优秀厂长（经理）、是放弃芜湖市场的江湖义士、是家资百万的个体老板。他妈的，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现在竟然与县太爷、全国英这样的官匪混在一起，搞这种霸占他人财富的官商操作游戏呢？”

“白普，睡觉吧。”晓珊安慰道，“这种把戏，你如果不玩，照样有其他人来玩的。睡觉吧。”

第二天上午，那位德高望重的生产队长亲自找上门来，给白普送来了一份协议书。

白普接过协议书一看，禁不住又惊又喜又怕。惊的是那份协议书上的每亩土地价格已由先前议定的十五万元上浮到二十万元；喜的是购地款延期到两年后再付，也就是说，白普目前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得到那块地皮了；怕的是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里，两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概念，那么，两年后，这二百万元购地款如果付不到生产队的账上，这些靠土地维持生计的农民，他们的“活路”在哪里？

那位德高望重的生产队长诚恳地说：“白老板，他们昨天晚上专门找到我，谈了你这样一个外乡人到我们这儿投资的许多难处。”

白普虽然不明白生产队长话中的“他们”到底是指哪些人，但是生产队长的思想转变过程他是清楚了。

昨天晚上，县太爷安排了几个特殊的人物找到生产队长，从开发本地资源、发展经济、提供投资环境……说开去，希望当地生产队在支付购地款这个问题上作出时间让步。当然，考虑到时间让步带来的利息损失，允许生产队将地价每亩上浮五万元。

其中一人对生产队长说：“白老板把钱付了购地款，哪里还有多余的钱搞生产呢？”

另一人对生产队长说：“就算白老板将来生意做亏了，付不出这笔钱，生产队可以捡现成的厂房楼房。这个账无论东算还是西算，生产队都是只赚不赔。”

的确，按正常的买卖关系，这个账无论怎样计算，当地生产队都是包赢不输的。德高望重的生产队长哪里知道：这个官商操作从一开始就是从鸡圈门中冒出来的黑色怪物，是根本见不得阳光的暗箱。

白普不花一分钱，就与生产队长签订了购地合约。

当白普签完字，合上合同书，双手捧到生产队长面前时，他感情异常复杂地说了四个字：“你……我……他们……”

生产队长却把白普的复杂感情理解成了感激。临出门时，那位生产队长双手紧紧地捧住白普的手，说：“白老板，等你以后的生意做起来了，帮我们生产队解决几个劳动力，好不好？”

白普连连点着头，不说一句话。事实上，面对这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毫无城府的农村生产队长，此时此刻，白普真的无话可说。

签订买卖合同，还只是官商操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三十六个部门的衙门手续要去完善，也就是说，那块地皮要最终合法地搞到手，还要盖三十六个部门的公章。

将生产队长送出门后，白普立刻给县太爷打了电话，把情况说了一遍。他在电话中说：“另外那些部门，还需要你打招呼哟。”

“你不用跑那些部门了，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下个星期内，土地证我会给你送到手中。”

县太爷说完话，并没有立刻压下电话，似乎，他在犹豫着什么？

白普敏感地问：“县太爷，还有事情吗？”

“这……”

“县太爷，”白普赶紧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你对我还有什么事情不好意思开口的呢？”

沉默片刻后，县太爷终于轻声说，“白老板，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你是生意人，社会上闯关斩将这一套，你比我懂。”

白普立刻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绕来绕去，还是离不开钱。

话已经说透，县太爷也就毫不犹豫了。他说：“白老板，听着，按我的吩咐做。”顿了顿，县太爷的声音更轻更细地说，“你准备三十六个信封，每个信封里放二万元现金。这些钱，是给那帮兄弟伙的。今天晚上，我在老地方等你。”

县太爷话中的老地方，就是天香大酒楼那间秘密的包房。

放下电话后，白普对晓珊说：“你到大街上买三十六个特大号信封回来，另外再买……”想了想，他轻轻地自言自语道，“算了，送给县太爷与全国英的两份，另外拿东西装。”

白普心里非常清楚，从全国英手里贷出的那一百万元钱，原本就不属于他的。他想，无非是通过我白普的双手，合法地霸占他人的财富罢了。反过来，想到那块即将到手的地皮、想到只需隔三百六十五天，自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飞到千万富翁的位置上，白普就有一种难以按捺的暗暗心喜。

当天晚上，在天香大酒楼那间秘密的包房里，白普将一个普普通通的提包亲手交给了县太爷。提包里，除了三十六个密封的信封外，还有一个用塑料袋包扎着的二十八万元现金。

这时候的县太爷，已经不需要在白普面前遮上一层迷惑外人的灿烂阳光了。

县太爷坐在沙发上，先是从挎包里把那些信封一个一个地掏出来，再一个一个地码到茶几上，一边重复着这些动作一边数出声音来：“一个、二个、三个……”

在县太爷数着这些信封时，白普扫视了一遍包房，没有发现全国英的影子。他问：“县太爷，全主任呢？”

白普的话似乎提醒了县太爷，他停住数信封的动作，抬起头望着白普，忽然提了一个问题：“白老板，你认为全国英这个女人如何？”

白普内心大吃一惊，“县太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想了想，他认真地说，“我认为全主任很有办事能力。”

“当然。”县太爷一口答道，“她如果没有办事能力，我也不会把她弄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去。”他说，“我的意思是，你觉得她的党性如何？”

白普差一点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他想，县太爷，你他妈的一边数着我送来的钱、一边还在用开大会时作报告的惯用语谈党性二字，你这张脸，不发烧不烫脱一层皮？

没有听到白普的回答，县太爷再一次问：“白老板，你没听我说什么吗？”

白普支吾起来，“要说全主任的党性吗？这个……这个……”

大概，县太爷也觉得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谈党性二字，不仅显得不合时宜，还显得过于滑稽可笑。他摆摆手，更正了早先话中用词的不正确。他说：“我的意思是，你认为全国英这个女人的品性如何？”

这一次，白普毫不迟疑地答道：“好啊！”紧跟着，他追上一句，“据我观察，全主任对你，确是一片真情与忠心。”

不过，白普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你与全国英狼狈为奸，她中有你、你中有她，我还敢当着你的面，说她一句坏话吗？

县太爷一眼就看穿了白普的心思。他故作深沉地笑了笑，说：“白老板，你心里有顾虑吧？”

白普脸上一红，不说话。

县太爷做出一副善解人意的神态，说：“白老板，我理解你的难处。”沉默片刻，又说，“白老板，我们都是男人，不要把女人太当一回事。”

一瞬间，白普又吃惊起来。他不明白县太爷话中的具体意思。

县太爷继续说：“女人是什么？无非就是男人的一条内裤，穿脏了，顺手扔掉就是了。往后，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该瞒的，一定要瞒；不该说的，一定不能说。”

白普连连点着头，“县太爷，我记住了。”

县太爷继续埋下头，继续数着那些信封。

趁此机会，白普上了一趟卫生间。

等他从卫生间出来时，县太爷双眼望着他，一根手指直伸伸地指着茶几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信封，问：“白老板，是我没有表述清楚呢还是你听错了？我在电话给你讲准备三十六个信封，为什么挎包里只有三十一封信封呢？”

白普心里噤噤连跳了几下。他想，信封是我亲手放进去的，三十六个信封，绝无差错，怎么会忽然间少了五个信封呢？片刻的愣怔后，白普终于明白了“五个信封里的十万元钱”是如何失踪的。看来，县太爷这一手暗偷功夫，比起那位将一枚小小的胸章卖出三万元天价的全国英来，不知高明了多少倍。事到如今，白普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故意将一只手拍到脑门上，装出一副刚刚才弄明白的神态，说：“哎呀，县太爷，你看我这耳朵已经有问题了。”白普偏着脖子，用手指了指耳朵根子，“错了错了，我完全听错了，把三十六个信封听成三十一封信封。这样吧，我马上打电话，叫晓珊立刻送十万块钱到天香大酒楼来。”

在白普的想象里，县太爷可能会客气一番、表达一下“过天再送也行”的意思。何况，这也符合人之常情。然而，白普话音刚落，县太爷便急不可耐地说：“叫晓珊赶快送来，对了，一定跟她讲清楚，十万块钱用五个信封分别装好。”他从身上掏出手机递给白普，“用我的手机跟她打电话。”

白普打通了家中的电话。他只谈了一句话：“晓珊，再去买五个特大号信封，每个信封里装二万元钱，马上送到老地方来。我跟县太爷在老地方等你。”

等白普打完电话后，县太爷当着白普的面，重新将那些信封一个一个地放回挎包里去，一边放一边数着数目：“一个、二个、三个……”

不用猜，放进去的信封肯定只有三十一个。

最后，茶几上只剩下那个大塑料包。

白普指着塑料包，对县太爷说：“县太爷，这里面是二十八万元，我交给你处理，至于全主任那里的意思，由你来把握这个分寸比较好。”

县太爷想了想，忽然问：“白老板，你找全国英办理贷款手续时，她对你说过……你对她表示过意思了吗？”

白普知道县太爷话中的意思是指什么，他刚想说出“花三万块钱买了一枚护身符”的事情，猛然警觉起来，话到嘴边，立刻打住，却反口说：“没有，什么意思都没表示。”紧接着，白普又乖巧地补充道，“反正，我只听县太爷的安排，东西交给你，由你来把握分寸。”

听完白普的话，县太爷满意地点点头，笑着说：“白老板，你做的很对，全国英这个人，怎么说呢？总之，这个女人可以说是贪得无厌。”

县太爷在说这句话时，脸上的神色如同巍然屹立的万里长城一样，纹丝不动。

白普却在心里暗暗骂起来：大贪作报告、中贪听报告、小贪戴手铐，他妈的，县太爷、全国英，你们没有一路是好货色。

县太爷果断地打开塑料包，从二十八万元现金里取出三万块钱放到一边，再把余下的二十五万元重新包好。他解释道：“这三万块钱由我交给全国英，贷款一百万元返还三万元的手续费，是我们这个地方公开的秘密，也是大家必须遵循的规矩。”

白普知道，另外那二十五万元，县太爷要揣腰包了；加上他一分钟前暗偷去的五个信封，这一百萬元的贷款，县太爷一人就独吞了三十五万元。对于白普来说，那一百萬元的贷款，只让他饱了一下镜中月、水中花似的眼福。

有钱能使鬼推磨。

县太爷果然没有食言。一个星期后，那份盖着三十六个部门公章的土地证就送到了白普眼前。

“天哪，那块土地真的属于我的了！”

拿到土地证的当天，白普禁不住浑身激动得发抖，似乎千万富翁的美梦，就像自己衣袋里的钞票一样，伸手就可以握住了。

第十六章 土地证与一百四十万元贷款

土地证是可以到银行作贷款抵押品的。

得到土地证的第二天上午，白普给全国英打了一个电话，表达了贷第二笔款的意思。

全国英想了想，很仔细地在电话里问：“这笔钱是不是用于修建厂房和宿舍楼？”

“是。”

“那好。”全国英立刻答应了，“贷一百四十万元给你，怎么样？”

白普惊喜地答道：“太好了。我马上来基金会办理贷款手续。”

“白老板，不忙不忙。”全国英先是在电话中热情地说，接着话锋一转，“我好多天没看到晓珊了，怪想她的。过一会儿，我亲自到贵府看望晓珊。”

什么看望晓珊，白普心中明镜般地清楚，这无非是全国英又一个要钱的借口罢了。白普忽然想起县太爷曾经跟他提起过，在水工县，有着百分之三的手续费，那么，贷一百四十万元，按这个地方的老规矩，应该返还四万

二千元的回扣给全国英。这笔钱，送到全国英的办公室当然不妥。

难怪她要亲自来取。

一会儿，全国英果然到来了。

既然双方都心照不宣，全国英也就难得再多绕什么圈子，因此，在与晓珊故作亲热地交谈一番后，她从容地收下了那笔回扣。

眼看着全国英将那笔钱放入公文包里后，白普才问：“全主任，那笔贷款，你看我什么时候来办理呢？”

全国英站起身，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丢下一句话：“白老板，明天上午，你到基金会办理贷款手续吧。”

第二天上午，白普将土地证送到基金会，交给全国英，重新办理了一笔一百四十万元的贷款手续。然而，等所有的手续办理完毕后，白普整个人都已经“震”麻木了。

他没有真正得到一百四十万元的贷款。

他只得到了一百四十万元的最后两个数字：四十万元。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呢？

前文说过，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白普提供贷款担保只是暂时性的，等白普的土地证办下来后，再用土地证换回房产公司的担保书。这是白普事先就与全国英、王总经理谈好了的，因此，对于更换贷款手续，白普不仅认为正常，还认为理所应当。但是，使白普大吃一惊的是：昨天与全国英说好了贷款一百四十万元，而且，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全国英还接受了四万二千元的回扣。这样一来，在一般人的理解里——至少在白普的理解里，一百四十万元应该是第二笔贷款，与第一笔贷款一百万元是分别不同的两次贷款。任何人都会认为白普的理解角度没有一丝一毫的错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做梦都想不到，等到今天办理手续时，却变戏法似的演变成为：在第二次贷款一百四十万元里，扣除第一次贷款一百万元，兑现贷款四十万元。这样演变的结果，白普用一张土地证到基金会抵押贷款出的是七个阿拉伯数字（一百四十万元），真正落到他手里的只有六个阿拉伯数字（四十万元）。直到这时，白普才回想起全国英曾经在天香大酒楼那个秘密的包房中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白老板，我们团结起来，将那些“1、2、3、4、5、6、7、8、9、0”十个枯燥无味的阿拉伯数字像洗麻将牌一样洗出味道来，如何？”

洗阿拉伯数字的结果，让白普——这位曾经的商海巨子钻进了阿拉伯数字迷宫。

回到家后，白普仍然没有从这些数字迷宫中钻出来。他拿着那张四十万元的支票，左看右看，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并不是怀疑这张支票是假的，他心里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有一种在交易过程中特别不合算的感觉。甚至，还有一种小阴沟翻大船似的恐惧。

他急忙找出一把算盘，右手五根手指在算盘珠子上跳来跳去。他从第一次向县太爷送好处时的二万元开始算起，一笔笔、一项项、一款款地算下来。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为了办这张小小的土地证，他竟然前前后后地花掉了一百六十多万元。其中，除了一百万元是贷款之外，他私人的积蓄里，还莫名其妙地暗暗流逝了六十多万元。一时间，他这位有着商海巨子称号的精明人，自己吓住了自己。他暗暗心惊起来，我的妈呀！六十多万元，并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目，有些普通人穷尽一生的辛劳都挣不下这个数字。别人一生的辛劳，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白普手指缝间流了出去。更为可怕的是，那块十亩的地皮虽然名义上是他白普的，但是，土地证已经抵押给了基金会，从某种角度讲，他已经不是这块地皮的主人了，此其一；其二、购买地皮的二百万元钱他还一分钱都没付，虽然协议书上的期限是两年，但是这笔巨款是他白普赖也赖不掉的债务。算下来的结果，就为了那块空无一物的地皮，白普已经成为身背三百四十多万元债务的欠债大户了。这三百四十多万元内，一没包括贷款利息，二没包括白普私人“暗亏”的六十多万元。

这下，白普理由十足地害怕起来。他想，现在，就是把他前些年做布料生意积攒下来的全部家产填进去，还不够偿还这三百四十多万元的巨额债务的本金。就算那块地皮在三百六十五天后真的上涨了十倍以上，十亩地也才两千多万元，扣除眼下这三百四十多万元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缴清买卖土地过程中的各种税费、分掉县太爷与全国英官商操作的“红利”，抵除白普私人的“暗亏”……最后留给他白普的钱，又有几分几厘呢？想到这里，白普头上的冷汗滚滚而下，五根手指在算盘上不停地颤抖着。

他情不自禁地紧紧地闭上眼睛，一边摇着脑袋，一边低沉地喃喃自语道：“利令智昏啊！我真是利令智昏啊！”

这笔账是不用继续算下去了的，大凡在商界里混的最不成功的生意人都盘算得出来：在这场官商操作的计划里，真正的赢家是县太爷和全国英。常言道，官商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你吃肉我喝汤，官与商各有所图，各得其利。问题在于，目前的状况却是大块的和肉和大锅的汤已经分别被县太爷和全国英一锅端走了，他们不仅没有给白普扔下一根骨头，相反还要他去偿还煮肉熬汤时赊欠下来的柴火钱。

这些柴火钱，都是白普出面借来的啊！

这时候，晓珊走进屋来，看见白普那一副痛悔不已的样子，不禁大吃一惊。她奔过去，轻轻地拍着白普的肩头，问：“白普，你为什么会这样？”

白普抬起头来，布满红丝的双眼立刻注满泪水。他望着晓珊，手指头点着算盘上的珠子，说：“晓珊，我利令智昏啊！我白普真是利令智昏啊！”

“白普，”晓珊根本没看算盘上那些黑色的珠子，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丈夫，关切地问，“不要着急，慢慢想办法……”

忽然，白普将算盘举起来往地上狠狠地摔去，只听啪的一声，那些算盘珠子便向四面八方滚去。

晓珊惊呆了，“白普……”

“利令智昏啊！我白普真是利令智昏啊！”白普浑身颤抖着，自责道：“如果不是利令智昏，我这个曾经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厂长（经理）的生意人怎么会做这种官商操作的倒霉生意？”激愤中，白普竟然扯开喉咙，咬牙切齿如同泼妇撒野般地大声骂了起来，“县太爷、全国英，我日你祖宗十八代……”

晓珊终于明白丈夫为什么“激动”的原因了。

她正想说什么，电话却忽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王总经理打来的。

白普知道王总经理打电话的动机——对方是关心他那块地皮上的建筑物什么时候开发？

毕竟是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生意人，等到白普拿起听筒的时候，他原本失控的情绪，已经迅速地平静下来了。

王总经理在电话中问：“白老板，你准备什么时候动工？”紧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们三荣地产公司可以从设计、施工、装修一条龙为白老板服务到底。”

“唉……”

白普先是在电话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扯出一脸的苦笑。

“喂……”王总经理在电话中听到了白普那一声伤感的叹息，他奇怪地问，“白老板，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你我都是江湖中人，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开口，不要闷在心里。”

“唉……”白普依旧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一只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拿着那张四十万元的支票，说：“王总经理，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只是那块地皮的开发，我很可能无能为力了。”

没等白普说完，王总经理便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白老板，你是不是资金周转不过来？哎呀，白老板，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告诉你，你今天就在那块地皮上搭一座茅草棚棚，我保证你明天就要找大钱。”

白普懒懒地应道：“王总经理，你在与我开玩笑吗？”

“白老板，我姓王的从来不开什么玩笑。”

“没有钱，你就是把整个水工县的地皮给我，我也束手无策啊！”

“白老板，你发大财了！”忽然，王总经理的声调激动起来，“白老板，实话相告，你那块地皮再晚买几天，可能就不会是你白老板的了。”他说，“白老板，我听全主任说，你前些天到乡下去请财神，竟然一下子请回了四个。白老板，是真的吗？”

白普从王总经理激动的声调中听出财神撞来的味道。他紧张地反问：“你刚才说什么？”

“白老板，你真是撞到财神爷了哟！”

“你说什么？”刚才还极度沮丧的白普立刻情绪高昂起来，他的声调同样激动起来，“王总经理，那块地皮……你的意思是……”

“升值了，那块地皮现在就开始升值了。”王总经理在电话里高声说，“白老板，你请的四个财神爷开始发挥作用了。你的财运来登（旺）了。”

王总经理告诉白普：某县撤县设市的消息虽然官方还没正式公布，但是小道消息已经在民间传开了，而且大

家还知道，规划中的新市区，中轴线就在白普买下的那块地皮上。建设新市区的首要条件就是三通一平。搞建筑的人都知道所谓的三通一平，就是路通、水通、电通、平整场地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把路通放在首位呢？因为各类建筑材料都必须有了路通才能运到建设工地上，所以，在白普买下的那块地皮前面，即将铺建一条公路。

王总经理说：“白老板，关于你的财运来登（旺）了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谈。”紧接着，他向白普发出了邀请，“白老板，今天晚上，在天香大酒楼，我作东，专门请你这位财神爷的客——对了，把你的第一夫人带上，哈哈……”王总经理在电话里发出爽朗的笑声，开着玩笑道，“人家外国那些国家元首出国访问，都是带第一夫人；我请白老板出门做客，你也把第一夫人带上。”

放下电话，白普将手中那张四十万元的支票凑到嘴唇前吻了一下，转身一把将晓珊搂入怀里，欣喜地说：“我们时来运转了，那块地皮现在就开始增值了。”

望着几分钟前还是一副破产败相、几分钟后居然就兴高采烈起来的丈夫，晓珊笑着问：“就算那块地皮升值了，你那张支票也无法盖起厂房和楼房呀？”

白普把那张支票端到眼前，瞧了瞧，说：“晓珊，那块地皮升值后，这张四十万元的支票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晓珊疑惑地望着丈夫，“没有钱，厂房和楼房怎么修起来？”

白普想了想，给晓珊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在开发大西部地区时，许多探险家倾尽全部家产，用于寻找蕴藏在地层深处的石油和黄金。往往是，等到许多探险家有朝一日真的发现了宝藏时，他们这时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经费开采了。然而，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谁发现了宝藏，这份宝藏就是属于发现者私人的。因此，对于发现了宝藏而无开采经费的探险家们来说，根本就不担心后续资金的事情：那些遍布天下的投资商自然会大把大把地往他们的矿洞里投钞票。

白普激动万分地说：“晓珊，目前，我们就处于这种情况。”沉思了一下，他又说，“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王总经理今天晚上主动请我们的客，肯定是看中了那块已经开始增值的地皮。”

白普的分析没有错，王总经理的眼睛已经盯上了那块开始增值的地皮。

第十七章 暗中的连环套

人世间，有一种阴谋叫做连环套。词典里，有一条成语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白普没想到，就在他自以为与县太爷、全国英的官商操作渐入佳境时，另一套更为险恶的官商操作开始启动了，也就是说，在白普这只螳螂后面，另一只黄雀从黑暗中慢慢地现身出来了。

他就是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王总经理。

出门前，白普特意换了一套西服，把脸上的胡子刮的干干净净。真是应了那句人逢喜事精神爽的老话，站在穿衣镜前，面对自己焕然一新的形象，白普看到自己的脸上居然奇迹般地笑出了两个酒窝。

晓珊正忙着捡地上那些散落四周的算盘珠子，一边捡一边望着白普，谐戏般地说：“这把算盘都已经被你摔破了，我还以为你从此不做生意、不算账了。”

白普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也弯下腰捡着那些算盘珠子，自我解嘲似地说：“夫人，此一时、彼一时也。做生意，账算不通（蚀本），山重水复疑无路，当然要发火；现在呢，账算通（赚钱）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当然是喜笑颜开喽。”

晓珊沉思了一下，问：“县太爷和全国英……我们还跟他们打交道吗？”

白普先是沉思了一下，缓缓地说：“县太爷、全国英和我合伙官商操作的那块地皮现在就开始增值了。看来，县太爷、全国英他们虽然贪得无厌，但并不是‘无厌’得没有丝毫道理：他们还是给我留下了一条财路的……唉，在这块地盘上做生意，想不跟他们打交道都不行啊！”接着，他将最后一颗算盘珠子狠狠地扔到窗口外面，恨恨地说：“利用，互相利用，官商操作，他们吃肉我们喝汤。”白普忽然间笑起来，轻轻地抱着晓珊，颇为得意地说：“他们虽然把肉吃了，但留下了一锅汤。其实，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说，肉肥皮皮、汤养心心，真正的营养在那锅汤里面啊！”

当天晚上，白普、晓珊与王总经理夫妇在天香大酒楼见面了。

如同我们想象中的富婆一样，王总经理的第一夫人是一个浑身挤满富态肉的中年妇女，身上挂满价格不菲的各类饰品。相比之下，一身淡装的晓珊，就像古时候一位丈夫刚中了状元的白屋妻子，走出柴门迎接突然间到来的报喜一样。

白普这次到天香大酒楼的感觉与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他到天香大酒楼，不是给他人喂猪就是给别人送钱；而这一次，是水工县小有名气的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王总经理请白普夫妇的客。白普心里，多少找到了一点成功人士被他人小心恭敬的财富感觉，而这种财富感觉又是建立在那块刚刚开始升值的地皮上的。

在一间小小的单间房里，经过一番客套后，白普与王总经理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当王总经理了解到白普只有一张四十万元的支票后，先是哈哈大笑起来，说：“白老板，有了梧桐树，哪里愁飞不来金凤凰。”

白普故意锁紧眉头，“王总经理，梧桐树，我已经栽好了。可是，金凤凰，却不知躲到什么地方，迟迟不来？”

王总经理笑眯眯地望着白普，他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提包里摸出一卷图纸，慢慢地铺开在桌上。

“王总经理，这图纸……”

“白老板，你真是撞到财神爷了——你那块地皮，过一段时间，如果每亩地价不卖到三百万元以上，不足部分，由我三荣地产给你添上。”

天哪！每亩三百万元，十亩就是三千万元！白普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情不自禁地跳起身。一会儿，他发现自己有些失态，便重新坐了下去。这种惊愕，想必任何生意人都可以理解，几天前花二百万元买下的十亩地，没想到睡一觉醒来，就猛涨到三千万元以上。

王总经理铺开在桌上的是一张水工县的地图。

这是白普第二次看到水工县的地图了。前一次是全国英带着龙老板到他家里谈退路，随后，便发生了“请”财神爷的事情。

王总经理用一种眼红到极点的语气说：“白老板，据我所知，在水工县做生意的人，能够一次性请回四个财神爷，我还闻所未闻。只有你，才有这么好的财运。”他的一根手指在地图上移来移去，“你那块地盘，真是黄金口岸中的黄金口岸哟。”

那块地盘的黄金价值是白普早就知道了的，现在，他关心的问题是：从哪里搞到资金，如何来开发那块地皮？

白普的想法刚一移到资金上来，王总经理的双眼似乎就锐利地洞悉了他的心思。拍的一声，王总经理将整个手掌扑到桌上那张地图上，双眼闪闪发亮地望着白普，激动地说：“白老板，我找你来，就是谈投资的事情。”

白普抬起头，虽没说话，但双眼同样闪闪发亮。他在等待着王总经理的下文。

王总经理对于那块地盘的投資有两种方案：

第一、所有的建筑工程全部由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独家承建，资金由王总经理担保向银行贷款，只是，百分之三的手续费用在办理贷款手续时由白普私人兑现，还有，房屋修好后，在白普没有还清贷款以前，房产证应该交给王总经理抵押；

第二、双方以入股的方式合伙，白普的股份就是那块地皮，王总经理的股份是投入资金将厂房、宿舍楼全部修好，完工后，地皮连同建筑物，一人一半。

“白老板，”王总经理说，“两种方案，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是包赚不赔。”

思来想去，白普决定采取第二种最安全的股份方式。白普当时的想法很现实：如果采用第一种办法，必然就会发生若干意料不到的费用，他实在害怕再去钻那些数字迷宫了；如果采用第二种办法，他什么都不用操心，只需到时候分一半产业给王总经理就行了。他想，反正天底下的钱一个人是找不完的。如果真像王总经理说的那样地皮连同建筑物可以卖到三千万元以上，他一个人就可以分到一千五百万元以上，还掉三百四十多万元的债务，他白普仍旧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白普看来，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如此的规模，是跟王总经理的眼力分不开的。既然经验丰富的王总经理都看中了那块地皮，愿意投资，那么，说明那块地皮的上涨前景已经是木板上的铁钉——可靠了。想到这里，白普紧紧地握住王总经理的手，“好。成交。”

第二天，白普与王总经理签订了合伙协议。

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不愧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签订后的第五天，各项施工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各就各位了。用建筑业里的行话来说，三通一平已经准备就绪，只等王总经理一声令下，隆隆的机械声就会响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王总经理手提一个大公鸡，笑容满面地来到白普家中，说：“白老板，今天晚上的香烛纸钱，你不亲自去烧是不行的。”

白普与晓珊莫名其妙地看看王总经理，又看看他手里提着的咯咯鸣叫的大公鸡，不解地问：“王总经理，你这是演的一出什么戏哟？”

“白老板，”王总经理一本正经地说，“你以为老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起来了么？你是那块地皮的主人之一，明天要开工了，你不去求土地菩萨保佑，修房造屋会顺利进行吗？”

原来，建筑业也如同其他行业一样，浸染着一种深沉的迷信色彩：大凡施工以前，老板们都要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而且这一天的“吉日”还要精准到某个时辰，准备好各式各样的供品，在“吉日吉时”里祭祀传说中的土地神，祈求土地神保佑。

白普是商界上的生意人，他当然明白黄道吉日对生意人的心理安慰。他只是不明白，王总经理找人选择的吉日吉时，为什么是今天晚上的子时上刻，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二十三点至二十四点之间？

等他们驱车到达那块地皮上时，一切祭祀的准备工作的都已经做好了。地皮中央，已经搭好了一个木台子，一位道士模样的江湖术士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往一盆炭火里扔纸钱。一会儿，那位江湖术士将几张画满“符号”的黄纸挑到一把木剑上，点燃火，举在夜空中划了好几道圆圈。

“白老板，”王总经理对站在身边的白普说，“台上那位师傅招数厉害哟，这个子时上刻的吉日吉时，师傅是经过再三斟酌才选定的，据师傅说：这是一个招财进宝的好日子。”

这时候，那位江湖术士做完了“过门”，现在，该这块地皮上的两位主人上台亲自祭祀了。按照那位江湖术士的安排，白普与王总经理双膝着地，面向南方，并排着跪在台上。之所以要面向南方，是因为北方为水、南方为火，所以，南方是北方的财地。应该说，白普是不太相信这种招财进宝的迷信祭祀的，他过去做布料生意时，从未迷信过这种东西，不是照常成了百万富翁吗？然而，作为闯荡江湖的生意人，他又特别体谅其他商人的迷信心理，毕竟，商场如战场，那些在商战中拚杀得心力交瘁的大大小小的商人们，或许能够在这种迷信活动的过程中得到一丝慰藉。

两个多小时后，祭祀活动结束了。

这一次祭祀所带来的财运，却不能不让白普对招财进宝迷信起来。

仅仅过了两天，王总经理的电话就打到了白普家中。王总经理在电话里激动地说：“白老板，你赶快到建筑工地上来一趟。哎呀，财运啊！你的财运真是来登（旺）了啊！”

等白普急匆匆地赶到那块地皮上时，王总经理的身边已经围了好几个人。看情形，那帮人正求着王总经理办什么事情。

见到白普，王总经理立刻对那帮人说：“我一个人说话算不了数。”他用手指着白普，“他——白老板，才是这块地皮真正的老板。你们说的这件事，没有白老板同意，是办不成的。”

顷刻间，那帮人又转身围到白普身边，纷纷恳切地说：“白老板，门面一定留一间给我，我可以先交订金。”

“门面”？一时间，白普愣在那里。

没等白普回过神，王总经理当着那帮人的面解释起来：那帮人都是各地的建筑材料经销商，他们已经听到了某县即将撤县设市、重新建设一座新城区的消息。建设一座新城区所需要的各类建筑材料，对每一个建材商人来说，都是一个让他们双眼红得发烫的天文数字。白普的这块地皮，就成为他们做建材生意最理想的黄金口岸。

“各位朋友，”王总经理对那帮人说，“你们明天再来，我与白老板商量以后，明天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好不好？”

那帮人犹豫了一会儿，最后不放心地问：“王总经理，我们明天到哪里找你？”

“办公室，”王总经理说，“明天，我和白老板在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办公室等你们。”

白普也连连点点头，“明天，我和王总经理等你们。”

那帮人的身影还没完全从王总经理的视野里消失，他便转回身，一把捏住白普的胳膊，大声说：“白老板，

设计要更改。金水银水都流到家门口来了，怎么可以堵回去呢？”

白普知道对方话中“设计要更改”的意思，那意味着房屋设计要作重大调整。

设计要更改虽然是出乎意料的事情，但是，人世间没有一个生意人愿意放弃已经送到钱包里的发财机会。白普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征得白普的同意后，王总经理立刻打电话叫来了公司里专门负责设计的技术人员，将那份原有的设计图摆到地上。研究了半天后，那位技术人员说：“只需作一些技术上的小修整就可以了。”

按照那位技术人员的“小修整”，厂房仍旧建造在楼房后面，只是设计中的那幢职工宿舍楼底层修改成十间前门面后库房，租赁给那些建材商人经营；二楼以上全部搞成宿舍出租给那些建设新城区的打工者。

经过一番分析，白普已经在心里确认这个计划不仅可行，而且必行了。

“白老板，财神爷这么快就给我们送金元宝来了。”王总经理兴奋地说，“明天，先把那些建材商人租赁门面的保证金收下来。好不好？”

白普高兴地说：“好呀，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收呢？”

王总经理顺口说：“白老板，你知道我太忙，虽不能说像国家领导人那样日理万机，但忙得双脚不沾地的时候，则是经常性的。我想，与那些建材商人打交道的东西，就交给你亲手操办。”他说，“白老板，千万不要推辞啊！”

在白普看来，这是一件端碟小菜上桌似小事。

“好。”白普一口答应下来，说，“王总经理，租赁合同，由我来签；修房造屋的事情，就全权交给你一个人去操心了。”

第二天上午，在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办公室，白普在一帮争先恐后的建材商人的“围攻”下，选择了十位最有实力的建材商人，与他们分别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

按照那份租赁合同的规定，每位建材商人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当场预交五万元的保证金，白普则必须在某年某月某日以前将门面交给建材商人经营，任何一方违约，都处以五万元的违约罚款，等等。应该说，从租赁合同本身来看，这是一份非常公正的协议，看不出有什么危险的地方，更何况，十位建材商人合计五十万元的保证金，当场就如同一座小山一样地“兑现”在白普眼前。问题是，人世间常常就有这样的怪事情发生：无论多么精明的生意人，如果一不小心迈进了利令智昏的陷阱，那么，他就会做出许多在局外人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挖陷阱工程。

利令智昏中的白普与十位建材商人签订租赁合同时，忽略了两个最关键的东西：

第一、他自以为代表的是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那些建材商人签订协议，问题是，他本身不是该公司的人，又无该公司法人代表的授权委托书，因此，那些协议，从法律上来说，只能认定为白普与那些建材商人私人之间的约定；

第二、那堆“兑现”在白普眼前的五十万元现金，赓即就从白普眼前消失了。

白普以为交给了公司。

一转眼，一幢想象中的楼房主体工程就耸立在那块地皮上。只有框架尚无装修的房屋称为主体工程，也就是那位来自广东的龙老板说的清水房。

这段时间，白普隔三差五地跑到工地上去，眼看着房屋离竣工日期一天一天地逼近，他激动的心情就一天一天地波澜壮阔，那个千万富翁的黄金梦，已经如同一个金人一样揣进了他的腰包，只等时机成熟时，一下子掏出来金光煞然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不过，有一个现象，白普觉得很奇怪：这一段时间，县太爷和全国英都没“打扰”过他，就连电话都没有一个。想了想，白普似乎为他们“不打扰他”找出一个充足的理由：官商操作已告一个段落，县太爷与全国英应该得到的好处已经得过了手，当然不再继续打扰他了。

第十八章 一波三折的产权变更

一天晚上，白普接到了县太爷的电话。他约白普在天香大酒楼那个秘密的包房里见面。

这一次，那间包房里除了县太爷、全国英以外，还有一位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似的客人。

他就是来自广东的龙老板。

大家落座后，县太爷显出一副奇怪的神态，他问白普：“我昨天才听全国英讲，你已经在那块地皮上盖好了一幢主体工程？”

全国英急忙补充道：“我也是听基金会其他人说的。”

白普点点头，赶忙辩解道：“我一直没给你们汇报，主要是考虑到你们工作太忙。我本来想等房屋装修好后，再请你们去，给县太爷和全主任一个惊喜……”

“罢了。”没等白普说完，县太爷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多少有些生气地责备道，“谁让你在那块地皮上去修房造屋了？你知不知道，那块地皮就在新城区中心位置上，规划中的新城区是商业贸易中心，不允许有工厂存在的，你就算是把厂房修得再漂亮，到后来还不是一炮就炸掉了？现在，我与龙老板已经谈好了，他愿意出三千万元买下那块地皮，开发成一座娱乐城。可你竟搞成什么工厂、宿舍？唉……撤了撤了。”

白普知道县太爷的意思就是把那幢刚刚完成主体的楼房夷为平地，对此，白普并不感到吃惊，毕竟，在那幢主体工程里，是无法开发成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娱乐城的。然而，令他吃惊的有两点：其一，当初，是县太爷建议在那块地皮上修房设厂、增加地皮附加值的，怎么现在又……？看来，县太爷是贵人多忘事了；其二、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王总经理的眼力的确具有前瞻性，不久前，王总经理就给他说过，用不了多久，那块地皮就可以飞涨到三千万元以上。如今，果真应验了王总经理的眼力。一想到仅隔数十天，这笔三千万元的巨款里将划出一千五百万元给王总经理，数千万元的数字一下子就缩到一千多万元，白普禁不住痛悔得狠狠地拍了一下脑门。

龙老板望着白普，“白老板，你怎么了？”

白普冲口而出：“他妈的，我真该死！”

县太爷等人莫名其妙地看着白普。

白普只好把财产分割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与王总经理已经签订了协议，具备法律效力了。现在，撤房和卖地的事情，我必须与王总经理商量。”

听说那块地皮有一半已经是属于他人的了，县太爷呼一下站起身来，双眼恨恨地瞪着白普。

龙老板急忙拉了县太爷一把，劝道：“县太爷，别着急。”

全国英仍旧坐在沙发上，不发一言。

县太爷恨恨地说：“白老板，你手里没钱了？你是没钱吃明年的饭了呢还是没钱买后年的新衣服了？你难道就缺到卖地卖房的地步上去了吗？”他道，“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王总经理是何等精明的人，你可知道？他的两颗眼珠子都是用黄金做的。他看中的地皮，哪一块不在短期内疯狂地上涨？”他摇着头，连声叹息起来，“白老板呀，我早就给你说过，那块地皮要升值、要升值，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呢？”

经过县太爷一番深入人心的思想工作的搓来揉去，白普已经确认自己是办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他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与王总经理合伙，不仅使自己的财富缩水一半，还使全心全意的县太爷和全国英的所有心血付之东流。当然，更影响龙老板的退路。他潮湿着双眼，失悔地问：“县太爷、全主任、龙老板，事情，我已经做了；错，我已经犯下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他将目光从他们脸上移来移去。

龙老板现出着急的神态，“是呀，有没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呢？”

一时间，屋子里静默起来。

许久，县太爷慢吞吞地说：“这个办法，可能只有她才想得出来。”

县太爷的手指着全国英。

“有了。”忽然间，全国英站起身，望着县太爷，轻轻地说，“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因为公司的背后有银行的大力支持。这样办，我亲自找王总经理，从银行的角度向他陈述厉害，希望他让出那一半地皮。大不了，把他现在垫付的资金归还给他，再补贴他一点损失。”她又望着白普，“白老板，你看如何？”

“妙极了。”那位广东来的龙老板立刻拍了几下巴掌，说，“生意人求的是财，只要有钱赚，买与卖都只是发财的一种形式而已。”

白普有些担心地说：“王总经理会同意吗？”

县太爷仍旧慢吞吞地说：“我想，只要全主任亲自找王总经理谈，他即使内心有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也会咬牙答应的。”

全国英淡淡地追加一句：“除非，王总经理不想在这块地盘上继续生存下去；除非，王总经理完全不理睬舍财免灾的真诚劝告。”

不知为什么，白普在听了全国英“舍财免灾”这句话后，如同遭受了冷风的突然袭击，全身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

龙老板望着白普，郑重地说，“白老板，等全主任见过王总经理之后，你再安排我与王总经理见见面，我要亲口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把那一半地产还给你，将来，我投资的娱乐城，工程全部包给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做。”

有了全国英的银行身份这根大棒施压、有了广东龙老板工程业务这条胡萝卜作安慰，这笔“买”与“卖”的生意，无论对白普还是王总经理，双方都是赢家。看来，胡萝卜加大棒的法则，不仅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争斗，还适用于商界上的利益盈亏。

两天后的一天上午，白普与广东来的龙老板就“应邀”坐到了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办公室，坐到了一直阴沉着脸的王总经理面前。

对于王总经理脸色的阴沉，白普是很能体谅的。想想看，眼看着不断涨水的地皮，现在却要违心地割让出去，谁碰上这样乐极生悲的事情都决不会有什么好心情的。望着不断抽着香烟的王总经理，白普难过地说了一句：“王总经理，说句实话，我对不起你。你的情，我受了。”

王总经理闭上双眼，摇了摇头，长长地叹息一声，说：“白老板，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解释了。全主任已经把所有的利害关系，一一地给我分析透了。”停了停，他做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白老板，你和我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大生意人嘛，凡是遇到这种‘舍财免灾’的关键时刻，就要提得起也放得下。白老板，你说呢？”

白普想，看来，全国英“舍财免灾”的劝告，真的应验了。

王总经理继续说：“白老板，关于地产的变更手续，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办理，说句笑话，这叫完璧归赵吧。不过……”王总经理望着白普，话锋一转，一字一字地说：“白老板，我王某人在这笔生意中的损失，外人也许不清楚，但你本人是明明白白的哟。我除了收回正常的垫资款以外，白老板，你是否可以考虑弥补一点损失给我呢？”

白普赶忙点着头，“应该的，这是完全应该的。”

王总经理张开五指伸到白普面前。

白普暗暗猜测起来：这就是对方的要价吧？

果然，王总经理开出了价码：“白老板，补助我五十万元的损失。你算算账，看一看，我王某人的心并不大吧？”

“这……”

白普一方面犹豫起来，另一方面在心里盘算开了这笔损失补偿。

龙老板却不失时机地朝白普微微点了一下头。

白普心领神会，立刻答应了下来：“王总经理，五十万元就五十万元吧。”

说实话，根据当时那种情况，就算没有龙老板的暗示，白普也会因为良心上的过不去而答应王总经理的要求；更何况，换一个角度讲，对每一个生意人来说，这笔有失公理的大交易，输家与赢家的账目是一清二楚的。的确，与那块价格飞涨的地皮比较起来，五十万元的补助，确实不算一笔大数目。

接下来，王总经理调头望着龙老板，说：“龙老板，感谢你吧娱乐城工程全部包给我做。只是不知道，龙老板的娱乐城工程什么时候开工？”

龙老板微笑着，先指了指王总经理，再指了指白老板，最后说：“这就要看你们之间的财产手续什么时候才能办好了。你们的手续办得快，我的动作自然就快。”紧接着补上一句，“我是生意人，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垫资修建的那幢主体工程，每一项开支都有明细的记载、同时也有正规的发票佐证。接到王总经理的命令后，财务室只花了不到三个小时，一份详细的账目表就送到了白普的手里。

一共投入了二百五十万元。

当天中午，白普打电话给县太爷，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诉说了一遍，最后，他问：“县太爷，支付给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二百五十万元垫资款和五十万元补助款，这些钱从哪儿来？王总经理已经把话说硬了：先交钱，后办理变更手续。”

在白普的想象里，既然他与县太爷、全国英是如此亲密的官商操作关系，那么，这笔三百万元的巨款理所应当地从某县基金会贷出来。他还记得县太爷曾经说过：把你私人的钱存到一边去，搞这种官商操作的把戏，一分一厘都要花公家的钱。

果然，县太爷开口了：“你去找全国英，这个事情是早就说好了的。”

转过身，白普立刻打通了某县基金会的电话。

一位接电话的小姐告诉白普：“对不起，全主任到省城学习去了，半个月后才能返回。”

白普愣了半晌后，又一次打通了县太爷的电话，先把全国英到省城学习的事情说了，然后问：“县太爷，能不能找另外的银行想想办法？”

县太爷立刻在电话里用一种责备的口吻说：“白老板，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内幕？”停顿了一下，他忽然说，“这样吧，你暂时把私人在银行里的存款划给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抓紧时间把手续办理了。等全国英从省城回来后，再贷出款来把你私人的钱填上。”

一瞬间，白普愣在那里。

县太爷接着问：“你私人的钱够不够还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那三百万元？”

白普银行里的存款只有二百五十万元了，他只得实话实说：“还差五十万元。”

县太爷口气缓了一下，说：“就这样办，你先划二百五十万元过去，剩下的五十万元，我立刻给王总经理打个招呼，你写个欠条给他，先欠着。”

不能说白普没有任何犹豫，也不能说白普思想上没有过斗争。毕竟，银行里的二百五十万元不仅仅是他多年辛苦的劳动果实，更重要的是，这是他全家赖以生存的全部积蓄。问题是，从当时的种种现状分析，白普都认为，实现千万富翁的理想不过是朝夕之间的事情，今天早晨的小投入，只需要一眨眼，就换回今天晚上的大收入。已经被官商操作搞整得利令智昏的昔日的竹走县商海巨子白普，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个发大财的机会。很快，白普私人的二百五十万元划到了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户头上。

欠下的五十万元补助款，白普写了一张欠条给王总经理。

今欠到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补助款五十万元（人民币），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如数归还。欠款人：白普。某年某月某日。

在将欠条轻轻地放到王总经理面前时，白普忽然感到良心上有些过不去，他说：“王总经理，你的情，我白普受了。”

王总经理先是面无表情地将那张小纸条拿在手里左瞧瞧、右看看，想了想，然后用一种非常不高兴的语气说：“白老板，请原谅我王某人太小家子气了，毕竟我跟白老板合伙做生意，已经吃过白老板一次大亏了。”

“王总经理，我……你的情……”

白普的脸色刷地红了起来，他知道对方话中的合伙做生意是指那块地皮。单从合伙做生意的角度来讲，似乎真的是王总经理忍痛割爱，吃了大亏。一时间，白普良心上的不安更为沉重，竟然显得有些窘迫起来。

王总经理根本不管白普的表情如何，他用两根手指挟着那张小纸条，举到半空中摇了摇，说：“白老板，这上面的数字是五十万元而不是五十元哪，白老板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地写在一张小小的纸条上就交给我了呢？白老板，这，未免显得对我太不尊重、太过于儿戏了吧？”

一瞬间，白普终于明白了王总经理非常不高兴的真正意思了。对方是担心白普往后赖债不还那五十万元的补助款。倘若白普真的赖债不还，王总经理即便到法院打官司，都没有一个充足的、站得住脚的理由。好比民间的私人借贷一样，一旦发生债务纠纷，按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也只能保护债权人的本金，不保护利息。白普是一介私人，而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虽然是私营企业，但是毕竟是一家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的经济组织。只有某级组织发补助款给私人，还从未听说过一介私人欠某级组织的补助款。开始，白普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以为王总经理逼他立刻兑现五十万元。在一阵良心上的极度的过不去后，白普开口说：“王总经理，我现在确实没有多

余的钱，你看这五十万元该怎么办？”

王总经理似乎早有准备，他当着白普的面，打燃火机，将那张小纸条慢慢地烧掉。之后，他从办公桌里取出一份早就打印好的协议书摊开在桌上，双眼冷冷地望着白普，没有说一句话。

那是一份垫资协议书。

协议书上说，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白普修建房屋时垫资了五十万元，由于白普现时资金周转困难，经过双主协商，垫资款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归还，等等。这样一来，从先前得不到现行法律保护的补助款过渡到享受法律保护的垫资款，五十万元巨款的性质就发生了有理走遍天下的根本性变化。这样一来，如同一介私人向某级组织借一笔公款，到后来，还钱给组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看完这份协议书，白普当时的感觉是他完全理解王总经理合伙做生意吃亏上当后的不安全心理。他想，这五十万元反正是要付给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至于以何种名目支付，可以不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他几乎没有过多的犹豫，就在那份协议书上签了字。

于是，在一环套一环的官商操作中，白普的巨额家产就这样被彻彻底底地洗白了。

——故事叙述到这里，似乎就应该结束了，因为县太爷他们官商操作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位曾经是竹走县商海巨子白普的数百万元家产，已经被他们霸占了去，所以，他们应该喝一杯庆功酒吧？然而，连环套这种阴谋之所以又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最大野心不仅仅是霸占掉白普的全部家产，而且还有那块价格不断飞涨的地皮。在他们看来，有了那块寸土寸金的黄金宝地，不管白普现在的负债额有多么高，只要他还是那块地皮的主人，他就有“翻身得解放”的一天。

连环套阴谋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白普“看不到解放区的天”，永无翻身之日。

与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王总经理办理完财产变更的全部手续后，白普兴致高昂地打通了县太爷的电话，将成功消息一点不漏地汇报给了县太爷。白普有些迫不及待地问：“县太爷，是不是可以通知龙老板，那块地皮可以完完全全地转让给他开发了？”

县太爷当然知道白普话中开发的意思。那块地皮可以三千万元卖给广东的龙老板了。这原本就是白普、县太爷、全国英官商操作好了的。然而，县太爷在电话里告诉白普：“龙老板回广东处理一些事务，过些日子才能回来。你先稳一段时间，不要着急。”

白普问：“龙老板什么时候回来？”

县太爷避开了这个话题，反而用一种关怀的语气，好心地建议道，“白老板，这些日子你也太辛苦了，你干脆把卖地的事情放到一边，到外面去旅游一段时间再回来。说不准，等你旅行一圈回来后，你已经梦里梦外地成了千万富翁了。”

县太爷的话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对路的地方，正在做着“准千万富翁”美梦的白普听起来，仿佛句句都是真理。白普没想到，那位只在他眼前晃了晃影子的广东龙老板，再也没出现过了。

回家以前，白普忽然想起先前被他摔碎的那把旧算盘，不禁得意地笑起来，他想，摔碎旧算盘是一个破旧迎新的良好预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从百万富翁飞升到千万富豪，不正是应验了老百姓常说的财运来了是挡也挡不住的老话么？他特意到大街上的文具店，买了一把质量最好、价格最昂贵的新算盘，兴高采烈地带回了家。

晓珊望着白普手里的新算盘，她一眼就看穿了丈夫的心思。她笑着说：“不要高兴得太早，小心到头来鸡飞蛋打一场空，想哭都哭不出来。”

孰料，晓珊这句玩笑话，竟然成为他们夫妇未来不幸遭遇的谶语。

第十九章 鲤鱼鳞片与麻木

县太爷那个“外出旅行”的建议说到白普心里去了。在白普看来，现在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那个广东的龙老板返回水工县后，三千万元就到手了。

没几天，白普便开着那辆私家面包车，带着晓珊外出了。不过，他们不是外出旅游，而是回到了他们的家乡竹走县。

一转眼，回到家乡快半个月了，他们也应该返回水工县了。

离开家乡前一天，那位在竹走县检察院工作的朋友请白普夫妇到远离县城的一座水库钓鱼。垂钓过程中，白普将他即将成为千万富豪的过程大致地诉说了一遍。当然，考虑到那位检察院朋友的特殊身份，白普故意隐瞒了他与县太爷、全国英、龙老板之间官商操作的具体细节。他相信，那位检察院的朋友对那些关键的隐秘地方是能够心领神会的，同时，也是能够体谅他不方便“明说”的良苦用心。

听完白普半明半暗的发迹故事后，那位检察院的朋友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点燃一支香烟，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漂在水面上的浮头，一边凝神沉思着什么。

白普奇怪地望着那位朋友。

就在这时，浮头一动，一条大鲤鱼上钩了。经过一番折腾，他们终于将那条重达好几斤的大鲤鱼弄上手，接入身边的塑料桶里。

等水面重新归于平静后，那位检察院的朋友才开口说：“白普，你给我讲的这些事情，凭我这么多年在官场混过来的经验，我总感觉到其中有不正常的地方。”他望着白普，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吻说，“白普，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白普点点头，他明白朋友话中隐含的意思并不是指官商操作，而是专指他本人在这场官商操作中的危险处境。

“白普，说句不该说的话，”那位检察院的朋友依旧望着他，依旧是那种严肃的口吻，“生意场上，你比我熟悉；但在官场上混，我却比你内行。”想了想，那位朋友轻轻地说了一句，“白普，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这场不正常的交易中，你搞不好要被他们洗白干净。”

朋友的话，为白普原本阳光明媚的心际吹来了一丝心惊的乌云。

水库旁边有一家乡村小饭店。中午，他们将那条大鲤鱼交给饭店老板，弄一桌活水鱼席。

饭店老板先将那条活蹦乱跳的鲤鱼按到水盆里，嘴里含着一把明晃晃的剔骨刀，两颗眼珠一层一层地从鱼鳞片上滚过去，又滚过来。

白普双手抱到胸前，目不转睛地盯着饭店老板的一举一动。

只见饭店老板先往水盆里倒了半盆冷水，眼看着鲤鱼受到惊吓的身体恢复了活泛后，他才提起旁边的开水瓶，一点一点地往水盆里添加热水。

白普奇怪地问：“为什么要先放冷水、后添热水？有什么讲究吗？”

饭店老板笑了笑，指着鲤鱼脑袋，反问着白普：“这是什么？”

“鱼头。”

“鱼头里装的是什麼？”

白普噗哧一声笑了，“鱼头像人头，装满了思想。”

饭店老板竖起大拇指。

白普还是不明白，他正想说什么，饭店老板却轻轻嘘了一声，示意他不要说话。接着，饭店老板将第三瓶开水，慢慢地添加到水盆里去。说来奇怪。等第三瓶开水倒完后，水盆里已经是热气腾腾了。再看那条原本活蹦乱跳的鲤鱼，嘴唇虽然仍旧一张一合地呼吸，但是整个身体却既温暖又僵硬起来。

饭店老板回过头，对白普说：“白老板，你试试这水温。”

白普伸出一根指头浸到水里去，情不自禁地嚷起来：“我的妈呀！这温度，没有八十度都有七十度。”他说，“这么高的水温，鲤鱼为什么不蹦不跳呢？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候，饭店老板忽然问：“白老板，你过去既然当过商业公司的头头（领导），那么，你经常给下面的丘二（职工）做思想工作吗？”

白普想了想，坦诚地答道：“过去，我在商业局下辖的公司当总经理时，做思想工作的事情，是我的职责范围。”

饭店老板又问：“效果如果呢？下面那些丘二（职工），是否吃你那一套？”

白普又想了想，又一次坦诚地答道：“有成有败吧。”

这时候，饭店老板开起了玩笑：“可惜白老板不早点到我这乡村小店吃活水鱼席。如果你见过我做活水鱼席的绝技，领悟到其中冷水与热水的奥妙，不管你往后做丘二们（职工）的思想工作，手到病除，你相信吗？”

白普古怪地笑起来，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饭店老板用手掌抚摸了一会儿鲤鱼头，那情形，就像在爱抚情人的身体一样。

白普问：“为什么还要抚摸鱼头呢？”

饭店老板仍旧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人有脑袋，有思想；鱼，也有脑袋，也有思想。”他说，“我在安抚它，抹掉鱼头里最后一丝想法。”

按饭店老板的说法，做活水鱼席的绝妙之处，就是把鱼身原本冰凉的身体，神不知鬼不觉地用热水慢慢温暖起来，软化自然界赐予它的强壮体力与生存斗志；温暖之后的鱼身，便完全失去了知觉、完全麻木了，接下来，再用锋利明亮的剔骨刀一片、一片、一片……剔掉鲤鱼身上的鱼鳞。说来奇怪，当锋利明亮的剔骨刀割开片片鱼鳞、鲜红的鱼血渐渐地浸红热水时，先前那条从水库中钩上来的全身斗志昂扬的鲤鱼，此时此刻，竟然毫无痛楚地一动也不动。直到这时，白普才真正理解了饭店老板为什么特别注重给鱼头做温暖“鱼心”的思想工作了。

割开鱼腹，除掉内脏，放进文火煎着的汤锅中烹煮。最后，端上席桌上的鲤鱼，鱼嘴虽然还在一丝、一丝、一丝……呼吸着活气，但身上的鱼肉，却已经煮熟了。等到桌子四周的竹筷或刀叉一点、一点、一点……吃完它身上全部的鱼肉、仅仅留下一具白惨惨的鱼骨时，它的嘴唇仍旧在毫无知觉地呼吸着死亡的空气。

那位饭店老板将手中那把白晃晃的剔骨刀，举到白普眼前晃了晃，笑着说：“这就好比那些单位上的领导找职工做思想工作，先把你的脑袋麻晕过去以后，后面提刀放血割肉的事情，难道还不顺手顺脚吗？”

听完饭店老板的解释，联想到早先那位检察院朋友的提醒：“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这场不正常的交易中，你搞不好要被他们洗白干净。”白普心里情不自禁咚咚地跳了几下，尤其是看到饭店老板手中的剔骨刀从“思维”已经麻木了的鲤鱼身上贴过去、将鱼鳞一片、一片、一片……剔下来、再迅速用清水把那些鲜血淋漓的“作案现场”冲洗得一干二净时，一瞬间，白普最切身的感受就是自己变成了那条思维已经麻木了的鲤鱼，所有的家产就如同那些鱼鳞一样被县太爷他们一次、一次、一次……完全彻底地剔干净了。想到洗白的可怕结果，白普的背上，禁不住浸出一层冷汗。

有了这一份洗白的惊恐感觉后，白普再也没有心情品尝什么活水鱼席的妙味了。

等饭店老板奉上活水鱼席，望着盘子里那条虽然嘴唇在动、但是鱼身早已熟透了的鲤鱼，白普借口身体不舒服，不动筷，也没有吃一口饭。

按原计划，他们应该第二天早上动身的。然而，白普已经等不及了，他果断地开着车子，当天下午就急如星火地离开了竹走县。

临分手时，那位检察院的朋友似乎预见到了什么，他紧紧地握住白普的手，犹豫了许久，最后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话：“遇事多冷静。”

回到水工县的白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县太爷联系。

但是，县太爷的秘书在电话里告诉他：县太爷带领一个考察团到沿海“取经”去了。

白普问：“考察团什么时候走的？”

秘书答道：“今天上午。”

白普又问：“什么时候回来？”

秘书又答：“快则半月，慢则一月。”

接下来，他又与某县基金会的全国英联系。

接电话的小姐告诉他：那个到沿海“取经”的考察团成员里，就有全国英。

白普灵机一动，忽然间问：“全主任不是到省城学习去了吗？”

那位接电话的小姐立刻在电话中反问：“全主任什么时候到省城学习去了？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跟着，她又说，“全主任这次随考察团到沿海取经的事情，我们知道，是真的。”

放下电话后，白普愣愣地坐在沙发上，双眼盯着自己的鞋尖默默地看了许久。他真的害怕起来，似乎已经感觉到先前全国英到省城学习半个月跟那笔私人二百五十万元存款兑现给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了。

这时候，晓珊将一杯热茶轻轻地递到他手里。

白普回过神来，他一边接过茶碗一边问晓珊：“晓珊，你分析一下这里面的行情，县太爷和全国英对我们到底有几分真情？”

晓珊极力稳住自己不安的心情——她已经从丈夫的问话中感受到了白普的心虚，同时，她似乎也感受到了来自某个隐秘角落的危险。她宽慰着说：“白普，这个官商操作的计划，县太爷和全国英已经把肥肉都吃了。我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总不至于把事情做到完全是虚情假意的绝路上去吧？”

白普疑惑地问：“如果他们还有一点真心的话，那么，就在我与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办理财产变更手续需要三百万元贷款时，县太爷为什么要对我说全国英到省城学习半个月这样的谎话呢？”

晓珊望着身边的白普，她感到一阵针扎般的心疼突然袭来——就算当年深更半夜的“逃难”事件，她也没在白普脸上看到过如今的“心虚”表情。

晓珊忽然想到一件事情，笑着说：“全国英与县太爷是那种暧昧关系，也许全国英是躲到什么地方坐小月（人流）去了呢？如果是这种情况，县太爷当然要对你说谎话了。”顿了顿，她又说，“白普，我们就算是上了县太爷和全国英的当，但那块地皮已经是我们的了。守住那块地皮，我们照样是有得吃、有得穿。”

说到那块地皮，白普的精神似乎一下子好起来。他飞快地从沙发上跳起身，说：“晓珊，走，看看我们的房地产去。”

不一会儿，他们的车就停到了那幢只完成了主体工程的楼房前。站在楼顶上，白普双手叉在腰间，举目四顾，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三千万哪！买这块地皮的时候，只想将来能够卖一个好价钱，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仅仅是几个月时间，这块地皮居然就可以卖到三千万哪！”

就在这时，白普的手机响了……

第二十章 债务风波

打电话给白普的，就是那位神秘的广东龙老板。

龙老板在电话里开门见山地告诉白普：他经过对水工县的详细考察，觉得在这儿搞集吃喝玩乐一条龙娱乐城的想法是太超前了，盈利的机会不大，因此，他决定放弃原有的投资计划，不再到水工县了。他对白普说：“白老板，你那块地皮，只有另寻买主了。”

龙老板绝口不提他当初早作退路的打算，更不提一句有关他当初“请”财神爷的话。

一时间，白普整个人都麻木了。

站在不远处的晓珊虽然不知道龙老板在电话里跟丈夫说了些什么，但是，看到丈夫的脸色渐渐地变的阴暗起来，她便感到有些不妙。等他们通完电话后，她才慢慢地走到白普身边，轻轻地挽起丈夫的胳膊，温柔地望着对方，轻声说道——她本来想关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但话到嘴边，却又飞快地改口说：“白普，走，我们回家吧。”

白普的面包车刚刚开到离家不远处的一条大街上，便远远地看到房东——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焦急地站在街口东张西望，很显然，她在寻找着什么人。

前文说过，水工县对白普来说是陌生的，作为外地人的白普，现在的房屋是租赁那位房东的，两家平时的关系也很和睦。

白普没想到房东是在寻找自己。

他将面包车停到房东面前，打开车门，还没开口说话，那位房东便慌忙扑到车门前，着急地对白普说：“白老板，不好了，不好了，好多人正在找你。”

白普把那位房东拉上面包车，疑惑地问：“什么不好了？什么好多人找我？你歇口气，不要着急，慢慢讲。”

原来，白普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了十位手持协议书的人——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十位与白普签订租赁门面

做建筑材料的商人。房东老板看到这么多的讨债人逼上门来，她虽然不清楚白普与这伙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但白普是租赁她的房屋居住，每月可观的房租是收的现钱，白普就是她的财神爷。她害怕白普吃这伙人的大亏，因此跑到街口为白普通通风报信。

待房东老板说完，白普恍然大悟，他与那十位建材商人签订的“租赁门面”的协议书，前些天就到期了，难怪人家会找上门来。紧跟着，他又不明白，他是代表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十位建材商人签订的合同，保证金也是公司收取的，他们应该找王总经理退保证金呀？白普说：“我马上去见他们。”

那十位建材商人果然堵在白普的家门口，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怒气。

白普与他们见面后，免不了一番解释，最后，白普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们，在这里先给大家道一个歉。现在，我带大家一起到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去，把这件事情妥善解决了。”

等他们到达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时，王总经理正在外面洽谈一笔业务，一时半刻回不了公司。

好在，王总经理在电话里说：“白老板，我安排李副总经理与你们解决这件事情。”

李副总经理戴着一副眼镜，在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是分管合同复核、财务审计工作的。他先将白普和十位建材商人安排到会议室坐下，又客气地给每人泡上一杯清茶，最后，他静静地听完白普诉说的签约过程后，立刻做出一副倒吸一口冷气般的吃惊姿势，说：“白老板，我在公司里是专门负责合同复核、财务审计业务的。壮着胆量说一句不怕得罪顶头上司的大话，就连王总经理在外面谈判好了的合同条款，同样要拿到我手里审核才能最后签字。怎么我的印象里，从来就没有什么门面租赁协议呢？”

“什么？”白普吃惊地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李副总经理，“李副总经理，白纸黑字的协议书，你怎么会没有一点印象呢？”

这时候，李副总经理却表现出不慌不忙的样子，他将白普轻轻地拉回沙发上坐下，然后对那十位建材商人们说：“你们带协议书了吗？”

“我带来了。”

一位建材商人立刻递上一份协议书。

李副总经理将那份协议书放到眼镜片底下晃了一下，转过头望着白普，笑着说：“白老板，你搞的这个幽默成分也太浓了点吧？你自己看看，明明是白老板与他们签订的私人协议，怎么会找到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来了呢？”

白普第二次吃惊地站起身来，从李副总经理手里夺过协议书，仔细一看，脸色刷一下变得惨白。白纸黑字的协议书，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事实：这真的是他与建材商签订的私人协议书，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说明这份协议书与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有牵连。问题是，白普本身就是一名商界上的生意人，协议书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东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意料不到的事情呢？他一把抓住李副总经理的手，紧张得语无伦次，“李副……那笔钱……保证金……五十万元……查财务账目……”

李副总经理知道白普的意思，他说：“查查账目？好吧，我安排人给你查查看。”接着，他立刻安排秘书将财务室的一名男会计和一名女出纳叫到会议室，当着白普和十位建材商人的面吩咐道：“你们立刻查一下某年某月某日的账目，把那天的收支款写一份清单交给我。”

不到半小时，那份清单就交到了李副总经理手里。

李副总经理一手拿清单，一手指着茶几上的协议书，一字一字地说：“白老板，我们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财务账上，没有你说的那些保证金。”

白普第三次站起身来，双眼瞪着李副总经理，大声说：“不可能！”接着，他指着那十位建材商人，“他们交来的五十万元的保证金，明明是你们公司收去了的。”

李副总经理冷冷地望着情绪激动的白普，用两根手指挟起茶几上那份协议书，慢慢地站起身，含讥带讽地说：“白老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曾经是竹走县商海巨子，是一个家资数百万元的富翁，我没记错吧？一个做大生意的人，怎么会说出这样毫无根据的疯话？你与他们私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怎么会把五十万元的保证金交给我们公司？这样的天下奇闻，怎么会发生在竹走县商海巨子白老板的身上？倘若不是你当着我的面说起这事，我还真以为遇到了一个说胡话的疯子。”他话锋一转，“白老板，我如果不是看在你是王总经理的朋友份上，我会毫不客气地赶你出公司大门。”

冷汗立刻从白普头上冒出来，顺着他惨白的脸颊滑下去。

李副总经理冷冷地望着白普。

白普先是显出一副气急败坏的神态，定定地看着李副总经理，许久，他才颤颤抖抖地伸出一根指头，指着对方的鼻子，激愤地说：“李副总经理……你你你……我等王总经理回来……你……你无权与我谈这些……”

李副总经理冷笑着说：“那好，你就等我们老板回来再说吧。”

一直望着李副总经理的背影从会议室门口隐去，白普激愤的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一时间，他真的搞不清醒了，那五十万元保证金，到底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候，那些建材商人围到白普的身边，纷纷叫他退钱。

其中一位建材商人口气严厉地警告道：“白老板，如果我们这个星期内拿不到钱，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哟！”

“对了，我想起来了。”白普打量了一遍身边的建材商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他用手指着面前的茶几，满怀希望地说，“当初，我代表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跟你们签订协议书时，就是在这间会议室呀。你们自己应该记得清清楚楚，保证金是你们本人亲手交到公司财务室去的，对不对？到时候，你们都可以为我作证呀。”

然而，建材商人们的回答却破灭了白普的满怀希望——他们不约而同地说：“白老板，我们只记得协议书是跟你私人签订的，保证金也是交给你私人的。对不起，白老板，我们只找你私人讨钱。”

白普很明白，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说，那些建材商人“我们只找你私人讨钱”的说法与做法不仅合理、而且合法。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当初那五十万元的保证金确实实堆放在白普眼前，是白普“眼见为实”了的；二则是，那些建材商人手里的协议书，确实实是白普本人签的约，没有任何“做假”的痕迹。白普万分心急的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这样一个连那些在小地方做小本生意的小生意人都不容易犯下的低级错误，像他这样曾经在大地方做过大生意的大老板，居然撞上？难道，利令真的能够使聪明人智昏吗？或者说，商海巨子白普，在水工县撞邪了？现在，白普只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王总经理身上，希望王总经理能够回忆起当时的真实情况，帮他找回那笔五十万元的保证金。

两个小时后，王总经理终于回来了。

在白普的印象里，自从王总经理屈服于县太爷、全国英“劝告”的压力、与白普办理了财产变更手续后，他对白普的脸色似乎从来就没有阴转晴过。对此，白普是可以理解的，他想，即将到手的巨额财产眼睁睁地放弃了，如果换成其他人，脸色也许更难看。

这一次，王总经理同样阴沉着脸，燃着一支香烟，静静地听着白普的解释。

白普说：“王总经理，这件事，你一定要为我做主。”

王总经理不看白普、也不看那些建材商人、而是抬起脸望着门口，大着嗓门高喊一声：“晶晶。”

晶晶就是那位白普曾经见过的少女，王总经理的秘书。

王总经理话音刚落，晶晶便如同阳光下的一缕薄风一般快捷而轻巧地奔进会议室，问：“老板，什么事？”

“把李副总经理叫来。”

片刻，那位分管合同复核、财务审计的李副总经理就站到了王总经理面前。

王总经理一只手指着白普，另一只手指着那些建材商人，双眼却盯着李副总经理，口气冷峻地问：“他们说的那些协议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副总经理摊开双手，说：“那是白老板与他们之间的私人交易，与我们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直到这时，王总经理才将冷冷的目光一点一点地转到白普脸上，似乎在细细地审视着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怪物。

“王总经理，你……”

白普惊愕地看着他。

许久，王总经理才缓缓地站起身，做出了一个完完全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动作——他将手背放到白普额头上，问：“白老板，你没发烧吧？脑子没有糊涂吧？”

白普惊惶地站起身，“王总经理，你……”

王总经理嘴角扯起一丝古怪的笑纹，鼻孔重重地哼了一下，忽然大声说，“李副总经理，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

一时间，会议室里的人们目瞪口呆地望着王总经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这种只有大街上那些地痞流氓才能做出来的动作，竟然会发生在赫赫有名的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王总经理身上。

只有那位李副总经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吃惊，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

“王总经理。”白普的脸色由白转红、由红变白、由白换青……他吃惊地问：“王总经理，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

王总经理慢慢坐回沙发里，双眼仍旧冷冷地望着白普。

“王总经理，我找你是谈协议书……”

“白老板，”王总经理冷冷地打断白普的话，“你如果不是疯子，为什么会把一份与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毫无关系的协议书扯到我的公司里来？”

“王总经理，”白普头上的冷汗再一次流下来，“当初，是我们两人……”

“白、老、板。”王总经理再次冷冷地打断白普的话，一字一字地说，“当初？哼！亏你还有脸提‘当初’两个字？当初的事情，不提则罢，一提起当初的事情，我王某人就满肚子的怒气。”王总经理摊开一只手掌，伸到白普面前，“白老板，在办理财产变更手续时，你们是协商好了的。现在，娱乐城工程呢？在哪里？”

看来，王总经理已经知道了那位广东龙老板不会投资搞娱乐城的事情了。

白普着急起来，“王总经理，龙老板到不了水工县投资，决定权在他手里。我今天找你，是谈协议书的事情。”

“说到协议书，白老板，你还欠我五十万元哩。”王总经理站起身，轻轻地拍了拍白普的肩膀，“不过，我王某人讲诚信，讲守约，不到协议书上规定的最后还款期限，绝不主动找你讨债。”说完，王总经理自顾走出了会议室，将目瞪口呆的白普，扔给那些讨债的建材商人。

白普除了满头的冷汗，还感到无边的恐惧。

三天后，法院的一纸传票送到了白普手里。

那十位建材商人联名具告白普，要求法院帮他们讨回五十万元的保证金。

在任何一个地方，五十万元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法院立案后，准备立刻查封白普的家产——也就是扣押那块地皮的土地证。然而，调查的结果却是：白普在基金会另贷了一百四十万元的贷款，那张土地证，早就抵押给基金会了。也就是说，在水工县，作为外乡人的白普，已经没有其余的财产可以诉讼保全的了。

法院建议双方实行庭外和解。

于是，白普与那十位建材商人，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同意在三个月后归还保证金。

补充协议是在白普家中签订的。

刚签完字，其中一位建材商人忽然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抵到晓珊胸口上。

晓珊禁不住啊一声惊叫起来。

“你要干什么？”白普猛然扑向前，一把将晓珊拉到自己身后，厉声说，“欠债还钱，我三个月以后还你的钱就是了。你难道想犯死罪吗？”

没料到，白普的话音刚落，另外九名建材商人也从腰间纷纷抽出寒光闪闪的尖刀，不约而同地围在白普和晓珊身边。

一时间，空气似乎都凝固起来。

白普飞快地将晓珊抱进怀里，如同先前一样厉声问：“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一位建材商人恶狠狠地说：“白老板，兄弟们都是把脑袋取下来提在手里玩的人。实话相告，如果三个月后我们拿不到钱，白老板，就别怪我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哟。”

等那帮建材商人走后，惊魂稍定的晓珊依旧依偎在白普怀里。她既惊且疑地问：“白普，那帮建材商人不像做正经生意的人……我们……我们是不是中了人家的圈套？”

白普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其实，自从王总经理一口否认了协议书，白普就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不过，他认为他中的是王总经理的圈套，而不是县太爷、全国英的圈套。白普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等着县太爷和全国英从沿海考察回来后，想办法救他。

这天晚上，白普情绪低落，坐在书桌前，桌上摆着那把半个月前买的新算盘，算盘旁边放着一碗晓珊刚端上的新茶。望着茶碗中冒出的热气，他迷迷糊糊的眼眶里很快浸满泪水。许久，他才轻轻叹息一声，对站在身边的晓珊轻轻地说：“悔啊！晓珊，我白普这次的跟头跌大了啊！”他轻轻地拉住晓珊的手，“连累你也跟着我担惊受怕啊！”

一滴泪水从晓珊的眼角挤出来，她飞快地弹掉了。她弯下腰，在白普的额上温柔地吻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白普将那把新算盘摆正，重新盘算起他到水工县以来的盈亏。其实，这笔账不需要用算盘来盘算，现在的白普，在这场官商操作中，除了将前些年做布料生意积存下来的三百万元家产洗白了以外，他还欠下了下面可以明明白白算出来的款项：

- 一、生产队购地款二百万元；
- 二、基金会贷款一百四十万元；
- 三、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垫资款五十万元；
- 四、建材商人保证金五十万元。

另一些暗中花掉的费用，他暂时还没有算出来。实际上，他也根本算不出来。原本就是百万富翁的白普，梦想通过那块官商操作得来的地皮成为千万富豪，如今，不仅没有实现梦想，反而还莫名其妙地倒贴进三百万元，成为一贫如洗的穷人。甚至，他连穷人都算不上了，因为穷人即便身上只剩一分钱，也是一笔私人财富；而他白普呢，身上却挂满了四百四十万元的债务。天哪！商海巨子白普，这生意到底是怎么做的？

第二十一章 男人的尊严与风尘小姐的裸体

就在白普度日如年的焦灼等待中，县太爷、全国英结束了沿海的考察，取“经”回来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下午，白普打电话给县太爷。

县太爷似乎正忙于做什么事情，顺口答道：“那好吧，天香大酒楼，明上午十点钟碰碰面。”

也许是白普的心情太着急了，他把县太爷说的“明上午十点钟”误听成“今晚上十点钟”了。

当天晚上，白普便急急忙忙地跑到天香大酒楼，径直走向那间秘密的包房。说来也奇怪，那包房门竟然没有反锁，他一拧就打开了。就在他刚一关上包房门、就在他刚一听到县太爷的哼哼声时，他抑制了很久的泪水轰一声溢出了眼岸，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激动中，他做出了一个使他痛悔终生的伤心举动：他一下子闯开卧室门，一头跪倒在床前，哇一声哭起来。他一边哭泣一边说：“县太爷，你再不救我，我一家老少喝西北风的机会都没有了。”

事后，白普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为五斗米折腰？像他这样一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英雄、像他这样一个为了顾全江湖道义而放弃芜湖市场的百万富翁，竟然在官商操作过程中被洗白后，竟然会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县太爷正在做“关怀体贴”运动的床铺前。

那位被县太爷“体贴入微”的女人，不是全国英，而是另一位陌生的小姐。

县太爷与那位小姐显然被白普的擅自闯入吓坏了。

那位小姐啊啊地惊叫起来。

县太爷急中生智，他先是一脚将那位赤身裸体的小姐蹬下床去，继而飞快地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臭婊子勾引革命干部。”紧接着，县太爷将整个身子钻进被子里蒙头盖上。

白普知道惊慌失措的县太爷以为是抓嫖客的人来了。他感到暗暗好笑，县太爷本人就是这块地盘上的老大，老大也有害怕的时候？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县太爷，我是白普。”

听到白普的说话声，县太爷立刻掀开被子，赤身裸体地跳下床，怒气冲冲地站到白普面前，高高举起的手正要打下去，却不知为什么又在半空中停住了。县太爷气哼哼地问：“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闯进来了？”

白普反问：“县太爷，不是你叫我今晚上十点钟到这里来的吗？”

县太爷终于反应过来，对方把明上午十点钟听成今晚上十点钟了。他俯视着跪倒在脚下的白普，想了想，折回身准备拉起一分钟前被他蹬下床的那位小姐。

没想到，那位小姐却撅起小嘴，不肯起来。她撒着娇说：“我被你踢伤了，我不起来。”

县太爷想了想，回头对白普说：“白老板，把这个小妹妹抱上床。”

白普犹豫了一下，急忙用衣袖擦干脸上的泪水，急忙站起身，将那位小姐抱上床去，还把被子给她仔细盖好。他一边做着这些事，一边给小姐道着歉：“对不起，把你吓坏了吧？我如果不是有火烧眉毛的重要事情，也不会突然闯进来的。”

趁此机会，县太爷一闪身到卫生间清洗身体。

白普来到外面的客厅里，坐到沙发上抽了不到一支香烟，早先还全身赤裸的小姐就已经着装整齐地出现在白普面前。她走到卫生间门口，屈指手指敲了敲门，说：“喂，把钱给我，我想走了。”

在哗哗的水响声中，传来县太爷不耐烦的回答声：“想得美，老子还没上手，业务都没做成，你还要钱？”

白普飞快地扑过去，将那位小姐拉到沙发上坐下，轻声说：“小姐，这钱，我付。”

白普急忙从腰包里抽出三百元钱塞到那位小姐手里。

那位小姐先看了看白普，又看了看手里的钱，最后摸着大腿，嗔怪着说：“白老板，都怪你，害得我冤冤枉枉地挨了一脚，这一脚的钱……”

“我添上，我添上。”

白普赶忙又从腰包里抽了二百元钱塞到那位小姐手里。

那位小姐接过钱，忽然将嘴唇凑到白普耳畔，指了指哗哗作响的卫生间，细如蚊音般地说：“白老板，我要谢谢你，那条公狗的美梦还没有成真，就被你棒打鸳鸯散了，活他妈的该。”接着，她将一串写在纸条上的传呼号码丢在白普怀里，眨了眨眼睛，“你需要我时，打这个传呼，随叫随到，包你满意，三次以上，还可打折。”

一直到那位小姐关上包房门后，白普都还没弄明白，县太爷家里已经有了第一夫人、外面又有全国英这样虽然贪婪但姿色不错的第二夫人，他为什么还有野心去逮社会上那些飞来飞去的野鸡（暗娼）呢？

一会儿，县太爷围着一块浴巾走出了卫生间。他四处望了望，问：“咦，那位小妹妹呢？她到哪儿去了？”

“她走了。”白普答道，“我给了她五百块钱，打发她走了。”

“嗨呀！嗨呀！”县太爷使劲跺了跺脚，懊悔地说，“老子还没上手，你怎么就让她走了？”

白普惶恐地说：“她本人坚持要走的呀。”

县太爷先是恨恨地瞪了白普一眼，继而将一根手指戳着白普的脑门，恨恨地说，“你重新去给我找一个十八岁的小妹妹回来。”

忽然间，白普灵机一动，站起身把县太爷扶到沙发上坐下，异常乖巧地说：“县太爷，我是为你好啊。”

县太爷仍旧恨恨地说：“为我好？你真是为我好就不会放小妹妹走了？！”

白普撒了一个谎——他严肃地说：“县太爷，我早先抱那位小姐上床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是有病的人了。我想，万一那些花柳啊淋病啊之类的脏病，传染到县太爷身上……啧啧，如何了得啊！”

县太爷知道白普在撒谎。既然那位小姐已经离开了，他也就顺着白普为他搭的梯子走下来。他重重地拍了一下白普的肩头，先前恨恨的语气立刻变得感激起来，说：“白老板，这件事，你做得很对。”

白普接过对方的话，“县太爷，这是我应该做的。”他说，“我求你的事……”

县太爷稍稍沉思了一下，“你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办，不要着急嘛。”接着，他话锋一转，“白老板，请你跟全国英打个电话，叫她马上到这里来一趟。”犹豫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你先回家休息吧，明天再谈你那块地皮的事情。”

白普真的有些哭笑不得，心想，我急匆匆地赶到这里，难道就是给你下跪？难道就是为你抱那位小姐上床？难道就是为你付嫖资？他哭丧着脸，哀求道：“追债的人把刀子都逼到我脖子上来了。”

“知道了知道了。”县太爷打断白普的话，不耐烦地说，“这样吧，明天上午，你到基金会找全国英，让她先贷五十万元款给你，把那些建材商人的保证金退回去。”他摇摇头，“白老板，你这也真是……你想想，那些建材商人交给你的保证金，你不应该大手大脚地花掉啊！”

“县太爷，我……”

“不说了不说了。”县太爷先是摆摆手，接着挥挥手，“出去吧出去吧。”

那天晚上，白普是走着路回的家，一边走一边默默地流着悔恨而又伤心的泪。在这座迷蒙的水工县城，他的

身影一会儿隐入黑暗、一会儿出现在斑驳的光影中。

等他回到家时，晓珊已经在客厅里旋了无数个圈子，等候着晚归的丈夫。

“白普。”晓珊吃惊地看见泪流满面的丈夫，吃惊地问，“你怎么了？”

白普泪眼迷离地望着晓珊，许久，他忽然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晓珊，我们夫妻这么多年，我曾经给你跪过吗？”

“白普，你不要吓我！”

一刹那，晓珊有一种想哭泣起来的感觉。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可怕的原因，能够把那位曾经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英雄逼迫成眼前这副憔悴而神经质的样子？

“晓珊，我害怕啊！”

晓珊将涌上眼球的泪水硬生生地逼了回去，故作冷静地安慰道：“白普，天塌下来，我们夫妻二人共同承担。”突然，白普咚一声跪倒在晓珊脚下，泪水轰一声涌了出来。

“白普，你……”

晓珊惊呆了。

白普说不清楚是伤心还是痛悔，他说：“晓珊，我活了这么多年，除了柳青衣外，还从来没给其他人跪倒过。”他摇摇头，“今天晚上，我竟然跪倒在县太爷和一位十八岁风尘小姐的面前。晓珊，我好失悔啊！”

晓珊整个身体都惊呆了。

第二十二章 全国英的哭声

第二天上午，全国英在基金会办公室接见了白普。

在白普的记忆里，全国英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对他如此的热情服务、公事公办。

远远地见到白普，全国英便从椅子上跳起来，身体还没有扑出办公桌，右手便热情地伸了出来，嘴里连声说：“白老板，好久没见到你了，最近生意如何？”

白普一脸的苦笑，心想，生意如何？我生意的全部底细，你不是很清楚吗？

安排白普坐下后，全国英又亲自泡了一杯鲜茶，双手捧给白普。

白普将茶杯捧到手里，双眼显出焦虑与茫然。

全国英满脸笑容，故意问，“白老板，今天光临基金会，莫不是你赚了大钱，提前来还那一百四十万元的贷款？”

白普心里怦怦地跳了几下，心想，难道昨晚上县太爷没有给她讲另贷五十万元的事情？白普看办公室没其他人，壮着胆量轻声问：“全主任，县太爷……”

全主任急忙摆了摆手，同样轻声说：“白老板，我知道了。”

白普心情稍稍轻松了一下。看来，县太爷并未食言。

沉默了一会儿，全国英满脸的笑影渐渐地逝去，摆出一副例行公事的面孔，说：“白老板，你那张土地证已经抵押了一百四十万元的贷款。如果重新贷五十万元，我可以给你办。”

白普立刻站起身，感激地说：“全主任，感谢你。”

全国英招呼白普坐下，严肃地说：“白老板，感谢话，你先别忙着讲。贷款可以，不过，你知道银行的规定，必须有抵押或担保。”她问，“白老板，除了那张土地证，你是否还有其他抵押品？比方说，银行的定期存折？”

白普的心又重新紧张起来，现出一脸的苦相。

全国英又说：“要不，你去找一家有经济实力的单位替你担保？”

白普说：“全主任，你真是跟我开玩笑哟。”他长长地叹口气，“我如果还有银行定期存折，宁愿舍掉那些存钱利息，也不愿意来背贷款利息啊！”停了停，他换成后悔万分的口气，“至于担保单位？唉，不说也罢。”

白普不说也罢的内容虽然没说透，但是，他深信全国英是响鼓不用重锤，只需轻轻一击，就完全明白了三荣房地产公司的担保是怎么回事。白普还欠着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五十万元的垫资款。他想，这担保的圈套，不也是你们事先策划好的阴谋吗？

这一次，白普自以为是的聪明又让他反被聪明“误”了一回。在他想象中，全国英不敢接过他话中明明白白的锋芒，贷款手续就会很顺利地办理。得人钱财，替人消灾。人人都懂得这样的道理。

然而，全国英心里轻蔑地一阵冷笑，她根本没有理会、或者说，现在，她根本不用理会白普任何一种或重或轻形式的敲击。圈钱行动，正在按她的计划顺利地发展。她故意问：“白老板，你是否可以再找上次为你担保的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请王总经理出面替你担保？”

全国英这句话，实际上是把白普早先有意抛给她的棒锤重重地还击给了对方，那意思是，白老板，你在有雄厚经济实力时，我都有能力搞垮你，现在，你已经是一个身负巨额债务的穷光蛋，我还怕你或明或暗的提醒吗？

果然，听到全国英这句问话，白普心里是一目了然了。他知道，继续坐在全国英面前，不仅毫无益处，相反，只能把自己全脸的悲苦与悔恨，尽情地展现给对方欣赏了。他先是定定地望着全国英，眼光里透出一股子悲伤和苍凉。那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般的哀伤。

全国英笑眯眯地说：“白老板，请喝茶。”

白普慢慢地站起身，长长地叹口气，缓缓地说：“全主任，我白普枉为男人啊！”

这一次，全国英除了满脸迷人的笑容，没有说一句话。

白普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一下子倒在床上，双眼一闭。非常奇怪，白普居然睡着了，还发出了熟睡后的鼾声。

白普的举动把晓珊吓了一跳。她先是木呆呆地望着床上熟睡着的丈夫，继而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仔细地观察着，确信一切都正常后，她才轻轻地拉上被子将白普盖上。

就在这时，她听到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她看到房东站在门口。

晓珊先是指了指床上的白普，然后细声问：“有事吗？”

房东现出不自然的神态，细声说：“老板娘，你是知道的，我一家老少就靠房租生活……”

原来，该交房租了。

她急忙说：“我现在身上没钱，晚上一定交给你。”

等房东走后，晓珊慢慢地坐回梳妆台前，两行清泪悄悄地涌了出来。积蓄是早就没有了，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短短的几个月，他们不仅在官商操作过程中损失了三百多万元的家产，还背上了四百四十万元的如山债务。

泪水流完后，她才摘下耳环、退下手链、找出过去还是富婆时买下的金银饰品，轻轻地掩上房门，来到了大街上的典当行。

白普这一觉睡得真香也真长。临近黄昏时，他才醒过来。

这时候，晓珊已经开始在厨房里弄晚饭了。

他来到厨房，从背后轻轻地抱住妻子，久久地不说一句话。

晓珊停下手里的活儿，扭头问：“白普，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给我讲？”

白普更紧地抱住了妻子。许久，他才说：“明天，我到成都去收一些老账。”

晓珊知道白普话中的“老账”是指过去他们做布料生意时，人家欠他们的一些零碎银两。自从他们成为百万富翁后，就没想过讨回这些小数目。问题是，他们做布料生意是在芜湖、南京，而不在成都。

那么，白普到成都去干什么呢？

晓珊忽然提起了一个人，“你到成都后，一定去看望一下柳老师。”

晓珊哪里知道，白普这次到成都，根本不是收什么老账，而是去见竹走县那位检察院的朋友和初恋情人柳青衣。

晓珊刚把晚饭摆上桌，县太爷的电话就打来了。

县太爷请他们夫妇二人晚上到天香大酒楼吃饭，还特意补充道：“我和全国英请你们两夫妇的客，你们立刻就来。”

放下电话，白普与晓珊面面相觑，他们不敢相信县太爷与全国英会请他们的客？

但，这却是真的。

白普自言自语地说：“莫非县太爷为我们那块地皮落实了买家？”

晓珊也自言自语地说：“莫非全国英为我们的贷款落实了担保人？”

怀着一份七上八下的心情，白普与晓珊很快到达天香大酒楼。

那顿晚餐，他们吃得前所未有的客气，当然，也吃得前所未有的小心与沉闷。

吃完晚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令白普、晓珊目瞪口呆了。

他们刚刚走进那间秘密的包房、刚刚关上包房门，全国英忽然跪倒在白普夫妇面前，立刻放声大哭起来。

一瞬间，白普和晓珊惊呆了。

全国英做出一副害怕与恐惧的神态，她一边哭，一边拉住白普的一只裤脚，乞求道：“白老板，你一定要救救我！”

白普与晓珊惊骇地后退了一下，惊骇地问：“全主任，你这是干什么？”

县太爷站在全国英身后，双手叉在腰间，装出生气的样子，大声说：“白老板是我这么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不帮他？”

全国英接过县太爷的话，继续哭泣着说——她的话，是说给白普夫妇听的：“县太爷骂我不听他的话，不贷款给你们。哇哇哇……白老板，县太爷要整死我啊！”

全国英情到深处似的哭声，竟然使白普与晓珊的眼睛红润起来。白普潮湿着双眼望着县太爷，感动地说：“县太爷，为我们的事，你何必……”

全国英抢过话头：“今天白老板离开基金会后，我就把有关情况告诉了县太爷。县太爷说我是见死不救。白老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但不敢再贷款给你，就连先前贷给你的一百四十万元，人家都在背后做我的文章啊！”全国英的解释道：白普当初用于抵押贷款的那块地皮，实际价值根本卖不了二百万元，只能卖一百五十万元；按照金融系统有关抵押品的卖价必须高于贷款额（比如一幢房屋可以卖到一百万元、但银行只能放贷六十万元）的规定，他最多只能贷一百万元左右款。现在，为了这一百四十万元的贷款，基金会内部有些人正在搞全国英的小动作。全国英一边哭一边说：“白老板，如果不贷款给你，县太爷这边我交代不了；假如硬着头皮贷给你，想一想我目前的处境，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白老板，说实话，我现在不仅不敢贷款给你，我还希望你提前还那一百四十万元的贷款。唉，白老板，假如你有朝一日真的还不了那一百四十万元的贷款，你这个外乡人抽身一跑，我全国英只好走上吊自杀的路！”

全国英这一番表演，感动得晓珊泪水长流。晓珊将全国英拉起来，跟着拥入怀里，两个女人呜呜地哭泣起来。晓珊一边流着泪，一边对县太爷说：“你不要再逼全主任了，她也是没有办法，才不敢放贷给我们。”

白普也抹了一下眼泪，连连说：“全主任，都怪我不了解情况，错怪你了。”

又是一阵安慰话。

一直冷眼旁观的县太爷，眼见火候差不多了，走上前握住白普的手，说：“白老板，那位广东的龙老板把我们大家都‘水’了，他不来投资了。”

白普问：“龙老板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县太爷避开这个问题，却愤愤骂了一句，“狗日的龙老板，说话不讲信用！”

“县太爷，”白普说，“那你看，我现在该怎么办？”

县太爷沉思了一下，缓缓问：“白老板，在你的朋友圈子里，还有没有做大生意的其他人？你设法与他们联系一下，请他们到水工县来考察一下。说不准，你那些做大生意的朋友里，会有人对那块地皮感兴趣。”

听到这句话，白普立刻警觉起来。他暗想，我已经中了你们官商操作的圈套，你们难道还想“圈”我其他朋友的钱？

“我与他们好久没联系过了。”白普审慎地说，“不知道他们现在何方发财？”

县太爷听出了白普语气中的审慎成分，他一把拉住白普，说：“走，我两人到里面去谈。”

所谓的里面，就是那间卧室。

关上卧室门，县太爷又小心地四面看了看，这才轻声问：“白老板，事到如今，你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白普不完全清楚县太爷的意图。他摇摇头，凄凉地反问：“县太爷，事到如今，你能替我想想其他什么办法

吗？”

没料到，县太爷立刻接过白普的话，脸不红心不跳地将嘴唇凑到白普耳畔，故意用神秘而又关切的语气，悄声说道——事实上，他提了一个建议：“白老板，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一听说主意二字，白普的双眼立刻闪起光来。

县太爷的主意分上、中、下三策。

上策：把那块地皮想办法卖掉；

中策：寻找其他商家与白普联营开发那块地皮，共同分红；

下策：最后，白普支付不了生产队的购地款、还不了基金会的贷款、还不了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垫资款、还不了那些建材商人的保证金……真到了山穷水尽那一天，白普来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县太爷极为认真地说：“白老板，你本来就是外乡人，生意做亏了，大不了双手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后，他们到哪儿找你要钱去？”

白普终于完全领会到县太爷的主意及计策中的精华了。如果说全国英“情到深处”的表演还使白普感动的话，那么，县太爷在卧室里的一番上、中、下计策却让白普寒心得全身发冷，尤其是县太爷为他献出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下策，反而使白普恍然大悟。原来，县太爷与全国英自编自导这出双簧戏的目的，无非是逼他一穷二白、两手空空地离开水工县。望着县太爷一副慈祥温暖的样子，白普用一种寒冷透骨的口气说：“县太爷，万一有朝一日我真的走为上计了，还不了基金会的贷款，岂不连累了全主任？”

县太爷笑起来，冲口而出：“你一个外乡人跑了连累她什么？你那块地皮的土地证不是还捏在她手里吗？她高兴……”忽然，县太爷发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调转话头，“白老板，女人是什么？不就是男人身上的一条内裤吗？”县太爷放低音量，“到时候，你尽管走，全国英那种女人，要死要活，不要去管她了。”

听完县太爷的“肺腑之言”，白普更坚定了他到成都的想法。

第二十三章 走为上计

第二天，白普以到成都收点老账的名义，开着那辆面包车离开了水工县。

他先回家乡竹走县。

汽车开到当年他半夜逃难的那座石拱桥上时，他停下车，站到栏杆边，任家乡清冷的山风吹拂着他的头发。望着远处的小县城，想了想，他掏出手机与那位检察院的朋友通了电话。

这是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也是他打的第一个主意。

白普在电话里说：“我只想见你一个人。”

他俩约定见面的地方，就是上次他们钓鱼的那座水库边的那家乡村小饭店。

白普开着车提前到达那家饭店。进得店来，他立刻吩咐饭店老板称一条大鲤鱼，煮一锅活水鱼席。

饭店老板还认得白普，他开着玩笑：“白老板，怎么，你遇到做思想工作的麻烦了？想在活水鱼席里讨点真招（经验）？”

白普苦涩地笑了笑，没说多余的话。

等那条大鲤鱼身上的鳞片剔完时，那位检察院的朋友也开着警车赶到了。

没有任何客套性语言，那位检察院的朋友先是看了看那条已经洗白了的鲤鱼，再瞧了瞧白普的神情，似乎明白了什么。

白普装出平静的神态，拉住检察官的手，说：“陪我到水库边散散步吧。”

他们来到水库边。

望着碧波荡漾的水面，检察官开门见山地问：“白普，希望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被他们洗白干净了？”

这时候，白普的内心翻江倒海起来。他想，我回家乡找你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事件的真相告诉你，希望你这位专门跟反贪打交道的检察官朋友替我出一个收拾县太爷、全国英的主意。然而，当那辆车身上涂着检察二字的小车出现在他眼前时，当他刚一握住朋友的手时，白普立刻在心里改变了主意。他忽然想到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朋友的身份是检察官，而自己在水工县从事的则是非法交易，想想看，假如身为检察官的朋友一旦得知事

件的真相，对方将会处于一个特别难堪的私情与公法的境地；第二、县太爷、全国英的势力范围是水工县，与竹走县小县隔着天遥地远的距离，朋友即使有心帮他这个忙，于公于私，都不允许超范围去调查取证。想到这里，白普把涌到嘴边的真话吞了回去，故作轻松而平静地说着假话：“我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你。”

把朋友约到这样一个地方来顺便看看，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这样的理由。检察官看了看身边的白普。他没揭开这层谎言，只是平心静气地说：“你常年泡在生意场上，难得有这一份闲心回家乡看看湖光山色吧？”

白普没说话。

他们又沿水库散了一会儿步。

这时候，检察官故意说：“白普，你这次回来见我，是否想给我讲一些商界见闻，比方说，你某个朋友在生意场上不顺心的故事？”

白普知道检察官在心照不宣地提醒他：有些事情，尽管不方便以第一人称“我”来诉说，然而可以换成第三人称“他”来说啊！白普感激地握了一下对方的手。接下来，白普果然按照对方的提醒，编造了一个商界朋友贾先生的虚假姓名，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以讲述他人故事的方式，把自己在水工县官商操作的全部内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对方。最后，白普关切地问：“贾先生想举报县太爷、全国英，但又担心自己同样罪责难逃，你看，他该怎么办？”

听完白普的故事后，检察官叹口气，说：“贾先生一开始就走错路了，已经是几百万元的富翁了，还梦想一夜之间通过官商操作成为千万富豪，这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

白普脸上一红，难受地低下头。

检察官逼视着白普，问：“贾先生手里是否掌握得有县太爷、全国英犯罪的坚实证据？也就是说，贾先生是否能充足地举证？”

白普抬起头，望着对方。

接着，检察官列出了一系列诸如物证、人证、旁证等关键的举证问题。

白普失悔地摇摇头，“当初，贾先生哪里会料到后来的结果啊！”

检察官想了想，说：“白普，如果我是贾先生，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白普是第二次听人提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如果说县太爷建议他走是为了一个逼字的话，那么，检察官建议他走则是对他未来处境的担忧。

白普不放心地问：“贾先生可以悄悄地一走了之，但那些如山的债务依旧压在他的头上啊？”

没料到，白普话音刚落，检察官便放声大笑起来。

白普疑惑地望着他，“这样严肃的话题，你也笑得出来？”

检察官仍旧一边笑着，一边摇头，他说：“贾先生真是当局者迷啊！在我们旁观者看来，这盘官商操作的棋子，县太爷、全国英他们一开始就布好了，只等着一颗一颗地下完这盘棋呀。他们需要的就是贾先生丢下如山的债务逃离水工县，从此不敢再回那个是非之地去。”

其实，作为生意人的白普，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不过，自己明白是一回事，如今，亲耳听到一位第三者条条有理地分析出来，那一份内心刮骨似的疼痛，则是揪心两个字都难以概括的。

检察官继续分析道：“白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几步棋应该是这样走的……”

第一步棋：贷款到期，基金会不能如期收回贷款，只好向当地法院提起财产诉讼保全；

——那张土地证，就在基金会的保险箱里。

第二步棋：由当地法院出面拍卖那块地皮；

——这不仅合理，还合法。

第三步棋：白普欠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垫资款五十万元，按照有关规定，王总经理有优秀购买权，也就是说，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买下那块地皮；

——这些步骤，合乎法定程序，经得起任何人的检验。

第四步棋：三荣房地产开发公司买下那块地皮后，扣掉当地生产队的购地款、扣掉银行的贷款，地皮的产权就归王总经理了。

检察官说：“白普，这样一来，贾先生手中那块价格不断上涨的地皮，不就合理合法地到达他们手里了吗？！”

如同当头棒喝、惊醒梦中人，也如同醍醐灌顶、忽然悟到了真经。一刹那间，白普完全清醒过来。他全身发抖，不由自主地蹲在水库边，眼角流出了两串清泪。他痛悔地自责道：“这么简单的骗局，居然会上当。”

检察官也蹲下身来，说：“这么简单的骗局，竟然骗了老跑江湖的贾先生，原因在哪里呢？我看啊，主要是他本人心中有了贪欲，魔障迷惑了他的心智。”

白普的痛悔不单单是中了官商操作的圈套，还有更让他深感哀伤的一点是，那个针对他本人的骗局，竟然是用他本人的钱来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他现在才真正深刻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了。

分手时，检察官郑重地说：“白普，根据你的介绍，那位县太爷在当地是一个披着红色外衣的黑道流氓。从我检察官的职责上来说，我可以讲一些诸如邪不压正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语言，但是，我现在以朋友的身份提醒你——不，提醒贾先生，尽早离开那个地方。”

白普不甘心地：“就这么便宜他们？”

检察官仍旧郑重地说：“暂时离开他们、跳出他们的势力范围，仅仅是一种策略，并不说明贾先生认输了。”他仰起脸，望着天上的朵朵流云，意味深长地说，“等他们放松了警惕后，贾先生再回过头来想办法搬倒他们。”

接下来，白普要到成都近郊的都江堰见柳青衣。

柳青衣任教的学校坐落在都江堰。

白普赶到都江堰时，天已经黑了。想到晚上不方便打扰柳青衣，他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准备第二天再与柳青衣联系。

那么，白普找柳青衣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把晓珊“交还”给柳青衣。

原来，白普在完完全全地醒悟过来后，却又陷入了另一个魔障里。他想，既然县太爷与全国英利用我梦想成为千万富豪的贪欲把我拉下了水，从而洗白了我全部的家产，那么，我干脆与县太爷和全国英同归于尽。白普想好了同归于尽的死亡日期与死亡方法，那就是，回到水工县，将县太爷与全国英蒙骗到面包车上，一同从高山顶上的悬崖冲下去。他心一横，恨恨地想，你们洗白我的钱，那好，我就洗白你们的命！在同归于尽的计划付诸行动以前，他要晓珊安全地送到成都。在白普的计划里，他之所以把晓珊“交还”给柳青衣，是因为晓珊过去是学川剧出身的，舞台上的基本功还没丢尽，柳青衣在成都戏剧界的路子广，也许能够为晓珊重上舞台谋一条出路。

住进房间后，白普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份报纸阅读起来。

那份报纸就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大型日报《天府早报》。

《天府早报》上有一个连载栏目。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天府早报》连载版上，连载的是一部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

也许是《我为死囚写遗书》的标题比较引人注目，也许是白普此刻怀着同归于尽的心情阅读这样一类文章能够引起他感情上的共鸣，他在读完了当日的连载内容后，立刻找到客房服务员，要求把往天的《天府早报》找出来。没有多久，那位女服务员在征得领导同意后，将白普带到资料室，帮助他尽可能地找全连载有《我为死囚写遗书》的《天府早报》。白普抱着厚厚的一叠报纸，回到房间，先将连载日期理顺，再泡上一杯浓茶，点燃香烟，从头阅读起来。等白普依次从二〇〇〇年八月十四日读到十二月十一日时，已经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清晨了。在这个晨风扑面生寒的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清晨，白普看着厚厚的一叠《天府早报》，将报上的热线电话抄了下来。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在见柳青衣以前，他一定要与《天府早报》取得联系，一定要与《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通上电话。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白普终于拨通了《天府早报》的热线电话。接电话的是《天府早报》的编辑苏黎。

因为有了这个热线电话，便有了本文最前面章节中的内容，也就引出了《天府早报》的编辑石维和《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的出场。

第二十四章 从都江堰到江津城

现在，故事重新回到本文最前面的内容，回到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晚上，回到那辆向着都江堰飞驰而去的出租车上。

在都江堰市某招待所里，我与石维终于见到了白普。

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面前这位给《天府早报》打热线电话自称“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满脸戾气，而是一位身材单薄、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白普给我的文弱印象打消了我心中原有的恐惧，我悄悄地对石维说：“估计没有问题。”

石维明白我话中的意思是指“我们不会有生命危险”了，因此，他立刻拨通了苏黎的手机，向对方报了平安。

晚餐是在一家小饭店吃的。为了营造我与白普的谈话气氛，在餐桌上，我便东拉西扯地谈一些天南地北的趣闻轶事，并趁此机会共同干杯了一瓶白酒。没料到，《天府早报》的编辑石维与酒是无缘的男人，等我们吃完饭回到招待所时，他一倒上床就满脸通红地醉过去了。望着沉醉中的石维，听着他酒意浓浓的鼾声，我有些啼笑皆非起来。

扔下石维，我与白普重新订了一个房间，各自泡了一杯浓茶，开始了我们的彻夜长谈。

于是，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晚上，我听到了一则竹走县白氏家族子弟的传奇故事，听到了一个中年男人极富戏剧色彩的一生。虽然，从年龄上来说，用“一生”来形容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未免太超前了，但是，他曲折跌宕的人生旅程，却是许许多多活了“一生”的人都无法体验的。

第二天早晨，我已经打定主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我要一直跟着白普。我跟着他的原因很简单，这位已经做好同归于尽的中年男人并没放弃他的死亡计划。佛经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努力不让这位“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把面包车的方向盘转向高山上的悬崖。

我说：“白大哥，我马上跟你一起到水工县，我想看看嫂子。”我笑起来，“你昨天晚上把嫂子说的那么漂亮，使我这位单身汉心跳加快，快快快，我想立刻见到晓珊。”

“明天走，怎么样？”白普对我说，“我在都江堰还要办点事。”

我知道他是找柳青衣谈“交还”晓珊的事情。我的想法就是不让他与柳青衣见面。我说：“你先带我到水工县，过几天，你送我回来时再找柳青衣。”我一边笑一边开玩笑，“你是不是想与初恋情人重温旧梦？”

“欢镜听，你千万不要把我与柳青衣的关系想歪了。”白普一脸严肃地说，“我与柳青衣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清白的。”

“是真的清白还是假的清白？”我依旧开着玩笑，“只有等我见到晓珊嫂子后，当面对质，才能见分晓。”

在我的纠缠下，白普终于作出了不见柳青衣、立刻带我到水工县的决定。

动身以前，石维还没完全从醉意中醒过来。想了想，我给石维留了一张纸条在桌上，请他不要为我的安全担心。然后，带上挎包，踏上白普的面包车，开始了我水工县的行程。

在水工县，我不仅见到了那块地皮，见到了那块地皮上的楼房，还见到了温婉贤慧的女主人晓珊，品尝了她亲自下厨为我烧的好菜。

一转眼，旧千年即二〇〇〇年过去了。

不知不觉中，另一个新千年即二〇〇一年到来了。

在水工县期间，我完成了这本书的材料搜集。

返回江津时，我要求白普亲自开车送我回家。我知道从水工县到江津有着遥远的距离，如果在平常情况下，我这个要求显然是太过分了，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没有任何转变思想的工作方法能够超过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时间长了，想法就变了。”因此，在与白普的接触中，我从不说一句“你要珍惜生命”之类的假、大、空语言，我只是想尽办法灌输一种观念给他：就连我这样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都很赞赏他的胆量、看重他的将来，那么，他未来的前程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〇〇一年一月八日，白普开车送我回到了江津。

环顾我四壁空空的居室，白普说：“原来，你也是一个穷人。”

就在那天，我收到了《天府早报》寄给我的一笔三千五百元稿费。我先将那笔稿费取了出来，另外再添了五百元，最后，我将四千元钱塞到白普手里。我坦诚地说：“我是一个靠稿费吃饭的人，不可能富裕，这四千元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数目。现在，我将这笔钱借给你。记住，不是送，而是借。我只希望你记住一点：将

来，你一定要把这笔钱亲手还给我。”

白普的双眼立刻潮湿起来，说：“欢镜听，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要我在做出同归于尽以前，还记得有一笔账没有还你。欢镜听，这笔钱，我将来一定亲手还给你。”

一直听到白普亲口说出“我将来一定亲手还给你”这句话，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想，像白普这样的性格、有着他这种传奇经历的人，在良心上的债务没有还清以前，是不可能走上绝路的了。

就在我开始写作这本书之前，我忽然接到白普打来的长途电话：“欢镜听，为了将来能够亲手还你的账，我现在完全放弃了同归于尽的死亡想法，请相信，我会坚强地活下来。”

写到这里，我很遗憾地告诉读者朋友们：从艺术角度讲，每一本书都应该有一个或喜或悲的大结局，然而，我考虑再三，为了尊重事实真相，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也就是说，这本书，不可能有一个大结局。

这，基于我本人对现实生活最简单、最直接、也许也是最有效的观察，那就是，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世上都会存在许许多多无法水落石出的事物，包括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事件真相。

有些事件，或许人们永远都了解不到它的真相。

祸福人生系列作品后记

本文作者欢镜听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起过：有一个人的经历让人想起“祸福人生”四个字。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欢镜听。

……

此命造为阴年生男，命局中一片汪洋大水，财、官、印均不透出天干。大运逆行，滔滔黄河、滚滚长江，流归东南的过程中，总要经历九曲十八弯，沿途多跌宕起伏。春夏秋冬，两岸景色的四季变化，无不阅历，因此，命造主人一生旅程，斑斓耀眼，人生道路充满传奇，却也盈满酸甜苦辣。好在，生月建禄，处临官旺地，虽有劫财阴害，却也有比肩相助，有遇难呈祥之兆。水流归宿的东方，又为命造主人的长生之所。水之特性，遇圆则圆、遇方则方；遇寒冷结冻成冰块，遇热度升空为云霞。此人身体一定强健，皮肤白净、肾水旺盛、生男不育女；五官端正，温厚中透出华贵气质，有文昌附身，生存能力极强。十五岁前玉藏石中，童年不幸；十五岁后遇贵人提携，虽有明月在上，但也必须一步一梯地登上山顶，毫无侥幸的地方。常言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命造主人年月相刑、坐下财官印遇冲克。大运行到辛酉，前五年尚可，后五年偏印夺食，丢官失职，牢狱标志尽现。日干坐贵，身佩羊刃，命局中有一道天罗凶星。流年行到乙亥，无官煞制约，贵人隐身，落入牢门。然而，塞翁失马，福兮祸兮。命造主人命带文昌，格局多重：有比肩格、建禄格、羊刃格、而更重要的是，日干坐贵的日贵格中，又称财官双美。且一派旺水，润下格哺育食神格中文采斐然。贵神正南，喜神东南，大运逆行到三十六岁后，人生将有一大意料不到的转机。跨下驿马，走遍东西南北，结交无数江湖豪杰。命造主人的思维独特，想法往往与常人不同，能将众口一词的坏事变为好事，且内心的胆识与勇气，非常人可比。此命单的独特之处在于：命造主人的造化不在命局中，而在用神和行运上。用神一到，龙腾虎啸；运转东南，常人最怕的墓库运，于他却却是好事喜事。此人的出名与成功，往往在人们意料不到的地方和意料不到的时候。

……

以上文字摘自《欢镜听前传》，文中多专业术语，好在，读者们只关心人物命运，至于专业术语，不理睬也罢。

围绕着“祸福人生”，欢镜听创作了长篇档案小说《欢镜听前传》、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长篇档案小说《洗白》三本书。后来，欢镜听整理《欢镜听行道文集》时，将这三本书纳入祸福人生系列作品中。

档案小说和档案文学是本书作者欢镜听“自我命名”的一种文体，在欢镜听看来，有一种文体叫做“纪实”，那是采访，是后人总结前人，书写者跟事件几乎没有关系；“档案”则不同，是亲历，是当事人的感同身受，书写者就是事件中涌现的人物，因此，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感受生命的热度”。

欢镜听坚信，读者们读完了祸福人生系列作品后，对“祸福人生”四个字一定有深刻的理解。